

毛詩正義

第六冊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五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為戒然

駢音驚反 常武六章章八句至為戒然○正義曰常武詩者召穆公所作以

武功征伐之事故名為常武非直美之又因以為戒戒之使常然定本集注皆

有然字經六章三章上五句以上言命遣將帥脩戒兵戎無所暴掠民得就業

此事可常以為法是有常德也三句以下言征伐徐國使之來庭克放命帶

王威武此武功成立是立武事也其因以為戒則如箋之所言就常德之中

戒使常行之也宣王末年德衰此云有常德者是謂常時所行之德可以為王不

非言宣王終始有常故因以為戒戒王使之有常也此章王肅述毛以為王不

駢行王基述鄭為此章王自親行王與親行仍須命元帥以統領六軍故左傳

駢陵之戰楚王雖自親行仍命子反將中軍是也○箋戒者至釋駢○正義曰

三事就緒以上命將帥之辭震驚徐方以下是征伐徐國之事唯赫赫業雖美

其實事亦戒使常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
戎赫赫然威也明明然察也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甫為大師箋云南仲為大祖者
今大祖是尤顯大帥者公兼官也○赫火百反字又作熯大祖音泰下及注大
師大祖皆同將子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箋云敬之言警也警戒六軍之眾以惠
匠反第一章注同

每軍各有將中軍之將

尊也○警音景掠音亮

於王太祖之廟使之為元帥親兵又命為六軍之衆以治我甲兵之事令師嚴

使此二人為將為監乃告之云當整齊我六軍之衆以治我甲兵之事令師嚴

器備既已嚴備當恭敬臨之既已恭敬又當戒懼而處之施仁愛之心於此南

方淮浦之傍國勿得暴掠為民之害此是王之顯察也鄭以南仲為皇父遠祖

止命皇父一人而已言王命卿士以警肅之既已戒勅之三公皇父也此人為

將以整齊六師又以敬為警言既以警肅之既已戒勅之三公皇父也此人為

赫赫至太師○正義曰釋訓云赫赫訓也孫安曰赫赫顯著之迅郭璞曰威疾

之貌是赫赫為武之意也明明察釋訓文舍人曰明明言其明甚孫炎曰明明

性理之察也言王命南仲於太祖謂於二人南仲廟命南仲也皇父為太師謂命

此皇父為太師毛蓋見其文煩故以為二人南仲廟命南仲也皇父為太師謂命

卿士今命以為大將太師皇父在太祖之下則於南仲為卿士未始命以為太師其

實皆在太祖之廟並命之故太祖之文處其中也南仲為卿士未始命以為太師其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則此二人亦當尹氏命之矣此言太祖下言尹氏互相

足也太師三公之官則是尊於鄉士先言王命南仲者以南仲為上將皇父為

監以皇父不親兵故持言命南仲王肅云皇父以三公而撫軍也殊南仲於王

命親兵也○箋南仲至兼官○正義曰箋以王命卿士以爲大將止當命一人

為元帥不應並命二人故以爲止命皇父而已出車之篇言之知南仲文王

時武臣是今所命者皇父之顯故也上言王命卿士則皇父為卿士矣太師三公

有積世之功尤欲使之彰顯故也上言王命卿士則皇父為卿士矣太師三公

之名復言太師皇父一人是公兼官謂三公而兼卿士之官必易傳者孫毓云

宣王之太將復字南仲一人是公兼官謂三公而兼卿士之官必易傳者孫毓云

疏

珍微宋版

父得為一人或皇氏父字傳世稱之亦未可知也○在此之後皆相連與此皇
 交皇父措恣若為厲王則在此之先若為幽王則在此之警承上六師之下故云
 以戒為戒則敬非戒類不宜相配而言故知敬之言警承上六師之下故云
 警戒六軍之士衆軍之所行多苦暴掠故知施惠南國是使無暴掠為之害也
 又以天子六軍軍各有將今獨命皇父使整六師惠南國不命餘將故解之雖
 每軍各有將中軍之將尊故特命皇父使總攝諸軍也左傳稱晉作諸軍常以中
 軍之將為元帥元帥是其尊也諸侯三軍分為左右可得有中軍焉天子六軍
 而得育中軍者亦當分之為三中與左右各二軍也春秋桓五年蔡人衛人陳
 人從王伐鄭左傳曰王為中軍號公林父將右軍周公黑肩將左軍是天子之
 軍分為左右之事也鄭轉敬言警而毛不為傳則毛不變敬字當以敬為恭敬
 戒為戒懼使此二將恭敬以臨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
 之戒懼而處之不得與鄉同也

彼淮浦省此徐土尹氏掌命卿士程伯休父始命為大司馬浦渥也箋云尹氏

將行治兵之時使其士衆左右陳列而戒之使循彼淮浦之旁省視徐國之

土地叛逆者軍禮司馬掌其誓戒○陳如字徐直觀反行戶剛反列也浦音普

涯也說文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誅其君弔其民為之立三有事之臣箋云緒業

於是也女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為其驚怖先以言疏王謂至就緒○毛以為上

安之○為之于為反下為其同將子匠反下同疏命將元帥此命司馬王謂

其內史大夫尹氏汝當為策書命此程國之伯字休父者謂命之為大司馬之

卿也即言所命之意今軍出之時使此司馬令其士衆左右陳力而為行稱王

之命戒勅我六軍之師旅往循行淮之浦厓省視此徐之國土有叛逆者從而
 討之又當預告徐土之人戕兵之來也不久留不停處直誅爾叛逆之君為汝
 立三有事之臣使就其事業當即還師勿驚怖也○鄭唯三事就緒謂三農之
 事皆就業為異餘同○傳尹氏至浦厓○正義曰以王謂之而使命人故知尹

毛詩注疏 十八之五 大雅 蕩之什 一一 中華書局聚

氏掌命卿士即內史也其職曰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是也特云命
 之知往未為此官始命之也知為大司馬者以大司馬職云若大師則掌其
 戒令此言戒我師旅是司馬之事又楚語云重黎氏世敘天地其杳周程伯休
 父其後也當宣王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韋昭云程國伯爵休父各也失官謂
 失天地之官而以諸侯為大司馬也案父宜是字而昭以為各未能審之孫炎
 曰匡水邊也說文云浦水濱也則浦匡一物故云浦也○箋尹氏至誓戒○正
 義曰此時尹氏當是尹吉甫也下至春秋之世天子大夫每有尹氏見於經傳
 以此知天子大夫也吉甫卿士也而云大夫者以吉甫身為卿士其繼世吉甫
 不必常得為卿而大夫是其總號且命臣者內史之事周禮內史中大夫故以
 大夫言之吉甫卿士而掌命臣者蓋為卿而兼內史也於六軍將行治兵之時
 者軍禮出曰治兵此行治兵之禮然後乃出故行禮之時勅戒師旅也禮軍行
 司馬掌其誓戒者即其職所云大司馬其戒令是也此經云徐上下云徐方徐
 國其籙一也言其居在方而國甚小宣王之時非能背叛而使王親征之
 之世徐子之國何則春秋之世徐國甚小宣王之時非能背叛而使王親征之
 六軍並出則正義曰告之以不非徐國但不知於時之君何姓名耳○傳詳
 其至之臣○正義曰告之以不非徐國但不知於時之君何姓名耳○傳詳
 其文由弔慰其民故不為之立三卿也止言立卿不言立
 君舉其立臣明亦為之立君或擇此君之宗賢者而立之或別封他人無文可
 以明之就緒者王肅云就其事業亦當謂民得就業○箋緒至安之○正義曰
 釋詁云業緒也反覆相訓故緒為業連上命將之事而王賈未行故知又使軍
 將豫告之也以誅君弔民使之就業之就業唯農事耳故知三事謂三農之
 事太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原濕及平地則三農謂此也十月之
 文云擇三有事是日三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原濕及平地則三農謂此也十月之
 為公卿至於此者言民就農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
 事不宜以為三卿故易傳也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

駭赫然威也業然對也嚴然而或舒徐也保安也匪紹匪遊不敢繼以

然有尊嚴於天子之威謂聞見者莫不憚之王舒安謂軍行三十里亦非解

也亦非敷遊也徐或傳遠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號手魚檢

反鄭如字紹如字繼也徐云鄭人遠反釋音亦鄭作驛音同謂傳驛也騷如字

徐音蕭舒序也一本作舒徐也憚徒且反解音懈傳疑戀反恐丘勇反下同

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震云震動也驛馳走相恐懼以驚對徐國如雷

庭赫然而動有儼然威武而為天子之容者此言王軍往行言赫赫然而威業

徐國之君乃舒徐而安行不為急疾言其依於軍法日行三十里耳雖於常

行又非敢繼之以赦遊言其不始而安行未以赦遊繼之謂終常數戒不濟

也故徐土之方斥候之使見其如此乃陳說王之威使徐方以恐動之其動

此徐方之國如雷之發聲如霆之奮擊以恐怖人之威使徐方以恐動之其動

赫然而將服罪此事可常以為法故美王能行之○鄭以為王之軍行其業

遊由此徐方之國傳遠之驛見之知其如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餘同○傳赫

至騷動○正義曰赫赫威貌業動狀軍行而又見其狀故以業為動也

然而有威謂其軍儼然有可畏之貌舒徐也定本云舒序非也釋詁云紹繼也

以紹遊共為一句皆是不敢為之故云不敢繼以救遊以凡人之心莫不初勤

後情況今以安舒為始或當以救遊繼之而當王能終始如一故美其不

為行匪紹匪遊各自言匪每者一義不得言繼以救遊也故諱之為紹訓

緩言釋騷則騷由此驛故知釋當作傳驛之驛言有嚴天子為他人所尊

易傳言有嚴天子之威謂聞見者莫不憚之王舒安行謙其緩故云亦非

遊也左傳稱兵交使在其間王將伐徐必使侯故云徐國傳遠之驛見之知王

三詩注疏 十八之五 大淮蕩之什 三十一 中華書局聚

兵必克歸以報其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虢虎鋪敦淮濱仍執醜

虜虎之自怒虢然濱涯仍就虜服也箋云進前也敦當作屯醜衆也王奮揚其

淮水大而震雷其聲而執其衆之降服者也○如震如怒一本此爾如字皆

作而闕呼滅反徐火斬反又火敢反一音噉噉火交反鄭作屯徒門反徐音

孚陳也韓詩作敷大也敦王申毛如字厚也韓詩云追鄭作屯徒門反徐音

反淮濱符云反鄭大防也仍敦如字本或作扔音同勃步忽反降戶江反截彼淮

浦王師之所王截治也箋云治淮之旁國有罪者就**疏**王奮至之所○毛以為既

揚其威武其狀如天之震雷其聲如人之勃怒其色言嚴威之可懼也即進而

前其虎臣之將闕然如虢怒之虎令布陳敦厚之陣於淮水濱屋之上就而執

其衆所降服之虜既取其根本又窮其枝葉因復使人治彼淮浦之傍有罪為

國皆執而送之來就王師之所而聽誓言盡得其支黨也○鄭唯以敦為屯為

異餘同○傳虎之至虜服○正義曰此論武將之威言如虢虎故知虎之自怒

虢然釋丘云墳大防李巡曰墳謂屋岸狀如墳墓是墳為屋也釋詁云仍因也

以其就之義也虜者囚係之名為人虜復是屈服也○進前至服者○正義曰

破字之理必以為厚宜為布陳敦厚之陣也醜衆釋詁文言虎臣之將者以虜

臣稱臣為王所特進非廣言士卒故知是將也執其降服者此篇上言下不言虜

吐丹反擊音

至閉音閑

絲絲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王兵安觀且皆敬其勢不可測度

中豪俊也江漢以喻盛大也山本以喻不可驚動也川流以喻不可禦也○擘

擊如翰苞本也箋云擘擘閉暇有餘力之貌其行疾自發舉如鳥之飛也○擘

即戰則是見敵之王旅擘擘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如苞如川之流也擘擘然

其戰則是見敵之王旅擘擘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如苞如川之流也擘擘然

其戰則是見敵之王旅擘擘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如苞如川之流也擘擘然

不可攻也○勝既○縣字○淮浦矣○今又○大征○徐國○言疏○定淮浦○至徐國○此○又○進○而○伐○徐○言

王之師○旅○雖○經○淮○夷○其○師○之○威○嘩○嘩○然○閑○暇○而○有○餘○力○也○其○行○動○之○疾○也○如○鳥

之飛○其○赴○敵○如○山○之○連○也○如○其○擊○其○軍○之○眾○多○也○如○川○之○流○逝○其○行○之○大○也○其○固○守

則不可驚○動○如○山○之○翼○然○恭○敬○各○司○其○事○其○形○勢○不○可○測○度○不○可○克○勝○以○此○嚴○威

安○靜○將○不○行○暴○掠○翼○然○恭○敬○各○司○其○事○其○形○勢○不○可○測○度○不○可○克○勝○以○此○嚴○威

武○力○將○不○行○暴○掠○翼○然○恭○敬○各○司○其○事○其○形○勢○不○可○測○度○不○可○克○勝○以○此○嚴○威

義○曰○嘩○嘩○閉○暇○而○征○之○貌○由○軍○國○威○言○其○威○嘩○嘩○然○閑○暇○而○有○餘○力○也○其○行○動○之○疾○也○如○鳥

此○別○言○如○故○為○二○事○也○疾○者○言○其○擊○擊○物○尤○疾○如○鳥○之○疾○飛○者○皆○以○傳○大○略○故○申○述○為○一

者○擊○擊○也○輪○是○飛○之○疾○也○疾○者○言○其○擊○擊○物○尤○疾○如○鳥○之○疾○飛○者○皆○以○傳○大○略○故○申○述○為○一

鳥○飛○已○是○迅○疾○如○輪○又○疾○於○飛○之○時○也○江○漢○以○比○驚○動○故○以○山○喻○動○則○不○可○禦

故○傳○以○為○擊○如○輪○又○疾○於○飛○之○時○也○江○漢○以○比○驚○動○故○以○山○喻○動○則○不○可○禦

師○之○眾○如○川○喻○如○川○之○流○取○法○為○喻○如○江○漢○則○不○可○驚○動○故○以○山○喻○動○則○不○可○禦

毛詩注疏 十八之五 大雅 蕩之什 四 中華書局聚

功使之然也又四方既已乎定徐方又來在王庭便是天下宴安不須用武徐
方先嘗叛者已不敢違命則無復有事王乃告之曰可以還歸矣是武事既立
故述而美之○鄭唯以徐方畏或望軍而服不由計謀所致故易傳以猶為尚兵
不陳○正義曰箋以徐方畏或望軍而服不由計謀所致故易傳以猶為尚兵
法踴敵設權王尚守信自實所以為美也○傳來王庭○正義曰言來王庭謂既
來告發設權者不陳莊八年穀梁傳文○傳來王庭○正義曰言來王庭謂既
降服後朝京師而至王庭不必在王軍之庭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凡伯天子大夫也春秋魯隱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

疏瞻印七章上二章與卒章章十句次三章盡六章章八句至大壞○正義曰

所陳皆刺大壞之事○箋凡伯至來聘○正義曰凡國伯爵禮侯伯之入王朝

則為卿故板箋以凡伯為卿士此言大夫者大夫卿之總稱也所引春秋者隱

七年經也引之者證天子之臣有凡伯也凡瞻印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

國伯爵稱世稱之不謂與此必為一人矣凡瞻印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

此大厲甚久矣天下不安王乃下此大惡以敗亂之○吳戶老反填音壘下篇

同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蠹賊蠹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瘵瘵病夷常也

為罟瘵愈也箋云屈極也天下騷擾邦國無有安定者士卒與民皆勞病其為

殘酷痛病於民如蠹賊之害禾稼然為之無常亦無止息時施刑罪以羅網天

下而不收斂為之亦無常無止息時此自王所下大惡○瘵側界反**疏**瞻印至

字林側例反婢本又作蠹音牟屈音界音音古瘵勅留反卒尊忽反

正義曰言己瞻望而仰視此昊天王者之為政曾不於我百姓而於王也若
 愛百姓當以無政安之今甚久矣天下不安言不於我百姓而於王也若
 大惡之政以敗亂之又說所下大惡之狀王為虐政天下騷擾邦國無有定安
 考士卒與民其盡勞病矣其殘酷於民如蠶誠之毒病害於禾稼然為此殘酷
 無有常又無害已止時也其殺害於民則刑罪以紆羅天下民所以不安
 收斂為此殺害無有常又無害已止時也其殺害於民則刑罪以紆羅天下民所以不安
 傳無天至墳夕○正義曰以則不我惠謂王不愛民故知昊天亦斥王也作者既假昊天
 與無不克鞏文連固於天位是王之事故知卒章昊天亦斥王也作者既假昊天
 天以斥王其言天連固於天位是王之事故知卒章昊天亦斥王也作者既假昊天
 不言昊以異其文釋詰云塵久也古書填與惠同故以為久○箋惠愛至亂之
 ○正義曰惠愛釋詰云塵久也古書填與惠同故以為久○箋惠愛至亂之
 受之驗先言不愛為目乃覆說不愛之甚久矣天下不安來久鄉語無幽王
 九年王室始騷此言不安已久蓋九年已後也王下此惡以敗亂之言其不安
 之意也○傳病此言不安已久蓋九年已後也王下此惡以敗亂之言其不安
 罪各而云罪惡故知憂愈亦止也○箋居極至大惡○正義曰居極謂王以虐
 以謂之罪云廖謂病愈亦止也○箋居極至大惡○正義曰居極謂王以虐
 者窮盡之義故又轉為已止也○箋居極至大惡○正義曰居極謂王以虐
 政擾動之也以士民連文故云士卒與民士卒即從軍者也言為殘酷與施刑
 罪者殘酷謂加害於民施刑謂布陳科禁雖害民是一所從言之異故重說其
 文也蠶賊者害禾稼之蟲蠶疾是害禾稼之狀言王之害民如蠶之害稼故比
 之也箋以蠶賊是損害之實故以殘酷痛疾言之罪罟是張設之言故以掩刑
 罪言之不收者以田設網罟育收斂之期王施刑禁則不復收斂故責其不收
 也言目王所下大惡者謂條目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箋云
 王惡定本作目俗本為自誤也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箋云
 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覆猶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反也○覆芳服反服也注及下同

羊詩 疏 十八之五 大雅 薄之什 五 中華書局影印

收拘收也說赦也○說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哲知也箋云哲謂多謀慮也城猶

音稅注同一音他活反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國也丈夫馬也哲謂多謀慮也城猶

成國婦人陰也陰靜故多謀慮乃亂國○疏人為惡皆由婦人下二句謂婦人

知音智王申毛如字詰音哲本亦作哲之為惡皆由婦人下二句謂婦人

之言不可聽用若謂智多謀慮之丈夫則興成人之城國若為智多謀慮之婦

人則傾敗人之城國婦言是用國必或亡王何故用婦人之言為此大惡故疾

之也○傳哲知○箋哲謂至亂國○正義曰哲智釋言文智者役心以謀慮故

云哲謂多謀慮也國之所在必築城居之作者以城表國箋以其有城居之嫌

故云城猶國也箋以丈夫陽湯動故多謀慮而或國婦人陰陰靜故多謀慮則

亂國由陰湯不等動靜事異故俱多謀慮而或國婦人陰陰靜故多謀慮則

人亦成國任奴是也謀慮理乖雖丈夫亦傾城宰嚭无極是也然則或敗在於

是非得失不由動靜而云陰湯非同者於時褒姒用事干預朝政其意言褒姒

有智唯欲身求代后子圖奪宗非有益國之謀懿厥哲婦為梟為鴟箋云熱有

勸王不使聽用非言婦人有智皆將亂邦也懿厥哲婦為梟為鴟所痛傷之

聲也厥其也其幽王也梟鴟聲之鳥喻褒姒之言無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

善○熱於其反注同沈又如字梟古堯反似音似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

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寺近也箋云長舌喻多言語是王降大

政非從天而下但從婦人出耳又非有人教之階階所由上下也今王之有此亂

人用其言故也○寺徐音侍亦如字近附近之近下近愛近川同上時掌反語

魚控疏箋熱有至無善○正義曰熱與噫字雖異音義同金驥云噫命我勿

反疏取言與此同也噫者心有不平而為聲故云有所痛傷之聲聲傷褒姒

劉政也厥其釋言文此刺幽王而褒姒是其婦故知其幽王也○傳寺近○

正義曰寺即侍也侍御者必近其傍故以寺為近○箋長舌至言故○正義曰

忒變也箋云鞠窮也譖不信也竟猶終也胡何惡也婦人之長舌者多謀慮好窮屈人之語伎害轉化其言無常始於不信終於背違人豈謂其是不得中乎反譖本又作僭子念反背音佩注司憲他得反好呼報反他如賈三倍君子

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天息也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為事古者

而青紵躬垂未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敬之至也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

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

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幸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

單矣世婦卒羅牽蠶以示于君遂獻蠶于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

禱而受之少牢以禮之及夏日君遂獻蠶于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

者使繼遂朱綠之衣黃之以為緝黻文章服既成矣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

之至也箋云識也賈物而有二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及知之非其

宜也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紵之職而與朝廷之事其為非宜亦猶是也孔子曰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賈音古注同爾雅云市也倍蒲罪反無與音預紵

籥丹葛古顯反君服與音餘禕音輝副首飾禕是禕衣少詩照反繅素○至鞞

刀反本亦作繅同益蒲門反紵女金反而與音預朝直造反下朝廷同○至鞞

織人之言語曰上言長舌之惡更說為惡之狀此婦人之長舌多謀慮者乃好窮

屈人之言語曰上言長舌之惡更說為惡之狀此婦人之長舌多謀慮者乃好窮

○箋鞠窮至不信○正義曰鞠窮釋言文譏譖者皆不信之言故以譖為不信

手詩注疏 十八之五 大雅 蕩之什 六 中華書局聚

也竟者卒盡之義故云竟猶終也胡何隱惡皆詩之通訓佞人似智何用為惡不
皆自以為善此刺褒姒自以為賢豈謂不自嫌其無信外事以至亡而不改也○傳
信自謂所行皆得中疾時人謂之惡不自嫌其無信外事以至亡而不改也○傳
息至之至○正義曰休息釋文傳解終之月令注云借民力所治之
織為事引禮記以證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終之月令注云借民力所治之
師注云藉之言借也王耕以事而多少因未服何冕也夫冕者祭服之冠紘
謂冕也天子千畝諸侯百畝以事而冕有等級未服何冕也夫冕者祭服之冠紘
則人君耕藉也亦用祭服以蓋天子以青者以朱南方太廟用玄冕耕藉之
不東方少陽之色故諸侯用之以朱者以朱南方太廟用玄冕耕藉之
郊亦此意也躬乘耒耜謂親耕之月孟春天子親載耒耜躬耕藉田在東
義也此文兼有天子諸侯故云先祖定本以事天地山川而誤耳既言人君親耕又言
王后親蠶見祭祀之禮必夫婦近川為之取其氣勢也築宮謂築蠶宮之院牆也蠶
為龍精然則以龍是水物故近川為之取其氣勢也築宮謂築蠶宮之院牆也蠶
三尺曰言仞有三尺則蠶宮之牆高一丈矣尚書傳文與此略同云築宮
有三尺者其文誤也故彼注云官當為宮雉長三丈高一丈與此略同云築宮
高則蠶宮高一丈禮志曰仞有三尺則蠶宮之牆高一丈矣尚書傳文與此略同云築宮
仞字也雉者城牆之度故鄭計雉之數以推之又引禮記以證之復言七尺曰
仞是仞有三尺乃充一雉之度明其宮不得高丈三矣彼注或以蠶宮高一丈
三尺者衍三尺二字也棘牆謂牆上布棘以禁人之踰越不以禦寇故外閉之
大昕之朝者彼注云季春朔日之朝也知者以既卜之下即言養蠶之事季春
始蠶故知是季春也昕者朝且之名言大昕明是朝也皮弁素積者士
冠禮注云皮弁者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三宮之積猶辟也素者裳辟感其腰中皮
弁之衣用布十五升其色象焉是也卜三宮之積猶辟也素者裳辟感其腰中皮

三夫人諸侯則下世婦也月令注留養蠶者所卜夫人與世婦是天子之夫人

親蠶事也周禮王后六宮言三宮者亦皆諸侯言之也故彼注云諸侯夫人三

宮半王后也言三宮據天子諸侯故雜互陳之奉種浴於川文承大昕之下則以

各居一宮也以文兼天子諸侯故雜互陳之奉種浴於川文承大昕之下則以

三月浴之矣天官內宰云仲春詔后率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馬實注云月直

大火則浴其種以仲春浴之者蓋二月浴之至將生又浴之故不同也風戾以

食之者彼注云崇及早涼脆采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可食蠶蠶性惡濕也豈

既單矣單盡故彼注云歲單謂三月月盡之後也言歲者蠶歲之大功事畢於

此也諸侯之禮天子則獻繭於夫人據諸侯為許若天子則夫人言蠶以繭是夫人之

事主獻夫人故夫人受之夫人而云副禮者彼注云副禮王后受繭其服尊不

記者容二王之後與以記意或然故言與為疑之辭雖王后受繭其服尊不

之世婦也縱三盆手者彼注云三盆手者以禮世婦也彼注云禮之吉禮奉獻

出緒也夏傳注云手猶親也言后夫人親以手總之也言君服之以初先王

公敬之至也以文兼天子諸侯故先王先公互言之也○箋識知至於利○正義

曰利之多才之數無常必以三倍為言者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

胥忌刺責富福狄遠忌怨也箋云介甲也王之為政既無過惡天何以責王

變異乎神何以不福王而有災害也王不念此而致脩德乃舍女被甲夷

狄來侵犯中國者反與我相怨謂其疾怨羣臣叛也○舍音捨不弔不祥威

注同介音界狄毛他歷反鄭如字謂夷狄見賢遍反被皮也○王不弔不祥威

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類善殄盡瘁也箋云弔至也王之為政德不至

於人皆言奔亡則天下邦國將盡疏○天何至殄瘁○鄭唯以介狄刺解餘者

困窮○弔如字又音約瘁似醉反○同○專刺責至怨○正義曰刺解餘者

毛詩注疏 十八之五 大雅 蕩之什 七 中華書局聚

困窮○弔如字又音約瘁似醉反○同○專刺責至怨○正義曰刺解餘者

困窮○弔如字又音約瘁似醉反○同○專刺責至怨○正義曰刺解餘者

困窮○弔如字又音約瘁似醉反○同○專刺責至怨○正義曰刺解餘者

困窮○弔如字又音約瘁似醉反○同○專刺責至怨○正義曰刺解餘者

困窮○弔如字又音約瘁似醉反○同○專刺責至怨○正義曰刺解餘者

困窮○弔如字又音約瘁似醉反○同○專刺責至怨○正義曰刺解餘者

皆責之辭故刺為責也言何神不富則富是神之所加故以富為福也毛讀狄
 為逃故為遠也則介當訓為大不得與箋同也忌者相憎怨之言故以忌為怨
 也王肅云舍爾大道遠慮反與我賢者怨乎○箋介甲至叛違○正義曰以辭
 有與奪意為彼此言維予胥忌是不當怨而怨則舍爾介狄者是當怨而舍之
 也且幽王荒淫惑亂將至滅亡兵在其頸尚不知悟安能復知大道遠慮又大
 道遠慮非幽王之所有何云舍汝乎何以前為勢故云王之政無過惡天何
 以責王也既問天之刺責又問神不福助亞前為鬼地祇山川社稷之神何
 精言天則神可知去天以外而別言神則謂人鬼地祇山川社稷之神何
 是責唯妖變而已故云見變異日食星殞山崩川竭之屬也神所不福則
 責王不改脩德教也不為王所怨故知反與我相怨謂其疾怨羣臣叛違也
 者臣若阿諛順旨必不為王所怨故知反與我相怨謂其疾怨羣臣叛違也
 正直不肯從邪故為王所怨○傳類善殄盡瘁病○正義曰皆釋詁文○箋弔
 至至困病○正義曰弔至釋詁文此經與上義相配○正義曰皆釋詁文○箋弔
 所致以王之為德不至於天以刺之不能致徵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
 祥於神故神之福之威儀有不善於朝廷故相與怨忌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
 之云亡心之憂矣優渥也箋云優寬也天下羅罔以取有罪亦甚寬謂但以災
 心無不憂○渥於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幾危也箋云幾近
 角反謹棄戰反疏天之所為上既言天刺責王賢人將去此又言
 人身近愚者不能疏天之所為上既言天刺責王賢人將去此又言
 覺○離力智反疏天之所為上既言天刺責王賢人將去此又言
 賢人之言皆云已欲亡去我天下之人其心為之憂愁矣又丁寧言之天之所
 下災異之羅網維其危險而甚矣賢人之言皆云欲亡去我天下之人其心為
 之悲哀矣○鄭唯以優為近為異餘同○傳優渥○正義曰以優為優
 饒之義故為渥也信南山云既優既渥是優渥為豐多之意也○箋優寬至不

同下 **疏** 召晏七章上四章章五句下三章章七句至之臣○正義曰召晏詩者周

無如文七武之世召康公之臣以時無賢曰深可痛傷故以召晏名篇其敘大壞

之意經七章皆大壞之事也首章曰晏天疾威卒章云有如召公雖有召晏之

字而其文不次作者錯綜為病則與晏天之義其意小乖是借名以見意作者措

言名此敘轉為閱箋訓為病則與晏天之義其意小乖是借名以見意作者措

蓋多矣而獨言召公先王佐命之臣能開闢土地者 **疏** 天疾威天篤降喪我饑

饑民卒流亡之箋云天斥王也疾猶急也病乎幽王之為政也急行暴虐

殫力呈反一本作音珍又音田 **我居圉卒荒** 此故盡空虛○圍魚呂反竟音境本

亦作 **疏** 憂之法比卒荒○正義曰言比與民喪亂之教而病害我國中以饑饉令

境中之民盡流移而散亡○此故令我所居中國至於四境邊陲民皆逃散而

盡空虛是王暴虐所致之○箋天斥至流移○正義曰箋以此詩刺王天壞而

承以饑饉流亡明是王使之然於文勢非言上喪亂之教以幽王文德二事是

也故箋即言幽王也小晏上天疾為疾惡而此同彼箋云晏天之德降罪罔承

刑罰威恐萬民則以天為上天疾為疾惡而此同彼箋云晏天之德降罪罔承

王自蠹賊內訂疾王非天降之文連數於下相類故知疾威降喪亦是

為明天之非疾疾王非天降之文連數於下相類故知疾威降喪亦是

急行暴虐之法厚下喪亂之教所以為異者以二句相連疾與此不同義亦然也

急刑罰喪為亂亡賦稅則急者行之必速之辭厚者為之加重之稱則二者俱

急刑罰喪為亂亡賦稅則急者行之必速之辭厚者為之加重之稱則二者俱

急刑罰喪為亂亡賦稅則急者行之必速之辭厚者為之加重之稱則二者俱

急刑罰喪為亂亡賦稅則急者行之必速之辭厚者為之加重之稱則二者俱

急刑罰喪為亂亡賦稅則急者行之必速之辭厚者為之加重之稱則二者俱

急刑罰喪為亂亡賦稅則急者行之必速之辭厚者為之加重之稱則二者俱

急刑罰喪為亂亡賦稅則急者行之必速之辭厚者為之加重之稱則二者俱

急刑罰喪為亂亡賦稅則急者行之必速之辭厚者為之加重之稱則二者俱

急刑罰喪為亂亡賦稅則急者行之必速之辭厚者為之加重之稱則二者俱

急刑罰喪為亂亡賦稅則急者行之必速之辭厚者為之加重之稱則二者俱

急刑罰喪為亂亡賦稅則急者行之必速之辭厚者為之加重之稱則二者俱

急刑罰喪為亂亡賦稅則急者行之必速之辭厚者為之加重之稱則二者俱

急刑罰喪為亂亡賦稅則急者行之必速之辭厚者為之加重之稱則二者俱

急刑罰喪為亂亡賦稅則急者行之必速之辭厚者為之加重之稱則二者俱

急刑罰喪為亂亡賦稅則急者行之必速之辭厚者為之加重之稱則二者俱

又言降以見之因此故下單言天降以配而戌句也其實天與昊天俱斥王耳

○正義曰釋詁文○箋荒虛至空虛○正義曰荒虛釋詁文○氏曰周禮云野

虛之義也居謂城中所居之處國謂天降罪罟蝨賊內訂相陷入之言也王施

邊境以羅罔天丁衆為殘酷之人雖外以害人又自內爭相昏椽靡共潰潰回

刑罪以羅罔天丁衆為殘酷之人雖外以害人又自內爭相昏椽靡共潰潰回

通寶靖夷我邦名椽也椽椽也潰潰亂也靖謀夷平也箋云昏椽皆奄人也昏椽

事者皆潰潰然維邪是行皆謀夷滅王之國○椽反近附近之近邪似差反疏

天此刑罰羅罔之法於天上下詔以暴亂民此又言所病之害今比天之王若

之害禾稼然又內自潰亂相陷以罪人也又王所親任是刑斂之入此昏奄椽

毀之小人無供其職事者皆潰潰然昏亂其行邪僻實謀滅我王之邦國王何

故信任之○傳訂潰○正義曰釋言文○箋訂爭至讒惡○正義曰傳訂潰之

毛詩注疏

十八之五

大雅蕩之什

九

中華書局聚

陰者為犯淫罪而刑之也書傳曰男女不以禮交者其刑宮秋官司刑注云宮

人注云奄精氣閉藏者引月令其器闕以奄是由割去其勢精氣閉藏故謂之

者非奄人矣而此箋以昏為奄者案周禮序官闕人上育內小臣下有寺人內

守門者每門四人而遊亦如之注云闕禁院也遊離宮也然則王宮之與闕遊

則用者使守門人則擊別皆守亦為闕非獨宮刑者矣但內門則用奄以守之外

則用者使守門人則擊別皆守亦為闕非獨宮刑者矣但內門則用奄以守之外

則用者使守門人則擊別皆守亦為闕非獨宮刑者矣但內門則用奄以守之外

則用者使守門人則擊別皆守亦為闕非獨宮刑者矣但內門則用奄以守之外

則用者使守門人則擊別皆守亦為闕非獨宮刑者矣但內門則用奄以守之外

則用者使守門人則擊別皆守亦為闕非獨宮刑者矣但內門則用奄以守之外

則用者使守門人則擊別皆守亦為闕非獨宮刑者矣但內門則用奄以守之外

則用者使守門人則擊別皆守亦為闕非獨宮刑者矣但內門則用奄以守之外

則用者使守門人則擊別皆守亦為闕非獨宮刑者矣但內門則用奄以守之外

疲不如茲今則病也昔明王○疾音救病也此也或作穴古彼疏斯粹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彼宜食疎今反食精替廢况也食精率糲十九不自廢退使賢者得進

乃茲復主長此為亂末反沈音賴又音厲復扶反下同長如字七○糲皮賣

反兄音況下同糲末反沈音賴又音厲復扶反下同長如字七○糲皮賣

音昨字林音糲又音律春為所律反音子沃反又疏維昔至斯引○毛以為邦國

舉明王之政以並今時所以維昔明王之所富者不如今之時言昔時富賢人今時

宜食疏今世則病賢人是其異於昔也由當路以病賢者故小人不早自廢退使賢者得

進乃復士為滋益同○傳彼宜至引長也言小人用事益使亂故云彼宜食疏

益多故以况為滋益小人也替廢釋言文爾雅之箋疏鑽至御七○正義曰以疏使

彼則有相形也糲於勢上文責王病賢者富小則此亦相對不得為一人故易

傳以賢者食糲便而倒之黨食精也職河斯引亂訓之為主茲此引長言主為益

七糲八待御七者其術在九章復主長此為亂訓之為主茲此引長言主為益

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池之竭矣不云自頻頻也自頻頻也自頻頻也

臣益之○頓傳云毛如字鄭作濱音賓俱云厓也案張揖字詁云漸今濱則頻

是古濱字泉之竭矣不云中泉水從中以益者也箋云泉者中水生則益深

者與音餘水不生則竭喻王猶泉也攻之亂又由內無賢

之妃益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乃茲復主大此為亂之事是不裁王之害矣

乎責王也裁謂見誅伐○溥疏池之至我躬○正義曰既言小人在朝又傷王

音普裁音奕徧音遍下同無輔助言人見池水之竭盡矣豈不言云由其

外之溥厓無水以益之故也以喻人見王之喪亂矣豈不言云由其內之地中無水以生之

臣無賢以佐之故也人見泉水之枯竭矣豈不言云由其內之妃后無德以助之故也今王

故也以喻人見王政危亂矣豈不言云由其內之妃后無德以助之故也今王

內無賢后外無賢臣溥徧有此內外無賢之害矣而在故小人乃復主益此亂

使之更大亂漸益大於久豈得不災害我身乎言其必將害之○箋頻當至益

之○正義曰以水厓之濱其字不應作頻故破之也傳作頻者蓋以古多假借

或通用故也池者穿地引水家語曰池水之大魚鼈生焉藎藎長焉誰知其非

泉也是池由外引水而為之故云池水之益由外灌焉上章刺王遠賢故知

以池竭喻外無賢臣益之也既以池竭外無益以喻外灌焉上章刺王遠賢故知

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辟開蹙促也箋云先王受命謂文王武王時也召

今幽王臣○許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箋云哀哉哀其不高尚賢者得

詩闕蹙子六反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任有舊德之臣將以喪亡其國

○喪息疏昔先王至有舊○正義曰言日闕日蹙甚言之耳不得一日之閒便

浪反疏有百里之校於蹙國之上不言無賢臣者以不尚有舊事見於下故

空其文以下句互而知之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七句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八

十八之五

毛詩注疏校勘記〔十八之五〕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常武

因為戒然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皆有然字是正義本無標起云至為戒然當是後添也

既已戒勅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已誤以案上文既以警肅之以亦當作已

於軍將行治兵之時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考文古本軍上有六字山井鼎云疏疊出此注作於六軍將有六字者似是其說非也此

軍將二字連文於子匠反下箋云王又使軍將云云又者又此箋也行治兵者謂行治兵之禮正義有明文三字連文也釋文於上章大將下云子匠反第二章注同亦其證古本所采正義乃誤字耳見下

傳尹氏至浦厓明監本毛本厓誤厓閩本不誤下同案厓字經注本多從水釋文亦然正義中多作厓當是其本不從水也考厓為

正字厓為俗字依經注本改正義者非○按正義之例多以今字易古字此等轉寫有譌亂耳

於六軍將行治兵之時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於六當作云於錯誤耳

大司掌其戒令是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司下有馬字案所補是也

舒徐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舒徐也定本云舒序非也釋文云舒序也一本作舒徐也考舒徐也與野有死麋傳同定本釋

文依爾雅耳當以正義本為長

以驚動徐國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驚誤震案正義云其動驚此徐方之國又云則皆動驚而將服罪是此箋當

作動驚下箋云徐國則驚動而將服罪亦動驚之誤也

如震如怒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此兩如字皆作而正義云其狀如天之震雷其聲如人之勃怒其色是其本經中字亦作如也

考箋云而震雷其聲而勃怒其色鄭意以為震怒自是實事不假外象轉經如字作而以說之毛氏詩如而互通鄭但於都人士箋云而亦如也餘多不言者省文耳一本乃依鄭竟改經作而似是實非

繇繇靚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考文古本靚作靜考靜字與韓奕傳同釋文繇繇下云靚也正義繇然安靜者易靚為靜而說之耳考文古

本誤采正義所易之字也韓奕正義字仍作靚不異當是後人改耳○按毛傳於楚茨闕言皆曰清靜於韓奕常武曰徐靚曰靚毛意靚與靜有別靚有清麗之意上林賦注曰靚糝粉白黛黑也是也

○瞻印

天王使凡伯來騁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騁作聘案騁字誤也正義標起止十行本閩本皆不誤明監本毛本亦誤作聘

稱世稱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稱字浦鐘云當傳之誤是也常武正義云或皇氏父字傳世稱之可證

其為殘酷痛病於民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病作疾考文古本同案正義云箋以蠹賊是損害之實故以殘酷痛疾

言之相臺本考文古本皆依此所改也正義上文云其殘酷於民如蠹賊之蟲病害於禾稼乃用病字則下疾乃誤字耳依之改者非

施刑罪以羅網天下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網作罔案罔字是也下箋天下羅罔不誤網乃正義所易今字

此自王所下大惡小字本同閩本同相臺本自作目明監本毛本同案目字是也考文古本作因誤甚

梟鴟聲之鳥小字本相臺本聲上有惡字閩本剗入明監本毛本同案十行本脫也

借民力所治之然也閩本明監本毛本然作田案所改是也

夏官馬質注引蠶云明監本毛本云上有書字閩本剗入案所補是也

則天下邦國將盡困窮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窮作病考文古本同案病字是也十行本閩本正義中標起止云至

困病不誤明監本毛本亦誤改爲窮

天者羣臣之精閩本同明監本毛本臣作神案所改是也

齧沸其貌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其誤出案釋文齧沸下云泉出貌乃槩恬箋意耳不知者取其改箋誤也

瞻印七章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印後改印案雲漢釋文云印本亦作仰印仰古今字也考文古本經序皆作仰亦非

○召旻

亡賦稅則急者行之必速之辭閩本明監本毛本則作也案所改非也此亡當作云耳

而近爲行之理未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近字當衍

竄不供事也一本作竄正義云說文云竄音庚裴翽云病也說文云竄也

臥而不起似若懶人常臥室故字從宀依此是釋文正義二本皆作竄唐人

此字從宀也所引說文今無其文正義所據往往非今十五篇說文如第字

之疑是也竄字出楊承慶字統草木皆自豎立以下即取彼文以為說耳毛

傳當本用竄字

故字從字音眠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字作穴案皆誤也當作宀下音眠二

今言以草不漬故以漬為遂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故上浦鍾云脫茂字

況茲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況當作兄正義中作況乃

乃茲復主長此為亂之事乎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考文古本茲作滋下章箋

義中作況滋者皆易字也今常棟唐石經已誤況桑柔傳箋各本皆誤滋此

箋考文古本又誤采正義字改為滋也又按此等茲字皆當上从艸下从絲

省聲艸木多益也滋字从水从艸部之茲益也今人所寫茲滋皆譌字

池水之溢由外灌焉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溢作益考文古本

而在故小人閩本明監本毛本故作位案所改非也在故當作任政形近

於久豈得不災害我身乎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久恐舊誤其

衍而下脫耳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

唐石經小字本相鑿本同案此正義本也序下正義云卒章云有如召公是其證也關雖正義云六字者昔者

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是也所引不與此同如出其東門引白旆英英而本篇乃作央央下泉大東皆引二之日栗烈而本篇仍作烈是其比矣夏由撰者既非一人六朝義疏本育各家或復存舊致此歧互耳經義雜記欲依彼正義改此文未為當也

言曰闢曰蹙

闢本明監本毛本闢誤辟案闢是正義所易之今字皇矣江漢正義皆可證

珍傲宋版印

一六九八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九(十九之一)

(六三)

清廟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六

毛詩周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周頌譜○正義曰言致太平德洽即成之功其事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
 室言之為功成治定王功既成德流北庶下民歌其德澤即周頌聲作矣然周
 自文王受命武王伐紂雖屢有豐年未為德洽及成王嗣位周公攝政脩文武
 之德定武王之烈干戈既息嘉瑞畢臻然後為太平德洽天子之命作嘉禾是攝
 後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王命唐叔歸公於東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攝
 政之初嘉禾生也書傳曰三年踐奄多方曰惟五月丁亥王之封康叔因欲營洛
 無復征伐易注云行誅之後致太平自三年數也故四年之封康叔因欲營洛
 以懌民心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方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
 之事也故書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
 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恐不能揚其功烈德澤然
 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
 以力役且猶至此之謂也如書傳此言則周公以三年太平即應作禮樂於東國
 方民大會此之謂也如書傳此言則周公以三年太平即應作禮樂於東國
 游之故至六年乃作其禮樂自優游未作頌聲乃人志所為制禮之時得取頌
 矣故周禮太師教六詩六曰頌樂師帥學士歌徹謂歌雍也制禮之時得取頌
 詩為樂是制禮之前有頌也制禮之後史傳羣書和明頌聲乃作可知故總云其
 作之時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也史傳羣書和明頌聲乃作可知故總云其
 不用則成王之終世太平正言即位之初者以無位之初禮樂新定其誦父祖之
 功業述時王之樂宏勳盛事已盡之初者以無位之初禮樂新定其誦父祖之
 毛詩注疏十九之一 周頌清廟之什 一 中華書局聚

周頌事跡皆不過成王之初故斷之以為限耳不謂其後不得作頌也故曰成
 康沒而頌聲寢不廢康王之時乃有其頌但今詩所無耳雅不言周頌言周者
 以別商魯也周蓋孔子所加也何則孔子以前六詩並列故太師教六詩是六
 詩皆別題也書敘列虞夏商周書各為一科當代異其第則詩本亦當代為別
 商頌不與周頌相雜為次第也周詩雖六義並列要先風雅而後頌也見事相
 因漸為商頌不得在周頌之上間廁之也商頌自以配樂當如樂貴者用前賤
 者用後商頌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代之下必是獨行為一代之法中國語曰有正考
 甫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代之下必是獨行為一代之法中國語曰有正考
 則知孔子以前未題周也孔子論詩雅頌乃次魯商於下以三代之法故魯頌
 者孔子列之於詩末也既商魯頌須題周以別之故孔子加周也頌之言容
 者孔子列之於詩末也既商魯頌須題周以別之故孔子加周也頌之言容
 頌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履燠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和樂興焉
 頌乃作○正義曰此解名之為頌之意燠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和樂興焉
 表格于上下無不載是所據之文也尚書說堯之德也左傳說舜之德也帝王之
 難如地之無不載是所據之文也尚書說堯之德也左傳說舜之德也帝王之
 德當為優劣此引堯舜之事以言周者聖人示迹不同所遇異時故號有帝王
 為優劣之稱若乃至誠盡物前聖後聖其歸一也故中庸說孔子之德亦云無
 不履燠無不持載明聖人之道同也噫嘻成王既昭假爾書傳說越常之譯曰
 夕矣天之無烈風淫雨中之道同也噫嘻成王既昭假爾書傳說越常之譯曰
 攝七年鸞鳳見堯莖生青龍銜甲玄龜背書是周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之事
 也言頌聲者詩各育聲故公羊傳曰什一而稅頌聲作是也此頌聲由上下之事
 君德洽於民而作則頌聲係於所興之君不係於所歌之主故周頌三十一篇
 左方中皆以為周公成王之頌也以其雖詠往事顯祖業昭文德述武功皆令
 歌頌述之以美今時不為祖父之頌矣但祖父之事要歸頌聲於此以顯其父祖之功
 所以頌子孫也故時邁之等盡為武王之頌矣但祖父之事要歸頌聲於此以顯其父祖之功

為所祀文王執競祀武王非文武之頌而祀成湯烈在祀中宗玄鳥祀高宗

武王者皆非文雖祀文王武王皆歌當時既中興受命本皆太神明故周頌自

崩後亦商書殘缺無以言焉今死而作頌故係於所歌之子孫太頌而談不廢成

若父孫周頌是也祖父未於孫之時論父祖之事皆則所係之主由商頌是也

意無定準也頌者述威德之容無復告神之事以復有借其美名因以指所頌者

神又非風體故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也然魯頌之文尤類小

成王即武王之前今檢其作之早晚前後亦參差不同案齊王克商而作頌載

干戈載囊弓矢又作武武其三曰鋪時繹思我祖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

其文在時邁與般敘武侯桓也而桓說武王伐紂之事時邁與般服者周公居攝六

康王之誥云王若曰庶邦甸男衛注云獨舉侯甸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

年制禮班度量至此積三十年再巡守餘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既

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如鄭此言以攝政之初無巡守也明時邁與

般武王時也此四篇皆武王時事也閔子小訪落敬之三篇序云嗣王經稱

命在誅管蔡之前則微子來見攝政二年之事也凡此八篇事皆在太平之前

也雖禘太祖以魯禮言之武王以成王年攝政三年而裕至五年而禘於周禮

武王之廟年十四禘於羣廟乃年十七攝政三年而裕至五年而禘於周禮

毛詩注疏十九之一周頌清廟之什一一中華書局聚

徹而歌之則事在攝政六年之前而攝政五年及成王十四時俱有稀檢其篇

中二者無以可明而雖箋云得天之下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

文王明堂之告太平者居攝五年之末則亦五年之事也明堂位曰昔周公朝諸

侯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朝諸侯郊祀於明堂思文后配天皆六年時事也昊天

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思文后配天皆六年時事也昊天

有成命郊祀天地不指年月而郊祀周公所定思文后配天皆六年時事也昊天

言感生之帝祐及後世以事相况蓋與思文同時也振驚二配之人具天有成命

先封二王夏殷也其後祀也宋之微子攝政二年始有殷之後獨來見於祖廟祀本

並朝蓋亦周公俱至今二王之後如明堂之時與不可知也告成武亦六年也或者祀宋

一國亦得云二王之後如明堂之時與不可知也告成武亦六年也或者祀宋

云其始成告之而已是也既告當作之以觀其和否有警始作樂所以合於而作

云始作明既告之而已是也既告當作之以觀其和否有警始作樂所以合於而作

皆未去故云我容肅雝和鳴厥成以此考之朝明堂之時諸侯及二王之制禮

作樂則大武之樂當奏之矣而酌箋云歸政成王乃祭於宗廟而奏之者以

之喪周公未攝之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之喪周公未攝之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予同時而閱予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多難育求賢自退之時宜與閱

崇如城潛曰潛有多魚言豐年物多以是神明是論太平後事也子不知其詳
 年之後定積何年耳天作祀先王先公事與天保于公先王文同以禴祠絜嘗
 推檢無以知其早晚以祭武王說武王生時之功亦宜其太平之年事也所檢止知
 其事之早晚而作者當時不必皆為有事而作先後有事後而先作者不可
 事定其作之時也此云頌聲乃作則頌自民之歌謠而外傳引思文時藹皆言
 周文公之頌所以則公之時還得自頌者以周公攝政歸功成王而先人之
 功事由不涉於己故得自為風雅此篇既有義理頌亦當有也武王之事先不為
 頌首不以事之先後禮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威歌文王之德莫重於
 作之先後為次矣禮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威歌文王之德莫重於
 清廟故為周頌之首文王受命為王者之端武王即因其業且俱為聖人令父
 先於子故頌以文王為首其事感者在先所以先清廟也次以維天之命者言
 文王德與天同溢於後世周公收其道以制法告其廟又次維清也道既可法
 既道可為法政致清明故武王象其代事以制歌樂故又次維清也道既可法
 諸侯當法而行之故於廟又當郊天柴牲故次昊天有成命我將時邁也雖
 本於祖推以配天既祀於廟又當郊天柴牲故次昊天有成命我將時邁也雖
 告祭之歌說功故次思文也由稷以致牟麥車為豐年之祥故次臣工也年
 瑞由后稷之功故次思文也由稷以致牟麥車為豐年之祥故次臣工也年
 之所康者因祈穀而致福故次噫嘻也以祈穀大事必有助祭故次振鷺也助
 祭得禮以致年豐當以報祭故次豐年也既獲年豐天下和樂故合諸樂奏而
 聽之故祭祖故次豐年也既獲年豐天下和樂故合諸樂奏而
 以告神祭祖故次豐年也既獲年豐天下和樂故合諸樂奏而
 朝祭得禮則主所愛敬故次有客也以諸侯之來朝有禮故刺戩見也既
 功德故次武也武王之大專司之最威者也但周推文德以示之使王則武王
 為子道故武詩下之義武詩主歌武王之功而未致清廟下管象象謂武也子道
 而在堂下示上下之義武詩主歌武王之功而未致清廟下管象象謂武也子道

毛詩注疏 十九之一 周頌 清廟之什 三 中華書局聚

羣臣進戒故次閱子小子訪樂敬之也先朝廟而後諮謀君訪問而臣進戒事
 之次也臣既進謀君又求助故次小也既謀事而致敬民神春祈秋報故
 事非先王之威德故也豐年豐民安於郊宗祀祭則有明日之繹以致胡考故
 次絲衣祀河海故次桓賚般以為和樂之終焉周頌皆太平之歌所論多告
 陟四岳祀河海故次桓賚般以為和樂之終焉周頌皆太平之歌所論多告
 神之事篇多而事相類所次意不似風雅觀其大歸清廟之什陳文武盛德郊
 宗榮望配禮之大者臣工之什助祭祈報合樂朝見事劣於清廟閱予之什
 傷家道之未成創佳時之禍難又陳釋告之未祭類禘與時邁司為巡守般非
 焉大率周頌之次雖其有中曲而變要以威者為先般與時邁司為巡守般非
 告祭之類郊宗由昭霞疊之威禱為未祭而觀此則有義矣可以篇論難
 義相類郊宗由昭霞疊之威禱為未祭而觀此則有義矣可以篇論難
 精悉也禮運曰政也君之所以報神所以為頌之意引禮記以證之言藏於
 平神悅所致故說政從神下歌以報神所以為頌之意引禮記以證之言藏於
 者鄭云藏謂輝光於外而形體不見若日月星辰之神言日月星辰神有光輝形
 藏於中而不可見猶人君施政教身藏於中而不可害猶日月星辰神有光輝形
 夫政必本於天穀以降命正義曰先之本之者即穀以本政所由出言是故乘
 上文為勢也以天穀以降命正義曰先之本之者即穀以本政所由出言是故乘
 效天之氣降於社之謂穀地○正義曰鄭云謂節也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皆效
 天也○命降於社之謂穀地○正義曰鄭云謂節也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皆效
 主由社會之法有地者以物生此則教令本於地也○正義曰鄭云謂節也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皆效
 令由社會之法有地者以物生此則教令本於地也○正義曰鄭云謂節也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皆效
 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宜阜物二曰山川澤宜膏物三曰丘陵宜核物四曰墳
 衍宜莢物五曰原隰宜叢物是地有山川高下物生各有宜人君當效之亦
 順合所宜而任之山者不使居必於天既云本天遂從天向而多言故云役
 因政者君之所截身即云必於天既云本天遂從天向而多言故云役

以隆命則云降命者自人君降之於民也故鄭云效天之氣以下教令是君
 之於民也社廟以下人君也故鄭云教令由社下者由社廟下於人君也隨文
 而皆從之皆神降於人君也又鄭云教令於民也社下者由社廟下於人君也
 云謂教令由祖下者大傳曰自禰率而於民也社下者由社廟下於人君也
 之至於禰高者重義也鄭曰謂教令由山川下者山川有草木禽獸可作器物
 川之謂與作○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山川下者山川有草木禽獸可作器物
 供國事也言山川有材用可以興作器物○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山川下者山川
 祀有中雷門戶○義曰鄭云謂教令由山川下者山川有草木禽獸可作器物
 制度是五祀有門戶度以降人君所由窺有象之制度也○正義曰鄭云謂教令
 黃帝有室則有門戶度以降人君所由窺有象之制度也○正義曰鄭云謂教令
 云降之既為其器即立其神雖人制度故可象○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山川下者
 創為之既為其器即立其神雖人制度故可象○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山川下者
 立之而效之降命與此○又曰鬼神五祀所以定天位○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
 於祖廟所以降命與此○又曰鬼神五祀所以定天位○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
 事也祭於郊謂祭於五祀而此又祭之見其為取法象○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
 其天象在上而祭於郊謂祭於五祀而此又祭之見其為取法象○正義曰鄭云謂教令
 祭之而見其利也博於民故云地利也物雖資天所生其見在地生物人所利
 育仁育義其利也博於民故云地利也物雖資天所生其見在地生物人所利
 川亦育所本因山川為神不明故云備度而制度與舉即是不言祭也故云本
 本亦育所本因山川為神不明故云備度而制度與舉即是不言祭也故云本
 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
 祭羣臣此言祭得所之驗也故鄭云信得禮則神效與人皆應之百神列

詩注疏 十九卷之 周頌 清廟之章 中華書局影印

也百皆為王之屬如此為聖王法象正其法則誠心之事禮行於神則神
 應而受職百皆出而可盡人報於孝慈俗不僭濫寶山出器重地生禮物
 天言之為天之諸神分宿所主各守所職使所地不愛寶山出器重地生禮物
 百穀成也百貨金玉者聖念玉言之祭地得所則民化矣知孝於祖鬻慈愛
 銀錢丹薪金玉百貨可盡為人用焉又祖廟得所則民化矣知孝於祖鬻慈愛
 子孫而服於君之政教矣五祀得所則制度可法是正法則矣知孝於祖鬻慈愛
 既言簡雍神則已為禮行矣故略之○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皆由
 藏也○正義曰以此五者聖王教令所法象祭而事之則神得而阜治義理由
 此以脩飾禮法從之而出見是義與於此禮藏其中故鄭云脩飾也藏若其
 城郭然此言聖王之政法象天地羣神之為而為之中故鄭云脩飾也藏若其
 其所則事順人和而德洽於神舉矣功大如此可不美報乎故曰君必繫其牛
 羊繫其黍稷齊明而薦之於神以歲時之常非為太平而報也○正義曰君必繫其牛
 美報者人君是羣神之主故曰有天下者祭百神其祭不待於太平也但此可
 之時人君和樂謳歌吟詠而作頌者皆人君德政之所致也人君功德故謂
 政歸功於羣神明太平有所由是故因人君德政之所致也人君功德故謂
 太平之祭為報功也時禩般桓之祭於此雖未太平以舞也故清廟經曰蕭雖
 歌之舞之謂祭神之後詩人歌之非謂當祭之時即歌舞也故清廟經曰蕭雖
 顯相濟濟多士駿奔在廟皆是既祭之後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即在廟中管見
 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是作後每祭嘗歌之也頌之作也主為顯神明多由
 祭祀而為故頌稱祀告澤及朝廟於廟之也頌之作也主為顯神明多由
 而承謀廟之下亦當於廟進戒廟中求助者然頌雖告主但下太平歌
 頌君德亦有非祭祀皆臣工有客烈文張驚及閔予小子哉之等皆不論神
 命我將思文噫嘻哉芟良耜及恒是郊社之秋也其青廟惟之命維青天行成

祀子武訪落絲衣之等雖有祖廟之事其文臣工拔鷺數年時與載見自客
 德祗五方之帝六宗之祀今頌皆無以祖頌者感今德澤上逮祖父如以帝
 配故其言及之至於圓丘方澤所配非祖之祖不可歌之以美周德五方之帝
 與六宗同於天神所配之人不異於用文與我將詩人不為之頌所以今皆無
 也毛氏之義傳謂不具王肅準鳴鳩之傳而為之說則周公賦政或王之亦成
 毛意或如王肅言也維天之命傳曰成王能厚行之為成王即政之後事也成
 王年十四周公攝政為元年攝政三年春朝廟閔予小子之篇是也自客亦周
 公東征三年之後來而始封宜攝政四年之事以王來自奄非攝政時與鄭異
 不可盡檢
 或與鄭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後此詩也廟之言貌也外者精神不可得而見
 但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為之耳或洛邑居攝五年時○廟本以作廣古今
 字也苗笑反杜預云肅然清淨之稱也音洛本亦作洛水名字○疏清廟八句
 從水後漢都洛陽以火德為水剋火故為各傍佳朝直造反○疏清廟八句
 正義曰清廟詩者祀文王之樂歌也序又申說祀之時節則公攝王之政營品
 於洛既已成此洛邑於是大朝諸侯既受其朝又率之而至於清廟以祀此文
 王焉以其祀之得禮詩人歌詠其事而作此清廟之詩後乃用之於樂以為常
 歌也周禮四時之祭其春曰祀因在是四時之首故以在餘字之稱祀
 云蒸嘗序備祭祀是伏冬之祭亦以祀日之禮在初夏時皆無祀名而
 不必皆春祀也以王制之法及鄭志所云殷禮在初夏時皆無祀名而

三詩注疏

卷十七之

周頌

五

中華書局

頌之序亦稱祀者子夏生於周世因以周法言之那與烈祖皆云丞嘗而序
 為祀是祀為通名也案召誥經序營洛邑者乃是召公所為而云周公既成洛
 邑者以周公攝行王事君統周臣功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
 諸侯則在六年明堂位所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
 即此時也成洛邑後年始朝諸侯在明堂之上於時之位五等四夷莫不咸在
 莫此之先故繫之也此朝諸侯在明堂之上於時之位五等四夷莫不咸在
 一見助祭非常故略而不言之耳諸侯之朝當依數而至明堂之位四夷莫
 并召公率其禮樂初成將領度諸侯則率諸侯之朝當依數而至明堂之位四夷莫
 禮召公率其禮樂初成將領度諸侯則率諸侯之朝當依數而至明堂之位四夷莫
 諸侯皆在祭事最盛詩人述此祭而為之詩故字補其時常祀而禮特異於常
 時○正義曰此解文王神之所居稱祭之時於無所祭乃祭自清廟之德
 者之宮故謂之清廟也此所祭者止祭文王之神所以清廟之德
 明德清明也孔子問居曰清明在躬注云謂聖人之德亦清明也易無妄人與
 天地合其德是文王能象天也賈逵左傳注云肅然清靜謂之清廟鄭不然而
 以書傳說清廟之義云於穆清廟而功德則清是功德之名非清靜之義也
 文王者不居雖非文王孰不清靜何獨文王之靈顯靜之名以故不從
 廟者人所居見文王說清廟而功德則清是功德之名非清靜之義也
 賈氏之說也言祭之而歌此詩者謂公之時詩人述之而作此清廟之詩故不從
 云歌以訊之箋云歌謂作此詩是也既作之後其祭皆升堂歌之以為樂
 禮記每升歌清廟是其事也立宮室象貌而為之祭皆升堂歌之以為樂
 之宮室容貌故冬官匠人辨論宗廟及於寤皆制如明堂是死之宗廟猶生之
 格之室容貌故冬官匠人辨論宗廟及於寤皆制如明堂是死之宗廟猶生之

美其廟故云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禮儀敬且和在者謂周公祭祀能敬和也以此

雖承清廟之下宜為祭祀之事而顯相之文又在諸侯以下明是以祀文王於此經當

有諸侯之事而下文則言多士非諸侯則顯相是諸侯可知於諸侯言相

名多士亦為相矣此箋以肅雝屬周公而書傳云肅雝顯相注云四海敬和明

德來助祭以敬和為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越於也濟濟之衆云對配

諸侯者義得兩通也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越於也濟濟之衆云對配

行文王之德文王精神已在**疏**傳執文德之人○正義曰經云秉文之德謂

天矣猶配順其素如存生存**疏**傳執文德之人○正義曰經云秉文之德謂

文德之人也亦與鄭同○箋對配至生存○正義曰經云秉文之德謂

為配之義越於不使失墜也言在天則是有物在天而非天此祀文王之

之化執而行之精神已在天也言在天則是有物在天而非天此祀文王之

知在天謂文王精神已在天也言在天則是有物在天而非天此祀文王之

行如其生存之時焉文王既育是德多士今猶行之是與之相配也字言朝諸

侯所以祀文王止率諸侯耳多士亦助祭字不言率之者王朝之臣助祭為常

非所當率故不須言也以朝廷之臣親受文王之化故言駿奔走在廟不顯不

秉文之德則外臣疏遠言其自有光明亦所以互相通也駿奔走在廟不顯不

承無射於人斯駿長也顯於天矣見承於人矣不見厭於矣箋云駿大也諸侯

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志意與言其承順之也此文王之

德人無厭之○駿音峻下篇同射音亦厭也見厭於豔反下與音餘下同**疏**

乃百世長然故言長也以文王精神已在於天光顯文王是顯於天也此奔走

助祭是承事文王故見承於人也不見厭於人者由文王德美不為人厭所以

諸侯多士奔走助祭之意也見承於人者由文王德美不為人厭所以

相涉為誤定本集注並無不字○箋駿大至厭之○正義曰駿大釋詰文也以
 詩人所歌其見事非是逆探後世不宜以駿為長此承諸侯多士之下總言
 奔走則文兼上事故云諸侯與衆士於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
 以其俱來故訓駿為大皆多而疾來之意禮記大傳亦云駿奔走其身雖疾也
 疾奔走言歡事也其意與此相接成也又以上言在天者見文王其身雖死其
 道猶存既言人能配行故指在天為義此言奔走在天者見文王之德雖亦得為
 在天故以為光明文王之德承順文王之意光明文王之德雖亦得為顯之於
 天但於文勢直言人所昭見不當遠指上天故易明文王之德雖亦得為顯之於
 人與傳同也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大平告文王也告大平者居攝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

韓詩云維念也大音疏維天之命八句○正義曰維天之命詩者大平而崩不得
 泰後大平皆放此政繼父之業致得大平將欲作樂制禮其所以大平之意故以

制禮作樂今周公攝政繼父之業致得大平將欲作樂制禮其所以大平之意故以
 王之禮作樂今周公攝政繼父之業致得大平將欲作樂制禮其所以大平之意故以

作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陳文王德有餘衍周公收以制禮順文王之意
 使後世行之是所告之事也○箋告大平至作樂○正義曰樂記云王者功成

作學治定制禮功成治定即大平之事此經所云我初故知此告大平五年
 作之意明其將欲制禮功成治定即大平之事此經所云我初故知此告大平五年

之末也又解所以必告文王者文王受命不卒而崩卒者終也聖人之受命
 必致天下大平制禮功成治定即大平之事此經所云我初故知此告大平五年

心復懷恨故也文王之不作禮樂者非謂智謀不能制而告之時未大平故
 不復懷恨故也文王之不作禮樂者非謂智謀不能制而告之時未大平故

為耳今於五年之末以大平告之明已欲以六年成禮之言六年者為制也

就之時其始草創當先於此矣明堂位云六年制禮用樂領度量而天下大

明是制王使肇禘殷禮祀于新邑則是成王即政始用周禮也武王亦不卒而

猶戒成文王禮稱為文王之應並告但主於文王辭不及武王序亦順經之意

崩惟告文王禮稱為文王之應並告但主於文王辭不及武王序亦順經之意

公之文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命道也天之命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

王焉文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命道也天之命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

顯乎此天功又以此嘉美之道以戒慎我子孫言欲使子孫顯大而行之

不己與天同功又以此嘉美之道以戒慎我子孫言欲使子孫顯大而行之

王意既如此我周公以此當聚之以制典法公以此意告文王之故作者述而歌之

使會孫成王厚行之以為天下之法周公以此意告文王之故作者述而歌之

鄭以純為純美溢為盈會孫通謂後世之王確此為病使人聞警來孟仲子對

至之禮○正義曰文當如此孟子云齊王以孟子辭病使人聞警來孟仲子對

禮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為說言此詩之意稱天命以是

大天命之極文王能順天而行則禮順文王之意是周之禮法效天為之故此

於乎

於乎

於乎

於乎

於乎

於乎

於乎

於乎

於乎

於乎

於乎

於乎

於乎

於乎

於乎

於乎

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純大假嘉溢慎收聚也

溢之言也於乎不光明與文王之施德教之無倦已矣其與天同功也以嘉美

之道饒衍與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以大順我文王之意謂為周禮六官之

職也書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假音暇溢音逸徐云毛音溢慎市震反

本或作順案爾雅云茂神溢慎也不作順字王肅及崔中毛並作順解也明與

音餘單會孫薦之成王能厚行之也箋云會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丁事先祖皆

一本作能厚行之也重直龍反疏傳純大至收聚○正義曰純大假嘉溢慎皆釋

作能厚成之也重直龍反疏傳純大至收聚○正義曰純大假嘉溢慎皆釋

收者斂聚之義故為聚也○箋純亦至祖德○正義曰中庸引此云於乎不顯

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指說此文故箋依用之箋

意言純亦不已則不訛為大當謂德之純美無玷缺而行之不止息也孝經云

滿而不溢是溢為盈溢之言也易傳者以下句即云我其行之不溢是流散有歸

收聚上言相成於理為密故易之也文王既行不倦已與天同功是其道有歸

流散之德以帶之也其寶周公自是聖人作法出於己意但以歸功於王故言

收文王之德而為之耳文王本意欲得制作法以時未可為是意謂為周禮六官

太平作之是大順我文王之本意也欲指言所作以時未可為是意謂為周禮六官

之職即今之周禮是也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是周公所作以儀禮威儀行事

引書曰者洛誥文也書之意言周公告成王云今承我明子成王所用六典

之法者乃盡是配文祖明堂之人文王之德我制之以授子是用文王之德制

作之事故引以證此彼注云戎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

祀五帝太皞之屬為用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如彼

注直以文祖為明堂不為文王者彼上文注云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是

毛詩注疏 十九之一 周頌 清廟之什 八 中華書局聚

文王德稱文祖也彼法更自觀經為說與此引意不同義得兩通故也○傳成
 王能厚行之○正義曰傳以周公制禮成王行之乃為成王而作故以信南
 山經序淮之以會孫為成王也厚行之者用意專而隆厚即假樂所云不愆不
 忘率由舊章是也○箋會猶至維今○正義曰箋以告之時禮猶未成不宜偏
 指一人使之施用也孫是一代法當通之後王故知會孫之王非獨成王也會猶重也
 孫之子為會孫也孫是其正稱自會孫已下皆得稱孫哀二年左傳云會孫刺
 讀敢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是雖歷多世亦稱會
 孫也小雅會孫唯斥成王文各有施不得同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奏象舞也

武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
 武王制焉○刺七亦反

疏

維清五句正義曰維清詩者奏象
 舞之歌樂也謂文王時有擊刺之

法武王作樂象而為舞號其樂曰象舞至周公成王之時用而奏之於廟詩人
 以今大平由彼五代瓶其奏而思其本故述之而為此歌焉時濶般桓之等皆
 武王時事成王之世乃頌之此象舞武王所制以為成王之時季札見觀樂見舞
 頌之理亦可矣但武王既制此樂其法遂傳於後春秋之世季札見觀樂見舞
 象是於成王之世猶尚奏之可知頌必大平乃為明是觀之而作又此詩所言
 述其作樂所象不言初成新奏以此知奏在成王之世見而歌之也經言
 文王之法可用以成此樂象是舞之意○箋象舞至制焉○正義曰此詩經言
 文王序稱象舞則此樂象是舞之意○箋象舞至制焉○正義曰此詩經言
 日之事不愆于六伐七代之止齊焉注云一擊一刺曰一伐是用兵之時有刺
 有代此樂象於用兵之時刺代止齊焉注云一擊一刺曰一伐是用兵之時有刺
 制焉有所法象樂記說文武之樂象武王既有大功武王無容不述中庸曰武
 王之時已象伐紂之功作大武之樂不言復象文王之代明武王有所述矣於周武

王帝瑞武王未受太平而作此樂一代大典須待天下此象文王之功非為見
 代大法故雖未親禮亦得為之周公大作故別為武樂耳春官大司樂六代之
 樂唯舞大武以享先祖此象舞不列於六樂蓋大合諸樂乃為此舞或祈告所
 用周禮無之伐二十九年會為季札舞之明其有用明矣案彼傳云見舞象箭
 南籥者服虔曰象女王之樂舞象也箭舞曲名言天下樂削去無遺杜預曰箭
 舞者所執南籥以籥也其言箭為所執未審何器以箭為舞曲不知所出要如
 箭與南籥必是此樂所自也傳直云舞象象下更無舞字則此樂名象而已以
 其象事為舞故此文偏象象舞也象舞之樂象文王之不可復言象故指其
 樂名言奏大武耳其真大武之樂亦為象也故禮記文王世子復言奏象故指其
 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象與清廟相對即俱是詩篇故明堂位注象謂周頌武也
 謂武詩為象明大武之樂亦為象矣但記文於管之下別云舞大武謂武詩則
 兼管以吹之武樂則干戚以舞之所以並設其文故鄭弁武解其意於文王世
 子注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為之舞於祭統注云管象吹管
 而舞武象之樂也皆武詩武樂並解之也必知彼象非此篇者以彼三文皆云
 升歌清廟下管象若此篇則與清廟俱是文王之舉非此篇者以彼三文皆云
 云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而上下之義行焉言君臣上下之義明象非文王之
 事故知下管象者謂武詩但維清緝熙文王之典下之義明象非文王之
 事者避此象名不言象耳
 明者乃文王有征伐之法故也文王受疏維清緝熙文王之典下之義明象非文王之
 命七年五伐也○維七入反熙許其反疏見奏象舞乃述其所象之事而歸太平
 於文王言今日所以維皆清靜光明無敗亂之政者乃由在前文王有征伐之
 法故也其伐早晚為之乃本受命始為禋祀昊天之神以行此法而後紂之枝
 葉言其祭天乃伐之法維為周家得天下之吉祥矣故武王述其事而制此舞詩
 言明是此征伐之法維為周家得天下之吉祥矣故武王述其事而制此舞詩

三詩注疏十九之一周頌清廟之什九

人見其奏而歌之焉此維清緝熙是當時之事作者先言時專然後上本文王
 又據文王說之而下故其言不次○傳典法○正義曰釋詁云典法常也俱明
 為常是典得為法○箋緝熙至五伐○正義曰釋詁後亦得為此言要大為清
 也故連言之無敗亂之政而清明者雖伐紂之後亦得為此言要大為清明必
 是太平之世此當是周公成王之時見其清明乃上本文王也文王七年五伐
 即尚書傳所云二年伐邗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是也
 肇禋肇始禋祀也箋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又音烟○疏傳肇始禋祀
 又云禋祀祭天是禋祭為祀○箋文王至上帝○正義曰禋者祭天之名故云
 文王受命始祭天是禋祭為祀○箋文王至上帝○正義曰禋者祭天之名故云
 勢若崇侯之事屬是枝之文也○文王祭天必在受命之後乃厲王應伐崇
 說代崇侯之事屬是枝之文也○文王祭天必在受命之後乃厲王應伐崇
 耳五伐湯有未祭天而已於戲斯在伐崇謝告祭云斯也○天引此以證禋
 應云女湯伐亂崇夔首王曰於戲斯在伐崇謝告祭云斯也○天引此以證禋
 侯虎謝百姓之天時禘郊未備所祭不過感生之帝而已引昊天上帝者取禋
 為祭天也○文王之時禘郊未備所祭不過感生之帝而已引昊天上帝者取禋
 祀之成文彼又云祀五帝亦迄用有成維周之禋○迄至禋法至今用之而
 如之維祭感生帝亦用禋也○迄用有成維周之禋○迄至禋法至今用之而
 功謂代紂克勝也○征伐之法乃周家得天下之吉禋○迄至禋法至今用之而
 許乞反禋音其爾雅云同徐云本又作禋音貞與崔本同○疏傳迄至禋文
 禋禋釋言文舍人曰禋福之祥○公氏曰詩云維周之禋定本集注禋字作禋
 為今自是辭相對耳非言作詩之時為武王也○祥者是徵兆之先見者也○文
 始造代法武王用以成功是文王之時法為伐紂數兆故為周家得天下之吉禋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疏王卽政諸侯助祭也

者或王卽政諸侯助祭也疏王卽政諸侯助祭也

戒首卽此爲君之政於是用樂歌也謂周之禮祭於廟者有諸

歸政明年俱得爲成王卽政但此篇神或諸侯用賞不以爲己

辭政知是致政之後年之事也三工序云遺而於廟此言遺者

君之法其辭不爲將遺故不言遺筮意於義曰解卽政所以有

故舉諸侯以總之○箋新王至嗣位○正義曰解卽政所以有

助之意以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廟考廟告己今繼嗣

諸侯助之也必知用朝享之禮者以此告事而已不得用時祭之

用朝享者朝有進享朝而因祭先祖以月祭爲之主以春祭爲

此於朝祭法天子親廟與太祖皆月祭之是其事也人君卽政

王卽政以歲首朝日則春正月矣臣丁等周之禮祭於廟者有諸

在周之季春此於周之孟春得自諸侯在京助王祭於廟者有諸

或去冬朝者留得歲初也鄭於顧命之注以居攝六年爲年端

辭牛裕祭文王武王於文王廟使史逸讀所冊祝之書告神以

謂封伯禽也彼言正月朔日與此祭祖告嗣同日事也此言武

以朝享之禮編祭羣廟以告己嗣位於祭之末卽勅戒諸侯事訖

毛詩注疏十九之一 周頌 清廟之什 十一 中華書局聚

王廟者以彼經云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則徧告羣廟而箋唯言祖考者祖

為祭卑當就尊故知在文王廟也此祭祖者則徧告羣廟而箋唯言祖考者祖

兼諸廟也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烈光也文王錫之箋云

及天下諸侯者天錫之以此祉福也又長愛之無有期竟于孫得傳世安而居

之謂文王武王以純德受命定天位○辟音璧注下皆同祉音於疆居良反章

也傳直疏烈文辟公○毛以為成王於祭之末呼諸侯而戒之曰汝等有是光

專反疏明文章者君人之時公我先王文賜之文王終常愛之使得傳世不

周國此等作周藩屏得為諸侯之福乃是文王賜之文王終常愛之使得傳世不

此等諸侯無育竟已之時令其子孫得常安之言文王終常愛之使得傳世不

絕也既言文王如此又說武王亦然我武王伐紂之後以舊國皆應削滅而我

武王觀汝舊為君者誠無大累於汝國維我武王其就封立之言武王亦愛諸

侯不復貶退也我文王武王愛汝先人如此汝當念此先人之大功繼續父在

餘胤序其美之欲使之循行美政以繼其先祖也又為之陳武王之德無疆乎

維是得賢人若得其賢人則國家強矣四方有不率服者其可訓導之不顯乎

是有德若能育德此賢人則身必顯矣百辟育無所法者其可師此顯而法

象之言武王育顯德任賢人能以訓四方刑百辟是武王之道至美矣於乎我

之前王則此武王其道不可忘也示之以武王之末呼之曰汝有光明文王武

助祭者育卿士與諸侯等上天賜我文王以此王天下之祉福又愛我文王武

百辟卿士與公諸侯等上天賜我文王以此王天下之祉福又愛我文王武

王其愛之多無有疆畔使其子孫常得安而居之故我今得爾守其位制賞罰

之柄汝諸侯等若無大罪惡累及於汝國維我王家其必寵而益厚之謂增其

爵命加之土地也汝卿大夫等若能念此居官大功德勤事不廢我則使汝繼世

在位得其次序有殊異績其出於外而居之汝等當勤力為善也又教之為

善之法汝辟公等無疆乎維是得賢人若得賢人則國家強矣四方鄰國知
 任賢其皆順從之汝卿士等不明乎維是勤其事德若能勤德則身顯矣百辟
 鄉士能勤行此道其皆法則之此任賢勤德之事法效前王亦勤行之○傳烈光
 武王能勤行此道其皆法則之此任賢勤德之事法效前王亦勤行之○傳烈光
 至錫也○正義曰烈光釋詁文以時造此周卽此等賜福是在周統內列為諸侯乃
 辟公也○王是則言文王錫之其武王封連亦是武王賜之矣傳得繼世社
 是文王之所錫故言文王錫之其武王封連亦是武王賜之矣傳得繼世社
 福為文王賜諸侯則惠我無疆亦是文王愛諸侯子孫保之謂諸侯得繼世社
 其文皆無鄉士則辟公謂君人之公非百辟鄉士矣○箋惠愛至天位○正義
 曰惠愛釋詁文也○以月令云百辟是卿士之總稱下百辟與此相承則
 分辟公為二辟公當兩經亦分二辟公為二辟公謂鄉士及天下諸侯也○此
 下云爾謂諸侯為爾則此經云我是成王自非我諸侯也○故易傳以為天
 賜祉福謂賜文王武王以王天下之福也○故易傳以為天
 百是長遠無期也○先解經文後指其事故云謂文武俱受天命故連言之
 也○純德者純美之德即上篇所云之德之純是也○文武俱受天命故連言之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封大也○靡累也○崇立也○戎
 君也○無大累於女國謂侯治國無罪惡也○王其厚之增其爵土也○念此大功勤
 事不廢謂卿大夫能守其職得繼世在位以其次序其君之昔謂有大功王則
 出而封之○累與傳封大至皇美○正義曰定四年左傳云吳為封豕長蛇封
 劣偽反下同○累與傳封大至皇美○正義曰定四年左傳云吳為封豕長蛇封
 是罪累之事故靡為累也○釋詁云岸高也○高是立之義故以崇為立也○戎大皇
 美皆釋詁文傳於此篇不言卿士則此經所陳皆戒諸侯之事上已言文王賜
 之此又言維王立之封立諸侯始於武王則維王立之諸侯各為一國之
 之愛諸侯乃云念此戎功則是戒諸侯使念父祖之大功也○諸侯各為一國之

毛詩注疏 十九之一 周頌 清廟之什 十一 中華書局聚

籥曰天作詩者祀先王先公之樂歌也詳周成王之時祭先王先公謂四時之祭

以今太平是先祖之力故因此祭述其事而作歌焉祀先王先公謂四時之祭

祠祔嘗烝但祀是總名未及後稷一人而已祭所先公唯親廟與大祖於成王之既

為時祭當自謂人因於祭而作此歌近舉王跡所起其辭不及於後稷而序以

稱先王故亦謂人因於祭而作此歌近舉王跡所起其辭不及於後稷而序以

言先公者以詩人因於祭而作此歌近舉王跡所起其辭不及於後稷而序以

祭亦此類也○箋先王至不密○天有成命經無地而追王自大地經無海而序以

海亦此類也○箋先王至不密○天有成命經無地而追王自大地經無海而序以

王公故辨之也諸公而箋言之者因以先公謂後稷鄭此等不為先公欲明此皆祭

其祭不及此等先公而箋言之者因以先公謂後稷鄭此等不為先公欲明此皆祭

及也非獨祭先公唯後稷若直指先公謂後稷鄭此等不為先公欲明此皆祭

先公非獨祭先公唯後稷若直指先公謂後稷鄭此等不為先公欲明此皆祭

云鳥箋云祀當為裕若鄭以爲祭亦當破此祀字今亦破祀字明非裕也天保

公王也彼祭亦不盡及先公而箋言之者因以先公謂後稷鄭此等不為先公欲明此皆祭

三毛詩注疏

十九之一

周頌

清廟之什

十二

中華書局影印

義曰作者造立之言故爲生也荒者寬廣之義故爲大也○箋高山至其初○
正義曰以文王未徙豐之前與大王皆在岐故知高山謂岐山也以云天生高
山不言天萬物故易毛也引書曰導岍及岐至于荆山異貢文彼言禹所導
從岍山及岐山至於荆山皆舉大山以言而岐山在其中引之以證岐山爲高
山也祭法稱山林川谷能出風雨僊三十一年公羊傳云嶽石而出膚寸而合
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其唯泰山乎是高山能興雲雨而利萬物也大王能尊人
山之廣其德澤既廣則山之爲神益尊是尊大之也韋昭云棗摯濟是廣山
之德澤既廣則山之爲神益尊是尊大之也韋昭云棗摯濟是廣山
一指謂祭之爲大未必然也大王能廣山德澤明其愛民甚矣故民皆從之居
一丘中侯稷起之注亦與此同當有成文不知王之有德故致然也自一年成邑以
下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左傳曰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無曰邑各自
相對爲文耳此都邑不與彼同也邑是居處之名都是衆聚之稱都必大於邑
故一年即成邑二年乃成都也書傳說大王遷岐周民東脩奔而從之者三千
乘止而成三千戶之邑謂初遷時也此云一年當謂五年終之時其邑當不啻三
千但不知其定數耳○鄭注禹貢以爲堯之時土廣五千里禹錫成五服土廣
萬里王肅難鄭云禹之時土廣三倍於堯計萬里爲方五千里者四彼作矣文
而肅謂三倍則除本而三此云五倍蓋亦除本而五并本爲六也

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夷易也箋云彼徂萬民也徂往行道也彼萬民居
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育依易之道故也易曰乾以君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
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能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
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以此訂大王文王之道卓爾與天地合其德○行如字王
徐並下孟反夷易羊歧反下徐易曰皆同佼古卯反乾其連反○苦魂反字亦
作坤訂待頂反沈又直丁反說文云評講也譜子孫保之

云參訂時驗謂平比之也字詰云云訂平也

至其德○王義曰彼徂為民住則彼作為民作徂謂新作皆是民事故知彼彼養民
 也徂往釋詁文以道者人所行故行為道也徂謂新作往者則作為前至者此作
 矣即繇詩所謂曰止曰時築室於茲故云皆築作宮室以為常居言常者見其
 心樂此居不復移轉也後之住者以彼邦之君有攸易之道者謂此君其性攸
 健和易愛民之情深故歸之也引易曰盡賢人之業皆繫辭文也言乾以攸易
 故為知坤以疑簡故為能人能攸易則其情易知疑簡則其行易從清易知則
 人親之故易知則有親行易從則功可就故易從則功可大為物所親事可長
 以久故有親則可久由舉事無功不能以故有功則可大為物所親事可長
 久是為德育所成故可久則事德業而己易簡為之無往不究故彼又云易簡而
 可大則德人之業生人能事德業而己易簡為之無往不究故彼又云易簡而
 天下之理得是天地之德易簡而已故邦之君亦易簡之文王之行是與天地同功
 訂者比並之言卓然高遠之稱以此乾坤之義比並大王文王之德則此二王
 之德卓爾高遠與天地合其德矣不曰然易簡之義比並大王文王之德則此二王
 云賢人之德遠與天地合其德矣不曰然易簡之義比並大王文王之德則此二王
 易簡之主皆以賢人名之然則可以賢是聖之大則未賢而並云與天地合德者
 乾坤之與必聖人乃能耳文王可以當之大王則未賢而並云與天地合德者
 以大王是亞聖大賢可以比於文王褒美其事故連言之其實大王未盡此
 妙也譜云參訂時驗是訂為比並之言也論語云如有所立卓爾是卓爾為高
 稱遠之

天作一章七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九十九之一

珍海宋版印

毛詩注疏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周頌譜

脩文武之德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武當王誤是也

當代異其第闕本明監本毛本筆作第案所改是也餘同此

德至矣哉大矣哉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下哉字衍是也

但商書殘缺明監本毛本缺誤闕本作缺案缺即缺之別體俗字耳

其文在時邁與般敘武賚桓也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武賚三字疑衍文非也敘即字般序在下

文

至此積三十年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當作十三年誤也非也此依鄭以頒命在致政後廿八年見尚書正義是上

非也此依鄭以頒命在致政後廿八年見尚書正義是上也浦不考之甚

是成王除沒嗣位闕本明監本同毛本沒作喪案所改是也

來朝而見命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也誤命以彼箋考之是也

或者祀宋一國毛本一誤二闕本明監本不誤案浦鐘云監本誤非也

明既告之後合而觀之即告也合各有禮於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也字當在觀之下錯誤耳即

正義每用為則告合二字連文告謂酌合謂有誓故云各

而作者當時不必皆為有事而作先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讀當作時字為字斷句下文云故得自為又

云多由祭祀而為可證也下當云有事先而後作誤錯先後二字在丁耳

風雅此篇既有義理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此篇恐誤是也此當作比形近之譌

武王之事不為頌首不以事之先後必為次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武字當重上武詩也下武諡

也正義丁文云武武王之大事可證也必字衍

雖祭告之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山井鼎云雖恐唯誤非也執較既祭告之歌即當與雍相次而今乃次思文上故曰雖耳

浦鐘所改則更誤

訪樂敬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落誤樂是也

郊宗柴望配禮之大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配當祀字誤非也配謂思文

且社稷以祈報此篇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比

山林宜皇物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皇作阜案所改是也

君又降之於民也闕本明監本同毛本也下剗入○案所補是也

而德洽於神舉矣闕本明監本同毛本矣下剗入○案所補是也

○清廟

周公既成洛邑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維音洛本亦作洛水名字從水後漢都洛陽以火德為水剗火故改為各旁佳正義中字作

洛是其本與亦作同唐石經所本也段玉裁云豫州之水自古作維周禮逸周書職方淮南地形訓之屬皆有其證後漢改之魚豢錄魏詔云爾則魏文帝之失也詳見尚書撰異中當以釋文本為長考文古本作維采釋文

雖文王諸侯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主誤王是也

所以有清廟之德者闕本明監本毛本廟作明案所改是也

謂公之時闕本明監本同毛本公上剗添周字案所補是也

顯光也見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見也賢遍反正義云顯光釋詁文定本集注皆云顯光也見也於義為是當是正義無見也二字

於穆清廟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一乃每下篇之總正義也合併經注正義乃以隸於首節有注之下為割裂而失其次經注正義宜各單行於此可見以後盡同

其祭之禮義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盧文弨云義當作儀是也

鄭唯以駿奔走二句爲異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三誤二是也

名多士亦爲相矣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名當作明

如存生存 小字本同監本上存作在明監本同毛本如誤知相臺本無上存字考文古本無亦同案無皆是也

皆是執文德之人也 毛本也上存謂是能執行之王之德之人十一字闕本明監本無案此誤也

不見厭於矣 小字本相臺本於下有人字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十行本誤脫

○維天之命

動而不止行而不已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云動而不已行而不止又云是天道不已止之事也是其本上已下止今各本

互誤

溢慎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溢慎也市震反或本作順案爾雅夢神溢慎也不作順字王肅及崔甲毛皆作順解也正義本毛是慎字

成王能厚行之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釋文云成王能厚之也一本作能厚行之也今或作能厚成之也正義本與一本

同今考此傳但云能厚之箋始云能厚行之一本有行字者涉箋而衍耳當以釋文本爲長

今所承我明子成王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成誤承是也此或爲考作訓

彼法更自觀經爲說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法當注字誤是也

一代法常通之後王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一代之法當通後王

○維清

季札見觀樂見舞象是於成王之世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見字衍是

故謂之象武也闕本明監本毛本武作舞案所改是也上云以象武為名

樂記說文武之樂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文當大誤是也

伐二十九年闕本明監本毛本伐作成案皆誤也山井鼎云當作襄是也

明其有用明矣毛本同闕本明監本上明作名案所改非也此明字當作

南籥以籥也闕本明監本同毛本籥下剝入舞字案所補是也

故此文稱象象舞也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當衍一象字是也

而枝伐也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枝作征考文古本同案箋上

亦改為征伐也小字本相臺本自是誤字

維周之禎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禎後改禎案釋文云禎音其禎也

此傳云禎祥也箋云乃周家得天下之吉祥皆用爾雅禎祥禎吉之文釋文正

義二本皆作禎是也其作禎字者非也詩經小學云恐是改易取韻亦見經義

雜記唐石經初刻又誤作楨乃涉大雅耳

△氏曰闕本明監本毛本△誤某案△字出穀梁桓二年傳注正義中惟此一字作△或舊用此字餘皆作某者為後改也

○烈文

祭於祖者諸本者作考是也

用賞不以爲己任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不當作罰諸正義可證

無疆乎唯是得賢人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鐙云疆誤疆下同是也

其出於外而居之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鐙云君誤居是也

是長遠無期也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鐙云期下當脫竟字是也

謂侯治國無罪惡也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謂下有諸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始至於武王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至當作立形近之譌

人稱頌之不忘小字本作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人稱誦之不忘也是其本頌作誦字

○天作

能安天之所作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段玉裁云當作能大天之所作也晉語叔管曰周頌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

作可謂親有天矣箋云大王能尊大之今本云能安天之所作誤今考正義云長大此天所生者又云是其能長大之是正義本此傳作能大天之所作不誤

下徐易曰皆同通志堂本同盧本徐作除云舊譌徐從山井鼎校改釋文校勘云所改是也

彼萬民居岐邦築作宮室者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彼誤被是也

有佼易之德故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德當作道下同

但不知其定數耳○閩本明監本毛本脫定字案浦鏜云衍○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九 (十九之二) (六四)

毛詩周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疏** 昊天有成命七句○正義曰昊天有成命詩者北

郊祀思此二王能受天之命勤行道德故述之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言文

武施行道德撫民不倦祭之事也所感天神者周人木德感著帝靈威仰而生祭

之於南郊神州之神則祭之於北郊此二音維南北有異祭俱在郊故總言郊

祀也案禮祭祀天地非止一事此言郊祀天地不言所祀之神但祭之於郊而

天地相對唯育此二神耳何者春官大司樂樂器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屬丘奏樂

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注云天神則

主北極地祇則主南極彼以二至之日祭之於丘不在於郊此言郊祀必非彼

也各司樂又曰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祇注云天神謂言五帝王皆

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郊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也

官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騶牲毛之注云陽祀祭於南郊陰祀祭

地於北郊此二祀文互相對此郊祀天地俱言在郊而天地相對故知是所感

之帝神州之神也其祀天南郊鄭云夏之正月其祭神州之月則無文此序同

此歌王者之有天下乃是天地同助言天可以兼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

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也 **疏** 二后文武也基始命信宥寬密寧也箋云昊天有成

王受其業施行道德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違早夜始順天命不致解備行寬

安靜之政以定天下寬仁所以止苛刻也安靜所以惠暴亂也○成王王如字

毛詩注疏十九之二 周頌 清廟之什 一 中華書局聚

一七三三一

徐于況反其音基本亦作基音又王疏衣國語唯廣固二字鄭不為別訓而
 功于況反解音解下同苛音河刻音克疏衣國語唯廣固二字鄭不為別訓而
 破以同己則是天營帝有比戎就之命謂降生后纓為將王之兆而經歷多世
 司之鄭焉言昊天營帝有比戎就之命謂降生后纓為將王之兆而經歷多世
 至於文武二君乃應而受之二君既受此業施行其道德以成此王功而不敢
 自安逸常早起夜臥始於言慎天命不敢解卷行其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
 二君既不能如此於乎可歎美也此二君成王之德既先明矣又能篤厚其心而
 為之不倦故於其功業終能知而安之以比之故得至於太平是乃昊天之心而
 之故因其祭而歌之○傳二后至密寧○正義曰此以太平之歌作在周公成王
 之世成王之詩有○傳二后至密寧○正義曰此以太平之歌作在周公成王
 天命共成周道故連言之自基始以下及下傳皆周語也周語稱叔向盛德
 天命共成周道故連言之自基始以下及下傳皆周語也周語稱叔向盛德
 而即全引此篇乃云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昭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
 也稱昊天翼其上也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昭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
 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顯廣也厚也肆固也靖和也其始也
 上德讓而散百姓其中也恭諭信寬神歸其厚也肆固也靖和也其始也
 德讓而散百姓其中也恭諭信寬神歸其厚也肆固也靖和也其始也
 女此符起象理傾益於固和故曰成王是至德也但檢其大音不為乖異故傳采而
 用君此詩作在成王之初非是崩後不得稱成之諡所言成王有涉成王之嫌
 韋昭云謂文武脩己自勤成其王功非謂成王身也鄭賈唐說皆然時人
 有疑是成王身者故辨之也○箋昊天與帝名詞故解昊天是天之號故蒼
 帝亦得稱之也后稷以大道而生是天之精氣中苗興稱堯受圖書已自稷名
 在錄言其苗裔當王是周自后稷之生已有王命言其有將王之兆也專訓命
 為信既有所信必將順之故言早夜始順天命經中之命已訓為信言天命
 鄭自解義之辭故非經之命也正以言信必所信有信上言天有成命故知所

信順者始信順天命也言始者王書云言其德常如始易曰日新之謂盛德
 義常然也傳以密為寧寧又訓為安也故云行寬仁安靖之政以定天下又得
 二后行寬安之意寬者體度弘廣性育仁厚已上行既如此其下效之不復
 為苛虐急刻安者後於御物為政清靖王上行既如此其下效之不復為殘暴
 擾亂此寬仁所以止苛刻安靜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靖明熙廣單厚肆固
 所以息暴亂故二后勤行之
 光匡當為故守之謂也此成王之德也既光明矣又能厚其心矣為之
 不解當故於其功終能和安之謂風夜自勤至於天下太平○單都但反注同
 疏箋廣當至之誤也○正義曰箋以外傳之詞與爾雅皆同
 而釋詁云熙光也肆設也則是聲相涉而字因誤故破之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疏我將十句○正義曰我將詩者祀文王於明堂之樂
 歌也謂祭五帝之於明堂以文王配而祀之於明堂以今之樂

大平由此明堂所配之文王故詩人因其配祭之事而為此歌焉祀於明堂即
 成王法文王之謂為神祇而保之皆是迷文王之祀也此言祀文王於明堂即

考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文王之配明堂其祀非一此言祀
 文王於明堂謂大享五帝於明堂也曲禮曰大饗不問卜注云大饗五帝於明

堂黃遠十月令季秋是月也於明堂也曲禮曰大饗不問卜注云大饗五帝於明
 問卜謂此也是於明堂有總祭五帝之禮但鄭以月令為秦世之書秦法自季

秋周法不必然矣故雜問志云不嘗周以何月於明堂又以孝經言之明堂之祀
 必有此文王為配明堂是祀天之處知大享當在明堂時也其餘明堂之祀則法

必於此矣玉藻注云凡聽朔必於明堂告其帝及神配也其王武王論語注云
 諸侯告朔以羊則天子特牛焉是告朔之祭也雜問志云四時迎氣於四郊祭帝還

維羊非徒特牲而已故知非告朔之祭也雜問志云四時迎氣於四郊祭帝還
 詩注

詩注

詩注

詩注

詩注

詩注

於明堂亦如之則四時祀明堂亦祀明堂但祀氣於郊已有祭事還至明堂不可
 不為禮耳其或乃在於郊明堂之祭不過與告朔同也何則焉典說巡守之禮
 云歸格于藝祖用特鄭以藝祖為文祖猶周之明堂巡守之歸其告止用特
 則祀氣之還其祭亦不是過也明亦用特牲矣此之維牛維羊則不言其牛之
 故知此祀明堂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
 色大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立璋禮南方以立琥禮西方以立圭禮
 東方以立璋禮南方以立琥禮西方以立圭禮禮赤精之帝禮西方以立圭禮禮
 注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禮西方以立秋
 謂白精之帝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然則彼稱禮四方者謂四時祀氣特
 如其器之色則五帝之性當用五色矣然則大享五帝雖是施設一祭必周五
 種之牲國語云禘郊之專則有全烝既惣享五帝明不用一全烝而已論語云
 敢用牲而昭告于皇皇后帝者彼謂告天之祭故用天色之與此別祭法
 云祖文王而宗文武王注云祭五帝之神於明堂曰祖宗則明堂之祀武王亦配
 之矣此唯言祀文王者詩人誰同祀明堂而作其辭主說文王故序牽其意唯
 言文王耳郊天之祭祭天而以稷配也昊天有成命摛說天之命周辭不及
 稷思文唯言后稷育德不迷天功皆作者之心育異序亦順經為辭此之類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將大享也箋云將猶奉也我奉養我享祭
 其德而右助之○將如字享許丈反徐許亮反右音又注疏為周公成王之時以
 及下同木亦作佑肥睡徒忽反說文云羊曰肥豕曰豚育天氣之助我享○毛以
 祀於明堂言我所美大我所獻馨香維是肥羊公成王善用法此牛羊所以得
 肥者維為上天其佑助之故得無傷病也我周公成王善用法此牛羊所以得
 日日用之以謀四方之政維天乃大文王之德既佑助文王於我周公成王之
 祭又歆饗之也善法文王之常道而得為天所佑我周公成王善用法也○鄭上三
 句唯一夜將字別次四句云我周公成王則法象行此文王之常道以日鄭上三

天下以治此四方之民維我得受此報福於文王此文王既佑助我而敵饗之

故所以與我報福也餘同○傳將大享獻○正義曰皆釋詁文○箋將猶至助

之○正義曰以將與享相類當謂致之於神不宜為大將者送致之義故云猶

奉養謂以此牛羊奉養神明也牛羊亦感肥腠有天氣之助有其為天佑助故

無病傷桓六年左傳云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腠謂其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

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瘵蠹也謂其備膳或有也彼傳言善於治民不忘勞役

民之畜產無疾故祭祀之牲得肥明牛羊肥而無疾是人之力助天之助牛羊

德是與故云神饗其德而佑助之維天佑之當是佑助於人而已為佑助牛羊

吉德故助之乃云既佑饗之則此未是佑人矣禮稱郊用特牲祭牛羊亦燔柴於

泰壇祭天用騂犧則明堂祭天亦當用特牛矣而得育羊者祭天以物莫稱焉

貴誠用犢其配之人無莫稱之義自當用太牢也郊特牲云帝牛不以物莫稱焉

羊人云燾積共羊性注云積積柴以祭天自羊性者彼燾在積上明所云積柴

非祭天當謂燾燎祀司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刑法

典常靖謀也箋云靖治也受福曰嘏我儀則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以日施政

于天下維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嘏而饗之言受而福之○嘏古雅反毛大也

疏傳儀善至靖謀○正義曰皆釋詁文也刑既善用法則文王之常道日謀四方

維天乃大文王之德既佑助而歆饗之○箋靖治至而福之○正義曰靖洽釋

註文持牲少牢皆祝以神辭嘏主人與之以福是受福曰嘏儀者威儀式者法

武故以儀式為則象謂則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也以此能洽四方所以蒙佑不

宜為謀之故以靖為治謂施於天下也既佑助饗之是釋其所以致福之意故

其德故降與之福也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天於是得安文王之

毛詩注疏十九之二周頌清廟之什二中華書局聚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巡守告祭者天子巡行邦國至于方岳之下而封禪也

神遠行也○巡音旬守手又反本或作狩注同柴土什反疏義曰時邁十五句○正

說文字林作柴望之樂歌也謂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其守土諸侯至于方岳之下

乃告祭柴望之樂歌也謂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其守土諸侯至于方岳之下

威事周公既致頌曰載戢干戈明此業故述其事而為此歌焉宣十二年左傳云

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明此業故述其事而為此歌焉宣十二年左傳云

和樂既興頌聲咸作也治天下而使之太平者乃是周公為之頌其身故得親為之

序不言周公作者頌見天下同心歌詠例皆不言百姓名經之所陳皆述巡守告

祭之事情文而言時邁其邦是巡守之辭也懷柔百姓神及河喬嵩是告祭之事

柴望祭天經不言天百神以天為宗其文可以兼之矣○箋巡守至羣神○正

天子以時往其邦國至於其方岳之下為此告祭而後為封禪禮焉以此故

有柴望之事也書曰以下堯典文彼說舜受堯禪即位之後巡守之事其言柴

望與此同故引以證之明此告祭柴望是至方岳而祭也所以為此巡守之事

二日庶萬機耳目不達於遠方神明不照於幽僻或將強以凌弱恃衆以侵

寡擁遏王命冤不上聞而使遠道細民受枉聖世聖王知其如是故特為此

時自巡之大司馬職曰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注云師謂巡

守若會同是巡守之禮有伐罪正民之事也堯典說巡守之禮云為時月正日

同律度量衡王制說巡守之禮云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
 所好惡不敬者君削以地不孝者君黜以爵革制度既燔柴以告天望祭山川
 功德於民者加神今既來至其傍也王亦不可無禮是故燔柴以告天望祭山川
 告五岳通山川之神望其所至以尊卑秩祭之禮注云徧以尊卑秩祭也
 白虎通云巡守為祭天何本巡守為天所告至也王制注云徧以尊卑秩祭也
 云望秩者山川之神望其所至以尊卑秩祭之禮注云徧以尊卑秩祭也
 之是也言至於方岳之下者每至其方之岳皆為告祭之禮注云徧以尊卑秩祭也
 祭則四岳皆然其封禪者唯岱宗而已餘岳皆為告祭之禮注云徧以尊卑秩祭也
 壇言禪之也然其封禪必因巡守而告成於禪也聚土曰封除地曰禪變
 俗而可以巡守也其封禪必因巡守而告成於禪也聚土曰封除地曰禪變
 一代唯此一已其所以巡守則唐虞五載一巡守周則十二年一巡守以爲常非
 直一巡而已此其所異也封禪之見於經者唯大宗伯云王大巡守則先告后
 土以外更無封文也禮器云中猶成山升謂巡守於鳳望降龜龍燔柴祭天告以諸
 是封禪之事故注云升禮器也中猶成山升謂巡守於鳳望降龜龍燔柴祭天告以諸
 侯之成也白虎通云陽和而致象物是則功成瑞至於岳後可以升受命之時改
 必不可也白虎通云陽和而致象物是則功成瑞至於岳後可以升受命之時改
 必於天也白虎通云陽和而致象物是則功成瑞至於岳後可以升受命之時改
 制應天也白虎通云陽和而致象物是則功成瑞至於岳後可以升受命之時改
 必於天也白虎通云陽和而致象物是則功成瑞至於岳後可以升受命之時改
 命功成事就育地以厚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於泰山何義也始受命之
 天功成事就育地以厚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於泰山何義也始受命之
 命功成事就育地以厚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於泰山何義也始受命之
 命功成事就育地以厚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於泰山何義也始受命之
 方岳之下而封禪必待於地若高者加之高以報天厚矣是說封禪之義若然巡守
 不封禪也史記封禪者廣解巡守所為之事言封禪者亦因巡守為之非言武王
 得封禪也史記封禪者廣解巡守所為之事言封禪者亦因巡守為之非言武王
 三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甫者七十
 必不封禪也史記封禪者廣解巡守所為之事言封禪者亦因巡守為之非言武王
 曰何知太平守則武王為之不以巡守至成王乃巡守其言違詩反傳所說非

毛詩注疏 十九之二 周頌 清廟之什 四 中華書局聚

也徧於羣神一句於堯典乃在上文正月守之日受終於文祖之時云類于上帝
 種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於二月巡守之下唯有柴望秩於山川而已不
 言徧於羣神此一句衍字也定本集注皆有此一句案王制說巡守之禮亦云
 柴而望祀不言徧羣神也堯典注云羣神丘凌墳衍之屬般序止云四岳河海
 經唯言鹽山喬岳不言墳衍丘陵是必不徧羣神也其以堯典之文上下相校
 正月所祭之神多於祭岱之時而至岱不種六宗何知當徧羣神也是由二文
 相涉後人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寶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懼懷柔百神
 遂增之耳

及河喬嶽允王維后邁行震動懼懷來柔安高也高岳岱宗也箋云薄猶
 守也天其子愛之右助次序其事謂多生賢知使為之臣也其兵所征伐甫動
 之以或則莫不動濯而報者言其威武又見畏也王行巡守其至方岳之下來
 安羣神望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信哉武王之宜為君美之也○右音又注同
 助也疊徒協反柔如字本亦作濡兩通俱訓安也音橋鬱本亦作岳同音岳
 知音下時邁其邦○正義曰周公以時既太平追述武王之事實言武王既定天
 是乃見吳大其於武王子愛之也其所往之處始助而次序我周之事謂生賢智之臣
 使得以為用是子愛之也其所往之處始助而次序我周之事謂生賢智之臣
 服是威又可畏不假用兵也至於岳之下其來乃為安寧百神及河與高岳
 皆次秩祭之武王巡行邦國而使人神得所信乎武王之德如是維宜為天下
 之君也於此行也明見天之愛我有周使俊乂之臣用次序在位多生賢哲令
 之在官是於此子愛之效於此明見之也勤之以威莫敢不服武王於是則聚其
 千戈而納之則輅其弓矢而藏之是勤之也威莫敢不服武王於是則聚其
 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其功其大矣故陳其功狀不用之也我武王能如此
 我武王之德能長安之言能安此大樂之美故歌之也○傳邁行至岱宗○正
 義曰邁行懷來釋言文震動疊懼僑高釋詁文彼疊作潛音義同釋詁云安

也某氏引詩云懷柔百神定本柔集注作濡柔是也言高岳是也謂之岱宗守

之禮必始於東方故以岱宗言之其理兼四岳故祀四岳是也傳云薄辭箋云岱

者言萬物相通於東方也○箋薄猶至美之○正義曰茅苴傳云薄辭箋云薄

言我薄其故知出此亦國謂巡守也佑序之文承昊天之始也允信釋詁文

序言巡守其事下云式序在位故知謂多生賢智使為之臣也時雖無敵可代

助之次序其罪故云其兵所征代甫動之以威則莫不動也時雖無敵可代

但見行主伐有罪故云其兵所征代甫動之以威則莫不動也時雖無敵可代

又見虎謂不但復用則伐紂之後天所畏故言也樂記說武王克定天下其兵

包以虎皮示不復用則伐紂之後天所畏故言也樂記說武王克定天下其兵

巡守之巡守慮有不服之慮故美其無不即服也於守始言莫不服者以王

合軍以行禁令大則無辜之師又曰若大師則言其戒令大司馬云及師大

上及師非征伐也明大師為征伐及師為巡守故及師之下注云師謂王巡

守若會同司馬起師合軍以從所以威天下行其政也不言大者未有敵不向

武是巡守之禮當師從也言大合軍猶大司馬言天子巡守禮無六軍之文者

之樂則知大合軍者亦六軍皆行也而雜問志云天子巡守禮無六軍之文者

鄭意以巡守必有六軍但禮無正文故云百神者謂天與山川之神以王為

忘危且云救無辜伐有罪安得無六軍也百神者謂天與山川之神以王為

主祭之則安故云來安羣神望於山川而益明序下之箋無偏於羣神也允王

皆以尊卑祭之此解百神止云山川而已益明序下之箋無偏於羣神也允王

維后愬上事而歎之故云信明昭有周式序在位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也

哉武王之德宜為君美之也明昭有周式序在位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也

天之子有周家也以其有俊又用次第處昭傳明矣至不疑也○正義曰明之與

位言此者著天其子愛之右序之效也昭傳明矣至不疑也○正義曰明之與

毛詩注疏十九之二 周頌 清廟之什 五 中華書局

為明其昭者大明之狀故云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言因此巡守知天而今
 而後常愛周家其事昭然不復為疑與鄭明見之義同但分而言之耳○箋明
 見至之效○正義曰昭見釋詁文也以毛意微申使易曉故云王巡守而明見
 天之子育周正以後又之人用次第處位故也此經二句覆上佑序有周故云
 言此者著天其子載戢干戈載櫜弓矢而天下咸服兵不復用此又著震疊之
 愛佑字之效驗也
 效也○戢側立反櫜音疏傳戢聚櫜○正義曰戢聚釋詁文櫜我求懿德肆
 羔韜吐刀反復法又反疏者弓衣一名韜故內弓於衣謂之韜○我求懿德肆
 于時夏其功於夏而歌美肆陳也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允王
 保之德能長保此時夏之美疏傳夏大○正義曰懿美釋詁文肆者張設之言故為
 陳也言求長保此時夏之美疏傳夏大○正義曰懿美釋詁文肆者張設之言故為
 而得之也言自陳之於夏故知求美德之士而用之謂式序在位是武王求
 之大者稱夏也思文箋云夏之屬有九與此意相足言由周禮有九夏知此夏
 為樂歌也春官鍾師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
 夏陟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渴執競也渠思文也玄謂以文王鹿鳴言
 夏繁渴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渴執競也渠思文也玄謂以文王鹿鳴言
 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
 頌不能具然則鄭以九夏別有樂歌之篇非頌也但以歌之大者皆稱夏耳

時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祀武王也。執競其敬反執持疏執競十四句○正義曰執競詩音祀武王
 於武王之廟時人以今得太平由武王所致故因其祀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
 述其功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述武王生時之功也

顯成康上帝是皇無競也烈業也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顯光也皇美

功業言其疆也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言其又顯疏有執競武王○正義曰言

也天以是故美之予之福祿○大功本或作天功疏有能持強盛之道者維

武王耳此武王豈為無強乎維克商之功業實為強也豈不顯乎其成安祖考

之道實為顯也由其既強且顯上天以是之故嘉美之以大福又重述武王強

斤得福之事武王用彼成安祖考之道故得受命伐紂同有天下四方之民而

鼓之樂其聲和樂嗶嗶然奏磬管之音其聲合集樂鏞然合於禮度當於神明

故神下與之福衆多而僕僕然下與福豐大而筋筋然於時助祭之人又威儀

順習反與之福祭之末此羣臣等既醉於酒矣既飽於德矣於祭之事終始無

違故致福祿復來與之言武王受此多福故今得太平是以迷而歌之○傳無

競至皇美○正義曰無競反其言故為競也謂安祖考也武王祖考其心冀成

王業未就心皆不安武王既伐紂是成大功安祖考故云成文時是釋詁文武王大業在於

與鄭同○箋競強至福祿○正義曰競強釋言文時是釋詁文武王大業在於

也無競也烈業也不顯乎其成○大功本或作天功疏有能持強盛之道者維

也天以是故美之予之福祿○大功本或作天功疏有能持強盛之道者維

也天以是故美之予之福祿○大功本或作天功疏有能持強盛之道者維

也天以是故美之予之福祿○大功本或作天功疏有能持強盛之道者維

也天以是故美之予之福祿○大功本或作天功疏有能持強盛之道者維

也天以是故美之予之福祿○大功本或作天功疏有能持強盛之道者維

也天以是故美之予之福祿○大功本或作天功疏有能持強盛之道者維

也天以是故美之予之福祿○大功本或作天功疏有能持強盛之道者維

也天以是故美之予之福祿○大功本或作天功疏有能持強盛之道者維

也天以是故美之予之福祿○大功本或作天功疏有能持強盛之道者維

也天以是故美之予之福祿○大功本或作天功疏有能持強盛之道者維

也天以是故美之予之福祿○大功本或作天功疏有能持強盛之道者維

毛詩注疏 十九之一 周頌 清廟之什 六 中華書局聚

而八也反音克諧神也反復也箋云反順習之貌武王既定天下祭祖考以重

也○噶華彭反徐音皇又音宏注同笑音管本亦作管同將七羊反又音服重

作○噶華彭反徐音皇又音宏注同笑音管本亦作管同將七羊反又音服重

也○噶華彭反徐音皇又音宏注同笑音管本亦作管同將七羊反又音服重

也○噶華彭反徐音皇又音宏注同笑音管本亦作管同將七羊反又音服重

也○噶華彭反徐音皇又音宏注同笑音管本亦作管同將七羊反又音服重

也○噶華彭反徐音皇又音宏注同笑音管本亦作管同將七羊反又音服重

也○噶華彭反徐音皇又音宏注同笑音管本亦作管同將七羊反又音服重

也○噶華彭反徐音皇又音宏注同笑音管本亦作管同將七羊反又音服重

也○噶華彭反徐音皇又音宏注同笑音管本亦作管同將七羊反又音服重

也○噶華彭反徐音皇又音宏注同笑音管本亦作管同將七羊反又音服重

也○噶華彭反徐音皇又音宏注同笑音管本亦作管同將七羊反又音服重

也○噶華彭反徐音皇又音宏注同笑音管本亦作管同將七羊反又音服重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配天也既思文八句○正義曰思文詩者后稷配天之樂歌也周公

述后稷之德可以配天之意而為此歌焉經皆陳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之專國

語云周文公之為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此篇周公所自歌與時邁同也

后稷之配南郊與文王之配明堂其義一也而此與我將字不同者我將主言

禮故美其禮無違者以重得福祿即經之來反也此陳祭之事止應一降福耳

但作者於樂音和集之下以言降福於羣臣既醉之下復言福祿每於一降福宗

廟當有酒食之饌此不言黍稷牲牢唯云聲樂者詩人意之福祿復來也祭祀宗

即祭者之容也既醉即飽文在反而趨賓客則濟福漆然則威儀反是

如般辭也祭義說祭祀之禮主人怒而趨賓客則濟福漆然則威儀反是

重難也釋言云復反也是反得為復定知是武王既定天下祭祖考之廟也

德稷配天由經之有異故為序不祀故言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

極配天昔堯禮洪水黎民阻飢后稷播殖百穀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天下之人

無不於女時得其中者言反其性○烝之丞反粒音立阻莊呂反難也疏思文

馬融注尚書作祖云始也艾音刈鄭注尚書五蓋反本或作反音同疏后稷

彼○毛以為周公自言我思先祖之有文德者后稷也此稷有民無不於爾

后稷上天昔堯禮洪水后稷播殖百穀存立我天下衆民之命使衆民無不於爾

故天乃遺我武王以所來之牟麥正以牟麥遺我者帝意所命用此稷養民之

下之物表記后稷之功欲廣其子孫之國使無疆境於是之故陳其久常於此今

於是夏樂而歌之言后稷功為常久永在歌樂故所以配天共食也○鄭唯以

立為粒率為滿其言后義大同○傳極中○正義曰北極以居天之中故謂之極

是為中之義也傳不○解立但毛無破字之理必其不與鄭同宜為存立衆民也

○箋克能至其性也○正義曰但毛無破字之理必其不與鄭同宜為存立衆民也

正同故破立從粒烝衆釋詁文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是后稷配

天周公為之此詩周公所作故云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后稷有此文德故周

公思之非謂偏思先祖后稷獨有文德也堯典云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

是堯遭洪水也又舜典云帝曰弃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注云祖讀曰阻

阻厄也時讀曰時始者洪水時衆民厄於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注云祖讀曰阻

黎民阻飢后稷播殖百穀也益稷云禹曰予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

萬邦作乂注云禹復與稷教民種澤物菜蔬難厄之食授以水之衆為食謂魚

也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育養也武王渡孟津白魚躍

毛詩注疏 十九之一 周頌 清廟之什 七 中華書局聚

入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為五至以穀俱來此謂遺我來牟天命以是
 循存后稷養天下之功而廣大其子孫而歌之夏之屬有九書說鳥牟字或俱來
 天穀紀后用是故陳其久常之功於是夏而歌之夏之屬有九書說鳥牟字或俱來
 云穀紀后稷之德○貽音夷字又作詒同牟並如字夏書作麩音同牟字或俱來
 後孟此夏戶唯反注同遺唯季反下同矣音什燎力召反竟音境本或作境也
 傳牟麥率用○正義曰孟子云麩麥種而稷所來也趙岐注云麩麥大麥也說文
 云麩周受來牟也○正義曰孟子云麩麥種而稷所來也趙岐注云麩麥大麥也說文
 俱訓為用故率為用也○箋貽遺至之德○正義曰貽遺至之德○正義曰貽遺至之德
 至文武王渡孟津至也○箋貽遺至之德○正義曰貽遺至之德○正義曰貽遺至之德
 出於孟燎之注云孟魚入舟地名又云大魚無手足象紂無助魚入於王舟王跪取
 若曰以殷武王當待無助於岸上番魚以祭變禮也又云來於五日有火自
 應天命定號也○王當待無助於岸上番魚以祭變禮也又云來於五日有火自
 日復於屋在於王屋流之為鵬其色赤為鴉鳥也○王當待無助於岸上番魚以祭變禮也
 報武王禮說曰武王赤鳥為鵬其色赤為鴉鳥也○王當待無助於岸上番魚以祭變禮也
 之德又禮說曰武王赤鳥為鵬其色赤為鴉鳥也○王當待無助於岸上番魚以祭變禮也
 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即來得穀瑞者唯彼云以穀俱來此言來牟彼云穀至彼
 據文也周自後稷以來得穀瑞者唯彼云以穀俱來此言來牟彼云穀至彼
 此交相證明其事同也○授右注云右助也○天告以伐紂之意是其助然則目下
 尺赤文有字題之目下授右注云右助也○天告以伐紂之意是其助然則目下
 有此授右之字也○彼授右注云右助也○天告以伐紂之意是其助然則目下
 十在魚右消蓋其鱗甲之上猶非一目下所能容直言出矣以維不寫成以二
 蓋在此岸燎也○太誓五至以穀則第五至時乃有穀耳彼穀此牟理當為一故
 五來為當異日也言五至以穀則第五至時乃有穀耳彼穀此牟理當為一故

云此謂遺我來年也。三解帝命率育之義。天命武王正以是牟麥者。循而存記。此後稷養天下之功。言后稷以穀養天下。故命武王以穀存記之也。是欲廣大其子孫之國也。無此封境於汝今之疆界。謂當時經界已廣大。萬里於汝之內。使無封疆。是乃大有天下之辭也。言無此疆爾界者。周公自據當時故云。此稱天之意。故云爾。自汝當時之土境也。此與時邁皆周公所作。俱云時夏則以此二者為大功。故於樂為大歌也。夏之屬有九。即鍾師九夏是也。書說為以穀具來云。穀以記。三後之德者。尚書旋機鈞及合符。后皆有此文。注云。後好農稼。今為銜殺。故云記之也。

思文一章八句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臣工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七

臣工諸侯助祭遺於廟也

疏

臣工十五句。○正義曰。臣工詩者。諸侯助祭遺於廟也。謂周公成王之時。諸侯以禮春朝。因

助天子之祭事。畢將歸。天子戒勅而遣之於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此諸侯來朝行朝享之禮。已終。天子饗食。燕賜之事。又畢。唯待祭訖而去。故於祭之末。因在廟中。遣之。經言戒諸侯之臣。使助其公事。又戒車右令及時勸農。天子賓敬諸侯。不勅其身。戒其臣亦所以戒諸侯。是其遣之。事也。此諸侯助祭。是下土諸侯自外來也。振鷺有客。序皆云來。此與烈文不言來者。振鷺有客。經言有客。戾止。主陳其來之意。故序言來。助來見此。與烈文王告戒之以事。不說其來。但因助祭而戒之。當言其助而已。不須言來也。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載見。述其始見。故序亦清言始見。不其來也。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勅之也。工言也。公君也。箋云。臣謂諸侯也。整理咨謀始度也。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於其將歸。故於朝中正君臣之禮。勅其

諸官大夫云微女在君之事王乃平項女之成功女有事當來謀之來度下
 於王之朝無自專○女力之反姑如傾反徐音如度待洛反下同朝直遙反下
 皆疏太斥故戒其卿大夫及車台以警切之將戒先將嗟而侯重數以呼之曰
 我臣之下諸官諫侯之功其勤清亦不忘汝勞於若在君大事賞罰當如
 此謀計度於我王之廟無得自專而欲使諸侯聞之亦敬其事而不專也
 其車右以豐事亦差矣又嗟重數而呼之曰爾從君之保介謂車右衣甲之
 也今已言維舊祭比矣汝若歸國亦何所求民耕之也所以令汝勤於民耕
 田畝今日言汝當祭比矣汝若歸國亦何所求民耕之也所以令汝勤於民耕
 者何於乎美哉本所休慶也此俱來之車麥乃見於上帝言為上帝所關也
 麥用之具汝所用錢鋪之田器勤力以事農畝於夕多銓則宜汝可命我
 民令之具汝所用錢鋪之田器勤力以事農畝於夕多銓則宜汝可命我
 勅之非訓於田事○傳嗟至百工惟曰天工嗟數將勅而嗟數以工為官
 公君謂諸侯堯典云允釐為理○正義曰此遺諸侯之敬勅臣之工使敬
 知臣謂諸侯堯典云允釐為理○正義曰此遺諸侯之敬勅臣之工使敬
 之所禮明天子侯為主者諸侯來朝天子有純臣之義於其歸故於朝正其
 不知以見事當為常故於廟中稱之為臣以正臣之禮既正臣禮而君臣
 謀於王雖呼其臣而戒之寶亦戒諸侯之儀注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
 者孤卿然則天子之於諸侯謂為賓者敵主之辭是不純臣之義也
 其羊說諸侯不純臣左氏說諸侯者天子蕃衛純臣謹案禮王者所不純臣
 公羊說諸侯不純臣左氏說諸侯者天子蕃衛純臣謹案禮王者所不純臣

謂彼人爲臣皆非己德所及易曰利建侯侯者王所親建純臣也文之聞也

者敵主之稱而禮諸侯見天子稱之曰賓不純臣諸侯之明文矣唯鄭對

行人之文以爲不純之證也以賓客之文行禮饗燕則使人爲主諸侯對

爲賓主行禮是爲不純臣與朝廷之臣行禮饗燕則使人爲主諸侯對

使宰夫爲獻主不與臣對行禮是純臣小行人云凡四方之使大客則謂之蕃國

世一見注云謂其君爲小賓臣爲小客小行人云凡四方之使大客則謂之蕃國

則受其幣聽其辭見於夷狄君臣亦稱賓客則四夷諸侯亦不純臣也此則天

子於諸侯之義耳若諸侯於天子皆純臣矣北山云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畢陶

德澤不加焉則君子不享其質政令不施焉則君子不臣明政令之所及盡爲

純臣故此所以正臣之禮也何知不是獨勅保介則知此亦獨勅其臣不勅其

大夫者以下勅保介其文不與臣連是獨勅保介則知此亦獨勅其臣不勂其

君也且君臣禮絕尊卑不同天子之戒諸侯當正尊卑之禮不可使人臣與君
並受其命以此知勅臣之工不勂臣也諸侯之朝天子必有禮不勂其臣不勂其
介故云勂其諸官卿大夫也秋官司儀也諸侯之朝天子必有禮不勂其臣不勂其
朝唯上相入則諸侯朝天子亦應唯上相入朝耳此得卿大夫及將幣每門止一相及
中受勂者彼謂將幣饗食行禮之時唯上相入耳此諸侯將幣歸遣之於廟是召
入而戒之非致擊之類也敬女在君之事王乃平理汝之成功謂有大功則賜
之車服以籠章之若左傳宣子言諸晉侯以其善於伐秦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
九年鄭公孫荅卒范宣子言諸晉侯以其善於伐秦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
路以行禮是有功於王之廟也且古者大事謀於廟中訪謖序云嗣王謀於廟
而言來故知來謀於王之廟也且古者大事謀於廟中訪謖序云嗣王謀於廟
國語云謀之廊廟失之中原是大事必謀
於廟也定本集注廟字作廟於義爲是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
新畬於參保介之御閭莫晚也割之季春於夏爲孟春諸侯朝周之春故晚春

毛詩注疏十九卷之四周頌工之什九中華書局聚

遺之勅其車右以時專女歸當何求於民將如新田畝田何急其教農趨時也

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莫音暮本或作暮注同畝音餘未力對

反相音似措七故反疏箋保介為車右故即引月令以爵之盡保介之御間皆

月令文彼說天子耕籍田之禮天子親載耒耜置之於參乘之人保介即

御者二人間君之車止有御者與車右二人而已今言保介與御明保介即

車右也引之者證保介為車右也又明以農事勅車右之意以諸侯耕籍勸農

則此人與之同車而置田器於其間常見勸農之事故勅之意以諸侯耕籍勸農

御問者以御人本主於御車不主輔君故專勅車右明其衛君車也言保介之

便文未耜不近君而置御台之間者彼注云明己勸人非農人故也暮晚者古

暮字作莫說文云日在辨播中為莫是晚之義也時有三月季為其晚故以周

之季春為晚春也知月夏之季春者以月令季冬命民修耒耜具田器農書稱

孟春耕者急發不得於建辰之月方始勸農故知是夏之孟春也且此諸侯來

朝而遣之若是夏之季春非復朝王之月故云諸侯朝周之春以謂此為夏之

正月也知諸侯之朝必以夏之正月者明堂位云諸侯朝周六月以禘禮記周公於

時

也

對

與

勸

農

勸

農

勸

農

勸

農

勸

農

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康樂也箋云將大迄至也於美乎赤鳥以牟麥俱來故我

於天至今用之有樂歲五穀豐熟○於音疏傳康寧○正義曰釋詁文○箋將

為注同途許乞反樂音洛下同見賢通反疏大至豐熟○正義曰釋詁文○箋將

詰文於者數辭皇訓為美於美乎歎其受麥瑞而得豐年也○正義曰釋詁文○箋將

天下所休豐者由受天瑞而人歸之是其為所美慶也○正義曰釋詁文○箋將

既為人知又為天知美其瑞之著也人知其為所美慶也○正義曰釋詁文○箋將

本自天來而云見於天者見天人之相也因以為人見天瑞而歸之天知謂今之豐熟此瑞

福美此周德賜之豐年至今用之常有樂歲正謂五穀豐熟五穀者五行之穀

月令春食麥夏食菽秋季食麻冬食黍天官疾醫以五穀養其病注云

五穀麻黍稷麥豆是也鄭以五行之穀為五種也夏官職方氏豫州其穀宜五

種注云五種黍稷菽麥稻不以五行之穀為五種者以職方辨九州土地生植

之所宜每州不同非五行當穀豫州之界東接青州宜稻麥西接雍州宜黍稷

明豫州宜黍稷稻麥也菽則土地多生人所常種明通菽為五也職方又云幽

州宜三種黍稷稻麥皆準約所與連接音言之也命我眾人 序乃錢 鑄奄觀 銓艾 錢 銚

秦稷稻麥皆準約所與連接音言之也命我眾人 序乃錢 鑄奄觀 銓艾 錢 銚

鑄銓錢也箋云奄久觀多也教我庶民具女田器終久必多銓艾勸之也○

序持取反錢子踐反奄久觀多也教我庶民具女田器終久必多銓艾勸之也○

珍粟反艾音刈銚七遙反何士堯反沈音遙世本云垂作銚錢乃豆反或作釋

呂氏春秋云柤柄尺此其度也其柤六寸以間稼也高誘注云柤芸田也六寸

或以入苗間也守詁云頭長六寸柄長一尺錢短謙也此則銓器可以獲禾故

云銓獲也小爾雅云獲田器也說文云銓獲也說文云銓獲也說文云銓獲也說文云銓獲也

釋器云斲斲謂之定李巡曰斲也釋名云鑄斲類也鑄追也去草也本云垂作斲

劉物之器也說文云鑄斲器也釋名云鑄斲類也鑄追也去草也本云垂作斲

毛詩注疏十九之二 周頌 臣工之什 十 中華書局聚

擗柄尺此其度也其擗六寸所以間稼也高誘注云擗芸苗也六寸所以入苗
問此云擗擗當是一器但諸文或以為擗即鋤或云鋤類古器變易未能密之
釋名云銓優禾鐵也說文曰銓穫禾短鎌也然則銓器可以獲禾故云銓獲也
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銓一擗一鉞然後成農是三者皆田器○箋奄久觀
多○正義曰釋詁文彼奄作淹蓋鄭讀爾雅以淹為奄故也王肅云奄
同也毛於執競之傳以奄為同言同多銓刈但無傳可據故同之鄭焉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祈猶禱也求也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龍見而

反又丁報反見賢遍疏噫嘻八句○正義曰噫嘻詩者春夏祈穀於上帝而

義曰春官太祝掌六祈之辭以祈福祥求永貞知祈為禱求諸禱請求天降雨

以成穀也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及左傳夏則龍星見而霽此二者是此春夏

祈穀於上帝之事與以孟春祈穀文與此同以霽者引之不言左傳者以月令

二者為此祭也龍星見而霽恒五年左傳有其事此引之不言左傳者以月令

事在孟春其時月分明故顯言月令左傳之言龍見則時月不明引取其意言

夏則非彼戎文故不云左傳也言是與者為若不密之辭亦所以足句也必知

見為之書在孟夏之日為月令者錯至於仲夏實是霽為祈穀之明文但霽以龍
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霽郊文連事正當此不并引左傳者又以傳無祈穀
之文故月令左傳各取其一也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夫報天而主日書傳曰祀
上帝於南郊所以報天德然則郊以報天而云祈穀者以人非神之福不生為
郊祀以報其已往又祈其將來故祈報兩言也天者至尊之物尊惡莫不由之

故於此一祭可以為報天可以為祈穀與七年左傳曰夫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止言配天不言祈穀者鄭儀膏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

必配天之義本不為郊祈之禮出是以其言不備月令孟春元日祈穀於上帝

是即郊天也後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是郊而後耕二者之禮獻

子之言合是郊天之與祈穀為一祭也案禮記大傳注云王者之後耕二祖皆感太

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所感一帝而已月令注云零祀

祀后稷以配天配靈或仰也然則夏正郊天祭所感一帝而已月令注云零祀

以其所郊之帝則零祭總祀五帝矣郊零所祭其名故一各上帝可以兼之也月令孟

言祈穀總祀上帝之下注云上帝大微五帝者亦謂祈穀所祭也是大微之一不

天也上帝五帝所郊亦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此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

不殊之者非周禮相對之例序皆省以便文也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

夫播厥百穀意勤也噫和也成王成是王事也箋云噫嘻有所多大之聲也假

表格于上下也又能率是田之吏農夫使民耕田而種百穀也○疏噫嘻成

成王如字又于况反注同假鄭王並音格沈云毛如字被皮寄反○疏噫嘻成

毛詩注疏

卷十九

周頌

巨工之什

十一

中華書局影印

分而勅保介此訓噫嘻為勅也此噫嘻上篇云噫嘻耳亦以上篇重農

之下方美其成王明至而率時農夫乃在下句則噫嘻之言未是勅戒故以為

育所多之大聲謂作者有所哀多美大乃為聲以歎之故言噫嘻有所多故引

聲假至釋詁文彼假作格音義同言既明至亦是君德著明而有所至故引

書以當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堯典文也注云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至於

天地所謂大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其明彼說堯德而聖人道同周公成

王德亦如之故美其能昭假也先言此者人之恆性莫不急於未就濟於已成

今成王者德既著至而猶尚重農以是而益可美矣故云又能率是主田之吏

農夫使民耕田而種百穀謂王者率農夫教下民也知農夫是主田之吏者以

文承成王之下則是王者率之若田農之夫非王所親率而釋言云峻農夫也

峻即漸風小雅及音官爵師所云田峻者也田峻至典田之官而爾雅謂之農

夫故知農夫是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其民而讓於下欲富

主田之吏也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其民而讓於下欲富

之大發其私田耳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箋云駿疾也發伐也亦大服事也

使民疾耕發其私田意三十里者一節一吏主之於是民大專耕其私田萬耦

同時舉也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

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

三里少半里也粗廣五寸二耜為耦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耕言三十里者

舉其成數○浚本亦作駿音峻毛大也鄭云疾也發伐一本無一發字徑古

定反畛之忍反又之人反滄音滄疏傳私民至其望○正義曰毛田在此經皆刺之

况域反澮古外反又廣古曠反疏傳私民至其望○正義曰毛田在此經皆刺之

亦當民所耕發而云駿發爾私者上竟欲富其民而諱於下諱之也

使之以取富故言私而不意之先公也此云駿發爾私言不及公主意之

云爾我以彼私相對知此言私對公訓發為大故云大發其私田也又解正言

三十里意終三十里者各極其望謂人目之望所見極於三十每各極望則偏
 及天下矣三十以極望為言則十千維精者以萬為盈數故舉之以言非謂三
 十里內有十千人也王肅云三十里而天地合於三十里外而不復見之是為極望也○箋
 意也言人目所望三十里而天地合於三十里外而不復見之是為極望也○箋
 駿疾至成數○正義曰釋詁云速疾也駿遠也轉以相訓是駿為疾也冬官匠
 人云一耦之伐發地故云發也言伐者以耜擊伐此地使之發起也亦大
 服事釋詁文彼亦作奔音義同箋以播厥百穀是王者率約農夫之言駿發爾
 私終三十里是農夫教民之言故云使民疾耕發其私田謂農夫使之也終訓
 竟也正使之竟謂農夫是也農夫自勅終己境界故指言三十里也亦服爾耕
 主之田之吏謂農夫是也農夫自勅終己境界故指言三十里也亦服爾耕
 十千維耦是民從農夫號令之事故云於是民大耕其田萬耦同時舉足而耕
 也知此三十里為部使一吏主之者以王者率農夫使教民種穀農夫即號令
 其一人令疾發私田終三十里者何天子之吏則吏者在官之通稱七月分
 為一部使一吏主之公羊傳曰三十里者何天子之吏則吏者在官之通稱七月分
 傳云駿田大夫駿即此農夫也三十里而有一吏蓋皆以大為之箋又以萬
 人為耦與三十里大夫數相應故引周禮以證之所引周禮盡川上為之箋又以萬
 人為耦與三十里大夫數相應故引周禮以證之所引周禮盡川上為之箋又以萬
 遂人丈也彼意言凡治郊外野人之田一夫之間有溝廣深各四尺也此溝上即
 此遂上即有一步徑以通水之廣深各八尺也此澮上即有一道以
 有一徑畛以通大車其百夫有通水之廣深各八尺也此澮上即有一道以
 以通乘車其千夫有通水之廣深各八尺也此澮上即有一道以
 容二軌其萬夫有自然之大川此川上即有一廣路以容三軌是周禮以萬夫
 為限與此十千相當又計此萬夫之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
 各百夫以百步乘是萬也既廣長皆百夫有百步三夫為一里則百夫為三
 十三里餘百步即三分里之一為少半里是十三里又少半里也相廣五寸
 二耦為耦冬官匠人文也此一川之間有萬夫故有萬人對耦而耕此萬人受
 田計之乃三十三里少半里正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也以三十里與十千舉

三詩注疏 十九之二 周頌 臣工之什 十三 中華書局聚

其成數正足相充故鄧首尾為一以易傳也遂人注云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
 鄧之田千夫二鄧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滄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
 各二尺溝倍遂滄容大車塗容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以南海圖之則遂從
 也徑容牛馬跡容大車塗容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以南海圖之則遂從
 溝橫滄從滄橫九陸鄧縣而說之四縣為一部計六遂三十縣為七部慈餘
 田故還據遂中鄰里鄧縣而說之四縣為一部計六遂三十縣為七部慈餘
 二部蓋與公邑采地共為部也何者遂人於川上有路之下云以達於畿鄧云
 以至於畿則中雖有都鄧遂人盡主其地是都鄧與遂同制此法明其共為鄧
 也地官序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鄧師每鄧上士一人鄧長每鄧中士一人
 宰每里上下土一人鄧長五家則一人鄧師每鄧上士一人鄧長每鄧中士一人
 鄰長以上合有二千五百二十四人矣而云一吏主之昔謂主民之官與典
 田者別職其主田之吏一部唯一人也遂人注所言遂溝滄廣深之數皆冬
 官之文也徑畛塗道路所容於匠人差約而為之耳無正之言以南晦區之遂
 從溝橫滄從滄橫者以夫謂有遂則兩夫俱南晦於畔上有遂故遂從也其遂
 既從則必注於橫者也故溝橫也百夫千步除外畔其間則南北者九遂東
 西者九溝其東西之畔即是滄也從滄必注於橫滄則南北之畔即是滄也萬
 夫方萬步為方千步者百除外畔其間南北者九滄其四畔則川
 周之故云川周其外也如是者九則方百里故遂人注又云萬夫者方三十川
 里少半里九而方一也此皆設法耳川者自然之物當逐地形而
 流非於萬夫之外必有大川遠之且川者流水不得方折而匝之也

噫嘻一章八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九 (十九之二)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十九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昊天有成命

注云天神謂言五帝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言衍字是也

早夜始順天命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始於信順天命又云故知所信順者始信順天命也考此箋始信乃經之基命傳所云基始

命信也故正義云傳訓命為信既有所信必將順之故言早夜始信順天命經中之命已訓為信其言天命鄭自解義之辭故非經中之命也其順上有信字顯然今各本箋中脫者非也又此正義信字今亦刪去見下

天道成命者而稱昊天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天字浦鐘云夫誤是也

故曰成王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王衍字非也今周語脫王字韋昭注云成其王命也當成王或其王命也亦誤刪王

字

蒼帝非太帝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大誤太是也

中苗興稱堯受圖書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中下當脫候字盧文昭補之是也生民正義引作稷起注當是鄭據苗興以注稷

起耳

故言早夜始順天命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中下當脫信字上下文皆可證

所必信有信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信字當作事

王上行既如此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王當作己

肆設也補案設當故字之譌毛本正作故

○我將

謂祭五帝之於明堂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之下當脫神字是也

草適十闕本明監本同毛本十作卜案所改是也

四時迎氣於四郊祭帝毛本祭下剗添一字閩本明監本無案此誤補也言帝於文自足南齊書禮志有一字以義添之耳

詩人雖同祀明堂而作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同當因字誤是也

維羊維牛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經義雜記云正義本作維牛維羊周禮羊人疏膏書字文愷傳引亦如此今考正義其說是也唐石經與正

義本不合未詳其所本經注各本箋皆云我奉養我享祭之羊牛與唐石經合當是一本也

維是肥羊維是肥牛也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義雜記云此非孔氏原本原本作維牛維羊前後俱未及盡改是也羊牛

字當互換

謂其不疾瘼蠹也明監本毛本蠹誤瘼閩本不誤○案集韻有蠹字正義以今字易古字耳左傳祗作蠹

○時邁

徧于羣神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此一句衍字也定本集注皆有此

刻石文亦育此

四字釋文云徧于音遍段玉裁云司馬彪祭祀志光武封大山

祭之是也

鄭以經文前後詳略互見故引之如此正義非是見尙書撰異中

遠行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同相臺本無此三字案山井鼎云古本

不可解當是經注各本始附釋文者不加○為隔故也

小字本正如此是

驗矣

國語稱周公之頌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公上浦鐘云脫文字是也

除地曰禫

閩本明監本毛本禫作壇案所改是也

而鳳望降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望作皇案所改是也

七十三家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三當作二

懷柔百神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釋詁云柔安也其氏引詩云懷柔百神定本作柔集注作濡柔是也釋文云懷柔如字本亦作濡兩

通俱訓安也

段玉裁云當從集注本作濡見詩經小學

高岳岱宗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岳作嶽案嶽字是也十行

字而用之以取省也

與說文所謂岳為古文者全不相涉盧文弨經典釋文

考證牽合之殊誤

毛詩注疏 十九卷 涉勘記 十四 中華書局影印

而明見天子有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周下浦鐘云脫家字是也

○執競

祀武王也閩本明監本毛本此下有注小字本相臺本無考文古本同案山井鼎云此亦釋文混入於注是也

其心冀成王業未就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王業下當脫王業二字是也

釋訓文明明斤斤圖案文當作云

君臣醉飽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義云此羣臣等無醉於酒矣既飽於德矣又云故知謂羣臣醉飽也祭末旅酬下及羣

臣是其本作羣各本作君皆誤考文古本作羣采正義

穰穰衆多之貌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貌當作福

故知謂羣神醉飽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神恐臣誤是也

○思文

黎民俎飢閩本明監本毛本俎誤阻

俎讀曰阻閩本明監本毛本俎阻字互誤按此條可證古本尙書十行本最佳處也古文尙書撰異中詳之

無此疆爾界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界後磨改齊案釋文云界音介大是釋文本此字作介也考箋無此封竟於女今之經界乃大有

天下也云無此封竟於女之經界者說經疆爾也經界之界鄭自解義之辭非經中之介云乃大有天下者訓介為大乃經中之介也正義本亦自不誤故釋文正義初無異說不知者誤認箋中界字為經中介字乃改經耳此唐石經初刻之誤而各本同之者也李善注魏都賦引薛君云介界也然則韓詩讀介為界或相涉而亂耳當據釋文本正之考文古本作介采釋文

白魚躍入于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于作王案相臺本非也正義引大誓白魚入於王舟尚書之文本如此箋以上句

有武王故下才更云王耳考文古本于王並有亦采正義而誤

說文云舜周受來牟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麩當作來此引說文來字下文不知者誤改之耳

言無此疆爾界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界當作介此因經注本之誤而改正義耳

○臣工

於王之朝無自專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上來朝下云直遙反下皆同謂此箋及下箋諸侯朝周之春二朝字也正義

云定本集注朝字作廟於義為是正義本亦是廟字與釋文不同

言汝當祭此民之新田畬田何

圃祭當作奈形近之譌毛本正作奈

耕則必獲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獲當作獲是也

於久必多錙刈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終誤於是也

周公謂越常氏之譁曰闕本明監本毛本常誤裳

定本集注廟字作廟闕本明監本毛本上廟作厓案所改非也山井鼎云恐朝字誤是也

曰在黜音萃中為莫毛本音萃誤口闕本明監本不誤案此正義自為音之未誤入正文者也○按此則文理不得不作小字者與

前有別

以禘禮記周公於太廟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記恐祀誤是也

更解謂車右與保介之義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與恐為誤是也

麻黍稷麥豆是也鄭以五行之穀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是也當誤倒是

非五行當穀闕本毛本當作常案所改是也

罇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罇乃豆反或作罇又引字詁云罇古字也今作罇同正義云此罇罇當是其本作罇

高誘注云罇芸田也闕本釋文校勘記通志堂本同案本田作苗云苗舊作田今依本書改案此當是陸所引與今本不同改之

未是小字本所附亦作田也○按當云所以芸田也俗人往往刪古書所以二字

鉦獲鐵也闕本通志堂本盧本獲作獲案獲字是也

截穎謂之桎闕本通志堂本盧本桎作鉦案鉦字是也

縛迫也 闕毛本也作地案所改是也

也本云垂作耨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劓也作世案所改是也

○噫嘻

噫嘻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意嘻下云意本又作噫同正義引噫天喪予是其本作噫唐石經以下之所本也其實意即噫之古字假借耳當以釋文本為長

當在孟夏之日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日作月案所改是也

夫報天而主日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同案夫當作大

郊而後祈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祈作耕案所改是也

意數也 闕案此不誤意即噫之古字假借耳毛本改作噫非

嘻和也 小字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和作勑考文古本同案釋文云毛云噫數也嘻和也是其本作和正義云為數以勑之因其文重

分而屬之非訓噫嘻為勑勑也是其本作勑經注本當出於釋文岳氏古本皆依止義改之

及春官籥師 闕本明監本毛本官誤宮案浦鏜云章誤師是也

田峻至典田之官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至恐主誤是也

駿發爾私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浚本亦作駿音峻毛云大也鄭云疾也正義本是駿字

發伐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發發伐也一本無一發字正義云冬官匠人云一櫛之伐伐發地故云發伐也是正義本與一本同考發伐

於聲知為至近故用為訓詁無取於疊字也當以正義本為長○按俗有墾字袋字皆謂耕起土也古祇作發作伐淺人謂土曰伐人發之曰發故增一發字

竟三十里者一部一吏主之於是民大事耕其私田小字本同相臺本皆下衍言字闕本明監本此

二十字全脫去毛本初刻同後改有案因上文云使民疾耕發其私田複出私田而致誤

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上三字誤作二考文古本三字不誤但物觀補遺所載但云三十里

無下三字則更誤矣

主意之讓下也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主當作上

深丈四尺也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六尺誤四尺非也此深二仞七尺曰仞是丈四尺考工匠人鄭遂人注及此正義

皆有明文浦不考之甚

以百百乘是萬也闕本明監本毛本下百字作自彙所改非也

九塗而川周其外焉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澮誤塗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九

十九之三

毛詩周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音路一名春鉏水鳥也一音盧夏戶雅反杞音起

振鷺八句○正義曰振鷺詩者二王之後來助祭也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

已致大平諸侯助祭二王之後亦在其中能盡禮備儀尊崇王室故詩人述其

事而為此歌焉天子之祭諸侯皆助獨二王之祭得宜是以先代之後

且專人自非聖德服之則彼情未適今二王之祭得宜是以先代之後

能盡禮容主之美光益王室所以特歌彈之○箋二王至杞宋○正義曰樂記

稱武王伐紂既下車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故知之也史記杞世

家云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之祀是杞之初

即為夏之後矣其殷後則初封武庚於殷墟後杞以叛而誅之更命微子為殷後

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作微子之後於宋者以微子終為殷後成王好命

之也樂記武王封先代之後已言投殷之後於宋也樂記六年左傳曰許僖公見

從後錄之其齊武王之時始封於宋為殷後也樂記六年左傳曰許僖公見

微子在殷先育國邑今舉而徙之別封宋國也若然僖六年左傳曰許僖公見

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襯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

記宋世家亦云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

把茅漆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言復位以還為微子但

微國本在紂之畿內既以武庚君於畿內則微子不得復封於微也但微子自

囚以見武王武王使復其位正謂解其囚使復位不是復封於微也但微子自

記之文知武王初即封微子於宋矣但未知爵之尊卑國之大小耳至成王既

殺武庚命為殷後當爵為公地方百里至制禮之後當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

毛詩注疏卷第十九 周頌 臣工之什

里史記以爲成王之時始封微子於宋與樂記文垂其說非也如樂記之文武
 王始封夏後於杞而漢書鄼食其說漢王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
 封其後於宋湯即封杞武即封宋也王者所以必立二王之後者以二代之先
 受命之祖皆聖哲之君故能克成王業功濟天下後世子孫無道喪其國家遂
 令宗廟絕享非仁者之意也故王者既行天罰封其支子爵爲上公使行其
 一正朔用其禮樂立祖王之廟郊所感之帝而所以爲尊賢德崇三統明王位非
 天子命使郊王之後與己禮祭所以通天受命之王自正鄭駁異義云言所存二
 三統是言王者立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鷺也振振飛也
 客二王之德來助祭於周之廟得禮之宜也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
 然○處疏振鷺于飛○正義曰言有振振然鷺白之鷺鳥往飛也其往飛則集
 昌慮反疏止於西雝之澤色鷺白之水鳥而集於澤誠得其處也以其往飛則集
 之杞宋往行也其鷺鳥之色有鷺白之容我客杞宋之君其來至止也亦有助祭王廟
 亦得其宜也此鷺鳥之有鷺白之容我客杞宋之君其來至止也亦有助祭王廟
 白之容非但其來助祭之無厭依之者猶復庶幾於善夙夜行之以此而能長
 今來朝問人皆愛敬之無厭依之者猶復庶幾於善夙夜行之以此而能長
 絃美譽言其善於終始爲可愛之極也○傳振振至之後○正義曰此鳥爲鷺
 而已振振鷺連即言于飛魯頌之言振振鷺故知振振羣飛也言鷺白鳥者
 以言亦有斯容則義取鷺白故云白鳥也以此爲明在作者之西有此澤言其往
 也謂澤名爲鷺故義云西雝之澤也明在作者之西有此澤言其往鷺白鳥者
 取於西之義也序言二代之後故時王偏所尊敬特謂之客昭二十五年左傳
 子雖皆有賓客之義但先代之後故時王偏所尊敬特謂之客昭二十五年左傳

云宋樂大心曰我於周為容畢陶誠曰威頓在位此及有替皆云我容有容之
 篇以微子為客皆以二王之後特爾賓客也○箋白鳥至鷺然○正義曰以此
 詩美其助祭明以在澤喻在廟取其得所為義也○箋白鳥之白與容之威儀前
 云繫白之德即鷺鳥之容也以上言飛往西離喻其嚮京而朝而其容之美未
 見故又云亦有斯容明上句與喻之中亦有繫白之氣故云杞在彼無惡在此
 宋之君有繫白之德也言威儀之善如鷺然正謂繫白是也
 無斃庶幾夙夜以永終譽箋云在彼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在此謂其來朝人
 也厭於豔反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秋冬報也報者謂嘗也○豐芳弓反**疏**豐年七句○正義曰豐年詩者秋冬報之樂
 冬嘗烝報祭宗廟詩人述其事而為歌焉經言年豐而多獲黍稷為酒釀以
 進與烝報是報之事也言烝畀祖妣則是祭於宗廟但作者主美其報故不言

祀廟耳不言祈而言報者所以追養繼孝義不祈於父祖至秋冬物成以為
 神之助故歸功而稱報亦孝子之情也作者見其然而生意於報故此序特言

報耳其時則不然故那與烈祖實為烝嘗而序稱為祀以義不取於報故也
 其天地社稷之神雖則常祭謂之祈報故禮序載芟良相之等與宗廟異也

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豐大稌也廩所以盛穀也秭之穗也數萬至
 亦大也萬億及秭以言穀數多○稌音杜徐初古反廩徐力錦反又力荏反

也秭音履反一本作數韓詩曰陳穀曰秭也登賦上音查下音成應音遂數萬
 色主反下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皆濕也箋云烝進男子也

數億同

毛詩注疏 十九之三 周頌 臣丁之什 一 中華書局影印

注同必履反裕胡甲反
 本或作洽徧音瀉予音與
 大之康於中威五穀矣其進積之數先祖先妣以會其百衆也為神所祐致豐積如此
 故以之為酒以之為禮而進與先祖先妣以會其百衆也為神所祐致豐積如此
 合用祭神又下予之福甚周徧矣○傳豐大至曰穉○正義曰豐者器實
 文徐稻釋草文郭璞曰今沛國呼稻為徐是也言康大至曰穉○正義曰豐者器實
 曰蠶在器曰威蠶也禹貢百里食也納米粟為之遠本其初出於才穗故謂康之所
 藏為蠶威之穗也禹貢百里食也納米粟為之遠本其初出於才穗故謂康之所
 貯之不在倉廩其穗當在廩藏之故言蠶威之穗也禹貢百里食也納米粟為之遠本其初出於才穗故謂康之所
 在倉廩矣以穗鄰於穗為宜故言蠶威之穗也禹貢百里食也納米粟為之遠本其初出於才穗故謂康之所
 廩則康之高廩者對則藏米曰康藏粟也此言藏穗則廩唯藏粟也而地官康人之
 注則康之高大於藏穗為宜故言蠶威之穗也禹貢百里食也納米粟為之遠本其初出於才穗故謂康之所
 食四釜三釜皆米事故云藏粟也明堂位云康有虞氏之庠注云魯謂之康廩是
 康為倉之總可以兼米粟也明堂位云康有虞氏之庠注云魯謂之康廩是
 帝令藏齋威之委焉記言米鄭言委則以康之所容兼米粟也且此言為酒
 為禮以米為之明亦藏米可知祭配酒食當用籍田之粟此言康之所容兼米粟也且此言為酒
 萬億及秬則是稅民之物而云以酒禮者祭祀之禮亦用稅物故舉廩之多云
 孫之穡以爲酒食界我尸賓是用稅物之文也祀其亦用稅物故舉廩之多云
 以爲豐年之狀也言數萬至億曰穉於今數萬故然定本集注皆
 云數億至萬曰秬毛以億云及秬萬下不云及億曰穉於今數萬故然定本集注皆
 者以億言及秬則萬與億亦宜相累但文不可再言及耳○箋豐年大有年○
 正義曰年之豐熟必大有物豐訓為大故云豐年大有之年也春宣十六年○
 穀梁傳曰五穀皆熟為大有年公羊傳曰僅有年彼春秋之文桓三年經書有年穀梁
 傳曰五穀皆熟為大有年公羊傳曰僅有年彼春秋之文桓三年經書有年穀梁
 不必然也魯頌曰歲其育年亦當謂大豐年矣○正義曰皆釋詁文
 義曰借訓俱也亦徧之義○箋烝進界予○正義曰皆釋詁文

其鼓懸之虞業為懸鼓也又有吹者編竹之簾併竹之管已備舉作之於庭矣既備具
 乃便擊人擊而奏之又有吹者編竹之簾併竹之管已備舉作之於庭矣既備具
 其聲此等諸聲皆與此樂之極故述而歌之○鄭唯應田俱為小鼓為異於
 容二王之樂能感人神為美之極故述而歌之○鄭唯應田俱為小鼓為異於
 善道也此樂能感人神為美之極故述而歌之○鄭唯應田俱為小鼓為異於
 同文須如此者以樂皆人為之故先言有警於虞業言設則祝於國以
 皆在庭矣周人初設為懸故於樂先言有警於虞業言設則祝於國以
 設文其簫管則執以吹之非所當設於乃秦之○傳韓樂至圍樂助祭之
 矣獨言我客者以二王之後尊故特言之也○傳韓樂至圍樂助祭之
 是業為大板也又解業之所用所以飾為懸也○傳韓樂至圍樂助祭之
 業所以飾此板也又解業之所用所以飾為懸也○傳韓樂至圍樂助祭之
 既刻又畫之無明文故為兩解業即上之祝與相配為一業或曰畫之
 之體植者為虞橫者為靈臺言虞業而無文皆與相配為一業或曰畫之
 言物虞而不言業此及靈臺言虞業而無文皆與相配為一業或曰畫之
 也名生於體而謂之為業則是其形植而宜統名焉故知橫者為業也
 所以飾物則與之為一據木定其橫植而宜統名焉故知橫者為業也
 橫則亦為之也又知崇牙上謂之虞者懸鐘磬之木植者名虞虞既用
 木則亦為之也又知崇牙上謂之虞者懸鐘磬之木植者名虞虞既用
 崇牙上飾亦為之也又知崇牙上謂之虞者懸鐘磬之木植者名虞虞既用
 互言業不言物也虞者懸鐘磬之木植者名虞虞既用
 其言業不言物也虞者懸鐘磬之木植者名虞虞既用
 后氏之龍龔為虞之似錐牙注云業然故謂之業以於業之上也故於
 於龍上刻畫為懸也言掛除絃者統謂之業也於業之上也故於
 上故言可以為懸也言掛除絃者統謂之業也於業之上也故於

珍寶錄

煌煌厥聲蕭雝和鳴先祖是聽箋云既備小竹管懸也今賣錫者所吹也乃奏謂樂作

而吹之○墮華音反又音橫又音皇編薄珍反又必懸反史記音甫連反字林

辨類韻集並市千反錫夕清反也又音唐方言云張皇也即乾鏞也音唐遂

字又作笛同徒疏箋籥編至吹之○正義曰釋樂云大籥謂之言小者謂之笈

歷反併步頂反疏李遠曰大籥聲大者言言也小者聲揚而小故言笈笈小也

郭璞曰籥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一各較易通卦

驗云籥長尺四寸風俗通云籥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其言管數長短不同

蓋有大小故也要編小竹管為之耳如今賣錫者所吹其時賣錫之人吹籥

以自表也史記備伍子胥鼓腹吹籥乞食吳市亦為自表異也方言云錫謂之

張皇或云謂籥凡籥謂之錫關東之誦語也然則錫者鍾之類也管如笛而

吹之謂並吹本管也小師注云管如笛形小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官有之是

也釋樂云大管謂之籥李巡曰聲高入故曰籥籥高也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郭璞曰管長尺謂之籥寸併漆之有底費氏以為籥籥六孔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我客二王之後也長多其成功謂深感於和樂遂入筓道終無愆過○觀古衍反又如字注同多也樂如字或音洛愆去連反

有瞽一章十三句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潛

稽時砧反疏潛六句○正義曰潛詩者季冬薦魚春獻鮪之樂歌也謂周公成

籥于軌反疏王太平時季冬薦魚於宗廟至春又獻鮪澤及潛逃魚皆肥美獻

之先祖神明降福作善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總言冬春雜陳魚鮪皆是薦獻

之事也先言冬季冬而後言春者冬即次春故依先後為文且冬薦魚鮪多故先言

之冬言春季冬亦春季也月令春季薦鮪於寢廟天官漁人春獻王鮪注引春

則季可知且文雅季冬之下從而略之也冬言薦春云獻者皆謂子孫進於

先祖其義一也經言以享是冬亦為獻月令季春言薦鮪是冬亦有薦鮪時異

而變文耳冬則衆魚皆性定故總稱魚春唯獻鮪而已故特言鮪○箋冬魚也

宗廟○正義曰冬魚之性定冬月既寒魚不行乃性定而肥充故冬魚也

尤美之時薦之也魚鴈水雁乃命魚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朝注云

此時魚聚美故特薦之白虎通云王者不親取魚以薦廟故親行非豔發水虞

故隱五年公矢漁於棠春秋譏之是也魯語取革云古者大寒降土豔發水虞

於是乎講罟罾取魚而嘗之廟言既移故又取以薦然則季冬孟春豔發則孟春

也以春魚始動僅乘冬先肥氣序既移故又取以薦然則季冬孟春豔發則孟春

魚也韋昭以為薦魚唯在季冬國語云孟春者誤案月令孟春獺祭魚則魚肥

而可薦但自禮文不具無其事耳里革稱古以言不當謬也言春鮪新來者陸

機云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云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有

入河西北龍門入漆沮故張衡云王鮪居山穴為地謂此穴也然則其來有

時以春取而獻之謂新來也陸機又云大者為王鮪小者為鮪鮪言王

鮪謂鮪之大者也序止言薦獻不言所在故言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猗與漆

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鱣鱣鯉鯉之言也鱣大鯉也鮪鮪也鮪云鮪與數美

○倚於宜反與音余漆音七沮七余反鱣張連反鱣音條鮪音常鯉音

里慘素感反舊詩傳及爾雅本並作半傍參小爾雅云魚之所息謂之潛潛音

也謂積柴水中令魚依之止息因而取之也郭景純因改爾雅從小爾雅作木

傍參音霜甚反又疏陸反又心虞反字林作探音山沁反義同絡音洛爾雅云

鮪叔鮪鮪乃謙疏有養魚之潛此潛之內乃有多衆之魚有鮪有鮪之二水其中

鮪鮪是其多也我太平王者以獻之先祖以之祀宗廟神明饗之以此得大

毛詩注疏

十九之三

周頌

五

中華書局聚

至豐鎬以其壽獻所取不宜遠於京邑故不言顯言岐周皆鎬京去岐不遠故
祭而謂之其實此為潛之處當近京邑釋器云慘謂之慘非也曰今以木投水
中養魚曰浮孫炎曰積柴置魚曰慘郭璞曰今之作慘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
得寒入其裏蔽隱因以簿圍捕取之慘字諸家本作米邊爾雅作木邊續榮之
義也然則慘用木不用米當從木為正也慘潛古今字○箋釋大至輿地曰正
義曰鱧鮪已釋於衛風言白鱧鮪鮪以時驗而言之也釋魚有鱧鮪曰鱧鮪
額白也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景箋云介助

潛一章六句

雖禘太祖也○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禘太祖謂文王**疏**曰雖者禘太祖之

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禘祭太祖之廟詩人以今之太平由此大祖故

因其祭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言祭祀太祖之廟詩人以今之太平由此大祖故

多福皆是禘文王之事也毛於禘給其言不謂侯來助神明安豐孝子愛予之

秋禘則不嘗然則天子亦育禘給其言皆殷祭蓋亦如禘三年一禘五年一

大禘也武王以周十二月崩其明年周公攝政補元年十二月小祥二年十二月

皆元年前事此不應獨在五年禘時也鄭復五年則成王二月崩成王三年二月

禘周公避流言而出明年春禘於時周公未反時非太平必不得為此頌也又
明年周公反而居攝是為元年至三年而禘五年禘常禘當以夏此即攝政五
年之夏禘也然則此禘毛以春鄭以夏又不同○箋釋大至輿地曰正
大祭釋天文婦祭之最故又執之云大於四時而小於禘謂祭感生之帝於南
郊也然則圓丘與郊亦為禘祭知釋天所云非祭天者以爾雅之文即云禘又
祭繹是宗廟之祭故知禘亦宗廟之禘也但宗廟尚為大祭則郊丘大祭可知

之令之有智所以然者由以文德武功維為之君故也由皇考能備使民智故

孝子得安皇考之德又能安及皇天使無三辰之災而有徵祥之瑞以此為天

所祐故能昌大其後之子孫令長有天下以今禘祭則皇考又安祐我之孝子

得年有秀眉之考亦見公謂諸侯又介為助為異餘同○傳相助廣○正義

助於光明之考亦見公謂諸侯又介為助為異餘同○傳相助廣○正義

也○鄭唯時為卿士公謂諸侯又介為助為異餘同○傳相助廣○正義

曰釋詩云相助勳也俱訓為勳是相得為助廣是寬博亦大之義傳於烈之時

公皆斥諸侯無卿士之義則此時亦非卿士當謂國君諸公也故王肅云來助

祭者維國君諸公天子穆穆然以美德為之王○箋雖雖至歡心○正義曰雖

離和肅肅敬樂記文也和在色敬在心敬賢者之善因未至異文而分之耳

其賓常饗也○序言禘故云助王禘祭孝子當慈而越言穆穆者以孝子於

祖父則為子孫之容若非對神前則可為穆穆也言於薦大牲之牲舉其祭時

所用楚茨所謂潔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烹之類是助王陳祭祀之饌言其

得天下之勸心此言肆祀箋以為陳祭祀之饌牧誓云商王受昏棄厥肆祀注

云肆祀祭名者以祭必肆之故言肆祀尚書指言紂之所棄假哉皇考綏子孝

故知祭名此言所助是其為肆故不以為祭名理亦相通也假哉皇考綏子孝

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假嘉也箋云宣偏也嘉哉皇考又偏使天下之人有才

知以文德武功為之君故○假音暇徐古雅疏傳假加○正義曰釋詩文○箋

反哲音哲本亦作哲同偏音遍下同知音智疏傳假加○正義曰釋詩文○箋

言文釋詩云皇君也此大祖宜為一代始王故知嘉哉君考斥文王也閔子小

子皇考與皇祖相對故知皇考為武王此則下有烈考為武王故知皇考為文

也並舉文武皆以教化武以除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安

助之云繁多也文王之德安及皇天謂降瑞應無變異也又能昌大其子孫安

諱事神不應狎諱當音疏箋繁多至福祿○正義曰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惡直

處亮反應對之應疏箋繁多至福祿○正義曰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惡直

作爲徵祥今言皇考之德能安及皇天故知謂降瑞應也以此福慶流及後昆

壽考予之以福祿上言綏子孝子是皇考綏之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也烈考武王

今言綏我眉壽亦是皇考綏之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也烈考武王

考與文德之烈也子孫所以得考壽與多福者乃以見右助於光明之疏傳烈

大妣○正義曰以大祖爲文王皇考當之矣而別言烈考故知爲武王即洛誥

所云烈考武王宏朕恭一也彼注以烈爲威此箋以烈爲光者義得兩通故也

文母繼文言之雖大妣自有文德亦因文王而稱之也此非頌所主而言之者明時得祐之多故歸美焉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見賈逵載見十四句○正義曰載見詩者諸

攝七年而歸政成王成王即政諸侯來朝於是率之以祭武王之樂歌也謂周公居

以總之案經載見辟王謂見成王也又言率見昭考乃是見於武王之廟今序

廟故序特言之但諸侯之來必先朝而後助祭故經始見君王與率見昭考爲

毛詩

注

疏

十九之三

周頌

臣工之什

七

中華書局聚

經助祭於此乃言始見於武王廟者以成王初即位萬事改新成見也於此

時親為祭主言諸侯於成王之世始見武王非謂立廟以來諸侯始見也

成王即政諸侯受諸侯祭箋以為朝享之祭則周之正月朔日也於時告嗣位

不得祭前已受諸侯祭箋以為朝享之祭則周之正月朔日也於時告嗣位

始見君王不宜過後淹久蓋以夏之正月來朝即助春祀之祭也四時

之祭徧祭羣廟獨言見武王者作者特言昭考其意主於武王故也

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儵革有鷩休有烈光

旂上儵革有鷩言有法度也箋云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龍旂前鈴在

車服禮儀之文章制度也交龍為旂儵革鷩首也鷩金飾王休者休然也

時音璧下同鈴音零左傳云錫鑿和鈴昭其聲也央於反徐音式

儵音條鷩七羊反本亦作鎗同休許蚪反又許求反注同軾音式

諸己自求車服禮儀文章使不失法度以此之故其所能自求其章謂能內修

末以金為飾有鎗然而美此旂之鈴央央然而有音聲壯而有光於明德考謂令

章故無所不美也既祭朝見以禮至於獻祭之禮以光於我王使秀謂令

入武王之廟使之助祭朝見以禮至於獻祭之禮以光於我王使秀謂令

其意亦兼言旂鈴皆首法也○箋諸侯至威壯○正義曰以辟公文見於

先言諸侯此詩成王時事故知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曰求其章者將自說其

章旂鈴是在車之物故知車服禮儀文章制度也交龍為旂春官司常文釋器

云轡首謂之革故知偉革轡首也轡用皮革而文有鎗故知鎗為率見昭考以

金飾貌即韓奕所云偉革金厄是也休與烈光連文故為威壯

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昭考武王也享獻也箋云言我皇君也

率之見於武王廟使助祭也以孝子之事以獻祭之禮以下篇並同疏傳

福長我安行此道思成王之多福○音戶福也朝直遠反下篇並同疏傳

考武王享獻○正義曰言我皇君皆釋詁文又上謂諸侯見成王即云率見昭考我

至多福○正義曰言我皇君皆釋詁文又上謂諸侯見成王即云率見昭考我

是率此諸侯以顧命畢公召公為二伯率諸侯故知於祭時伯又率之見於武王廟使

助祭也此諸侯以顧命畢公召公為二伯率諸侯故知於祭時伯又率之見於武王廟使

諸侯為此也以致孝子之事即成王也一事謂祭事諸侯致之謂助行之

也侯為此也以致孝子之事即成王也一事謂祭事諸侯致之謂助行之

行其禮使孝子得壽考之福三者相通為一事也長我安行此道敘諸侯之意

此道即侯以孝以享以介眉壽之道也長安行之庶當神明之意使成王乃光有

福言諸侯之愛成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箋云俾使純大也祭有

百辟與諸侯安之以多福俾光明於大嘏之意天子受福曰大嘏辭疏箋俾使

育福祚之言○卑必爾反本又作俾緝熙于純嘏反祚才故反疏箋俾使

○正義曰俾使純大釋詁文十倫之義者祭統文也彼云夫祭有十倫焉見事

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

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見

之謂十倫引之者解其言俾意以祭祀大而難明有十種倫理之義是為難曉

毛詩注疏 十九之三 周頌 臣正之作 八 中華書局影印

故言使光明之也此光文百時與諸侯助祭得禮當於神明昭考之神乃安之
以多福又使之日大明於大嘏之意謂神使之光明之意思使成王得多福令嘏辭
天子受福故曰大嘏諸侯之意則諸侯安時公以多福非謂安孝子也知天子
以福子成王是稱滿諸侯之意則諸侯安時公以多福非謂安孝子也知天子
受神使辟公光明之則綏天子祭天地諸侯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是謂大嘏
是神使辟公光明之則綏天子祭天地諸侯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是謂大嘏
受福曰大嘏者禮運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是謂大嘏
案特牲少牢皆祔以禮慶之言告主人謂之嘏也此禮運大嘏是天子受福之
事也彼天子與諸侯連文獨言天子者以此天子之事故言天子耳不可謂諸
侯不然魯頌曰天錫公純嘏是諸侯亦為大嘏也此經雖無毛傳但毛於時
公皆不言百辟嘏皆為大嘏不為嘏辭則此辟公指謂諸侯純嘏謂大大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見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

律反又疏有客十二句○正義曰有客詩者微子來見於祖廟之樂歌也謂周

人因其來見述其美德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說微子之美雖因見廟而歌

其意不美在廟故經無廟事為周太平之歌而述微子之美者言王者所封得

人即為王者之美故歌之也○箋成王至於祖廟必是助祭序不言所祭之名不指所

在之廟無得而知之也○箋成王至於祖廟必是助祭序不言所祭之名不指所

彼注云黜殷命謂殺武庚也微采地名微子啓紂同母庶兄也武王投之於宋
因命之封為宋公代殷後承湯祀是也彼言作微子之命所由微子先封於宋
但未得為殷後耳於此時命為宋公故作此命辭或召來命之或遣使就命史
傳無文未可知也要是既受命乃來朝而見也非此時召來受命見祖廟者
以經言亦白其馬數琢其旅是自國而來之辭若未受命不得有客有客亦白
已乘白馬明是受命而後乃來與上有警振驚或亦一時事也

其馬有妻有且敦琢其旅殷尚白也亦亦周也妻且敬慎猶箋云有客有客重

馬乃叛而誅不肖之甚也今微子代之亦乘殷之馬獨賢而見尊異故言亦駭

而美之其來威儀妻且且盡心力於其事又選擇衆臣卿大夫之賢者與之

朝王言敦琢者以賢美之故王言之○妻七西反且七序反敦都回疏有客有

反徐又音彫琢涉角反重直用反肖音笑駭鄭邦角反又音角雜也疏有客有

以為微子來至京師為周人所愛故述三歌之言我周家今有承先代之客此

客亦如我周自乘所尚而白其馬其來則有妻然有且且然言能敬慎威儀

是盡心力於其事也身既如此又敦琢其從行之併旅言選擇從者如敦琢王然

日可以去矣我周人授之繫紼以紼其馬愛而留之無已又數美微子得

始言錢送之左右之臣又從而安樂之謂與之饑燕厚之無已又數美微子得

為王者之後用其正朔行其禮樂既有大法則矣神明遠與之福則又甚易言

有德故易福○鄭唯亦白其馬亦武庚為異餘同○傳殷尚至慎德○正義曰

解言亦白其馬意以殷尚白故也檀弓曰殷人戎事乘輪翰白色馬○正義曰

之亦以所尚故白言亦白其馬則是一代所尚宜以代相亦故云亦周也○正義曰

董且一人而重言有客有客是丁寧殊異以尊大之以亦為亦武庚者此自周

客止一人而重言有客有客是丁寧殊異以尊大之以亦為亦武庚者此自周

人而言有客為彼此之勢則是據周為辯不宜反以白馬不應乘而得乘之

武庚所當乘乃叛而誅之不肖之甚今微子亦乘殷之白馬不應乘而得乘之

獨賢而見尊異故丁寧美大之言亦者駭武庚之惡而反以美之此箋中明且

傳之意也既言有客見其乘馬則妻且為來至之貌故云其來也○箋中明且

且威儀多之狀故復言之威儀出於心而以力行之故言盡心力於其事也旅

是從者之衆敦琢治玉之名人而言敦琢故為選擇明尊其所往故擇卿大夫

之賢者與之朝王從亦有士舉卿大夫而士同可知又解人而言敦琢之意以

其此人賢故以玉言之謂以治玉之事言擇人也釋器云玉謂之雅又云玉謂

手詩疏十九之三周頌 甲子之什 九 中華書局聚

之琢是雅琢皆治玉
之名致雅古今字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
一宿曰宿再宿曰宿欲繫其馬

以去矣而信其馬意各殷勤○繫陟立反
音半薄言追之左右綏之
云

欲從也於微子去王始言錢送之左右
又疏傳一宿至曰信○正義曰釋

信四宿也彼因文重而倍之此傳分而各言之其意同也○箋周之日數勤

○正義曰言其所宿宿可以去矣是宿宿信信之後也古之朝聘留停之日數勤

可得而詳易豐卦初九遇其配主雖旬無咎注云初修禮上朝四以匹敵恩

厚待之雖留十日不為咎正以十日者朝聘之禮止於主國以為限聘禮畢歸

大禮曰旬而旬之外為稍夕留非常如鄭此言似諸侯之朝鄰國且留致

日為限案春秋相朝動經時月雖復亂世之法正禮亦應當然又聘禮記曰致

非一旬即歸夫人歸禮既致妻則旬而稍於大禮之後每旬而稍一旬而反但鄭亦

雖旬之言故云十日乃為限不必從來至去唯十日也故此唯言可以發上道逐不

知於信信之後幾日乃為限不必從來至去唯十日也故此唯言可以發上道逐不

而送之故以追為送客以王為主故知於微子去王始言錢送亦以王意又從

其去故留之以久於是始言錢送之明先不言送故稱始也左右之諸臣又從

而安樂之亦備其父錢之與之既有淫成降福孔夷有大則謂用殷正朔行其
歡燕以安樂其心是厚之無已
禮樂如天子也○神與之福又甚易也
言動作而有度○易以政反下同
疏傳淫大威則夷大則謂用殷正朔行其
大夷易釋詁文威則謂言文淫

有客一章十二句

武奏大武也○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
疏武七句○正義曰武詩者秦大武之
樂歌也謂周公攝政六年之時魯武

王伐紂之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於廟奏之詩人觀其奏而思武功故述其事

而作此歌焉感之所陳皆武王生時之功也直言其奏不言其所奏之廟作者

雖因奏作歌其意不在於廟故不言廟此與有誓及酌或是一時之事但作者

之意各有主耳○箋大武至為舞○正義曰以王者功成作樂必待太平明堂

位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故知大武是周公作樂所為舞也謂之武者禮

器云樂也者樂其所自或注云非樂者蘇氏所樂於己之功然則以武王用武

除暴為一天下所樂故謂其樂為武樂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

武樂為一代大事故歷代皆稱大也於皇武王無疆乎其克商之功業言

烈業也箋云皇君也於乎君哉武王也無疆乎其克商之功業言於皇武王

其疆也信有文德哉武王也此能開其子孫之基緒○於音為注同疏○於皇武王

於乎可美而君哉者武王也此能開其子孫之基緒而得為強者由於信有文德者之文王以聖

功業實最為強也所以能致此業而得為強者由於信有文德者之文王以聖

德受命能開其後世子孫之基緒而得為強者由於信有文德者之文王以聖

紂勝此殷家止於殺人之害以致安定武王繼嗣其迹而受之謂復受天命以制

樂是以美而歌之○鄭下三句為異言嗣子武王受其業而行之舉兵伐紂樂

殷而止其殺人至年老乃定汝之大功言不汲汲誅紂是其功業之盛故作樂

象之○傳烈業○正義曰釋詁文○箋皇君至基緒○正義曰皇君釋詁文臣

工於皇箋以為美此為君者以其迷伐紂之事是為君之道故也文王能開子

孫之基緒謂受命作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武迹劉耆致也箋云遏

周七年伐皆是也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武迹劉耆致也箋云遏

王之業舉兵伐殷而勝之以止天下之暴虐而殺人者年老乃定女之此功言

不汲汲於誅紂須暇五年○過於葛反音毛音指致也鄭巨移反韓詩音同鄭

云惡也疏引傳武迹至耆致○正義曰武迹釋詁文劉殺釋詁文宣十二年左傳

汲音急也疏引傳武迹至耆致○正義曰武迹釋詁文劉殺釋詁文宣十二年左傳

定其大功謂誅紂定天下○箋遏止至五年○正義曰退止釋詁文曲禮六十

曰耆耆為老也既言之王開後即云嗣武受之其文相承故以為嗣子武王受

毛詩注疏十九之三 周頌 臣工之什 十 中華書局聚

文王之業也其勝殷已為衆多之辭謂紂時諸官亦化紂暴虐而殺善人紂下
身既已誅此等武王皆黜故得止殺論語云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謂
積世始去殺此武王纘始伐紂即得止殺論語云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謂
復刑殺之意不汲汲於早誅紂也紂惡久矣武王即位即應誅之猶冀紂變
言武王之意不汲汲於早誅紂也紂惡久矣武王即位即應誅之猶冀紂變
改須待寬暇積年始誅之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即位即應誅之猶冀紂變
惟任克念作聖天命惟五年須暇商之子孫注云天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傳子
孫五年者文王受命八年至十三年是須暇五年之事也如尚書之言是天須
暇紂此箋意以為武王須暇紂者武王知天未喪故亦順天不伐據人言
亦是武王須暇紂之也天生此紂故以滅殷下愚不移非可待變而云克念作聖
功不汲汲於誅紂以為不得已而取天下是其美之深故易之

武一章七句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閔予小子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八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
疏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
一 句 〇 正 義

曰閔予小子詩者嗣王朝於廟之樂歌也謂成王嗣父為王朝於宗廟自當
嗣之意詩人述其事而作此詩歌焉此朝廟早晚無其說毛無避言之事此
朝廟事武王崩之明年周公即攝政成王未得朝廟且又無政可謀此欲風
夜敬慎繼續先緒必非居攝之年也王肅以此篇為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始制

之道而行止子父業是能孝也皇考以念皇祖而能同其德行維我之小子
 當早起夜臥敬慎而行此祖考之道止言將不敢懈也於乎可歎美者我文
 武之君以道有德故我當繼之前成王因廟而感傷言曰可悼傷乎我小子
 夜行之○鄭以為周公未攝之異餘同○傳閔病至疾崩已多載今言小子在
 耳今遭此家道之不成唯此為異歸政之後則謂家事無人為之賴周公為
 皆釋詁文造為釋言文毛意若在歸政之後則謂家事無人為之賴周公為
 疾已得太平將欲躬行故上念父祖追述此事為發端故王肅云病乎我
 小子乃遭家之不為言先王崩則家事莫為徒嬖嬖在憂而病故周公代為家
 事以致太平傳意或然○箋閔悼至之中○正義曰嬖嬖後主當更造立故
 之言有所造為終必成就故恃無成也人之所行死則事廢後主當更造立故
 云家道未成父在則有所依恃無成也人之所行死則事廢後主當更造立故
 易傳者以造訓為雖義不異於太孫毓云傳長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
 祖陟降庭止能庭直也箋云茲此也陟降上下也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
 天時以直道治民信無私枉○疏○傳庭直見於此君考文武王長世能孝謂
 上時掌反又治字孝行下孟○疏○傳庭直見於此君考文武王長世能孝謂
 降下也故以陟降為上下也武王身為孝子耳而云王身為王矣無人在其
 長行故知謂以孝行為子孫法度使長見之也文王身為王矣無人在其
 上故為上一以直道事天為君所以牧民故為下直道治民即與文王所云文
 王陟降一也以庭止與陟降共文則二者皆用直道故分而屬之直者即不私
 枉之謂故云禮記曰奉三無私是直措諸枉是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
 枉者不直也禮記曰奉三無私是直措諸枉是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
 繼序思不忘也序緒也箋云夙早敬慎也我小子早夜慎行祖考之道言不敢懈
 倦也於乎君王數文王武王也我繼其緒思其所行不忘也○解

解音
至傳序緒
○正義曰釋說文以王世相繼如絲之端緒故轉絲為緒
考之道上文之意言皇考自念皇祖非成王念之此言繼緒思不忘宜為繼王
王之緒思不忘武王耳而以爲兼念文王者以成王美武王能念文王明成王
亦當念之此文處末可以總
前祖考故知兼念文王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謀者詳疏訪落十二句○正義曰訪落詩者嗣王謀於廟

述之而爲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
此歌焉

時是率循悠遠猶道判分海散也箋云昭明艾數猶圖也成王始即政自以承
聖父之業懼不能遵其道德故於廟中與羣臣謀我始即政之事羣臣曰當

是明德之考所施行故答之以謙曰於乎遠哉我於是未有數言遠不可及也
艾扶將我就其典法而行之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收斂之○艾五蓋反也

徐音刈判普疏訪予落止○毛以爲成王始即政恐不能繼聖父之業故於
半反渙音奐疏廟中與羣臣謀事汝等當謀我始即政之事止羣臣對王曰當

何是明德之考令效武王所施而爲之王又謙而答之曰於乎可嗟嘆也此昭
考之道悠然而遠哉我王之懸絕未有等數言其遠不可及乎不能循之汝若將

我就之使我繼此先人之業則先人之道乃分散而去矣言己之不足昭考也
之也維我小子才智淺短未任統理國家衆難成之事所以不能循是昭考也

又述昭考之德言武王能繼其父文王以直道施於上下又能上下其家之
事謂治理羣臣使有次序也美矣我之君考武王能於此文王之道自安尊其

身是昭考德同文王己不能及欲令羣臣助謀之也○鄭唯繼猶判渙謂繼
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而收斂之未堪家多難謂年幼未堪以此爲異餘同○

毛詩注疏 十九之三 周頌 閔予小子之什 十二 中華書局聚

傳訪謀至途散○正義曰訪謀始率循時是愈遠猶道皆讒詰文春秋莊三

年紀季以擲入于齊左傳曰紀於是乎始判是判為分之義也渙然是散之意

故為散也王肅云將予就繼先人之遺業乃分散而去言己才不能繼傳意或

然○箋昭明至收斂之○正義曰釋詁云昭光也光即明義故為明也釋詁云

艾歷也歷數也轉臣以相訓故艾為數猶圖釋言文此篇所述皆是王言獨知率

艾是報一旬為羣臣言者以王方謀於廟明此句是臣為君謀也率時昭考猶曰

儀刑文王欲令法效之也就其典法而行之謂就昭考之法也圖我所失分散

者謂己不能行分張散失者欲令羣臣圖謀而收斂之助己也易傳維予

小以謀於羣臣當是求臣之助不宜過自謙退言己不堪繼續故易之

協韻乃且反任音壬下疏箋多衆至未平者○正義曰此篇在居攝之前小

二篇注皆同長張大反疏箋多衆至未平者○正義曰此篇在居攝之前小

在致政之後下箋云謂使周公居攝時與此異者各準時事而為說故不同也

又重解難成之事謂諸政教已育基業未得平亦成也謂若制禮作樂營洛

也等於時未成也此經雖無傳但毛以此篇為致政之助則堪之故以無助為未

也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箋云紹繼也厥家謂羣臣也

之職以次序者美矣我君考武王能以道等疏箋紹繼至之位○正義曰羣臣

安其身謂定天下居天子之位○休許糾反疏箋紹繼至之位○正義曰羣臣

謂其羣臣之家故知謂羣臣也上言昭考此言皇考皆斥武王也夫王所繼者

文王耳故知繼文王陟降庭止之道上篇涉降庭止與此相協故全引而說

之上云念茲皇祖此言紹庭上下文義正同彌似一人之作上下羣臣之職以

次序者謂以德詔爵以功詔爵隨才任之不失次序也言尊安其身則以保為

一七八八

安明為尊禮運云君者所明注云明猶尊也以此道尊安其身謂用此文王之
道以定天下居天子之位是安而且尊也言此者以武王美道如是已欲謀而
行之故以此事告羣
臣令為己謀之也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敬之一
疏敬之十二句○正義曰敬之詩者羣臣進

事羣臣因在廟而進戒嗣王
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

降厥士日監在茲○見士事也箋云顯光監視也羣臣見王謀即政之事故因

變易也無謂天亦高在上遠人而不畏也天上下其事轉運日月時掌其
行日月轉視近在此也○易鄭音亦王以技反見賢遍反遠于萬反上月掌其

疏敬之敬之毛以為成王既謀於廟羣臣進而戒之曰王當敬其事而行之
高稱曰此天乃高而又高在上以為不顯見去惡與善其命吉凶不變易哉王無

事謂轉運日月照臨四方日視人其神近在於此不為遠也王既承其戒答
之以謙曰維我小子不聰達於此敬之意言己心不能遠將欲以漸學之令

日有所成就月育所可行且欲學作有光明之事於彼光明之人謂賢中之賢
乃從之學又大是相克勝之道汝等羣臣當示導我以顯明之德行是王求戒

之言也○鄭注無時仔肩一句別後其在密
○傳顯見士事○正義曰顯見

在此○正義曰顯光監視釋詁文以此承上篇事相首尾故言羣臣見王謀即

政之事故因時戒之天乃光明去惡與善謂天道去惡人與善人其事光明才
暗昧也其吉凶不可變易謂善則予之吉惡則加之凶此事一定終不變易言

而天之可畏也天高又高在上言遠人之意勿以天為極高謂其不見人之善惡
 日月施其所行日瞻視其神近在於此故須敬也天神察物不必以維予小
 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將行也光廣
 也佛大也仔肩克也箋云緝熙光明也佛輔也時是也仔肩任也羣臣戒成王
 以敬之敬之故承之以謙云我小子耳不聰達於敬之意日就月行言當習
 之以積漸也且欲學於有光明之光明者謂賢中之賢也輔佛是任示道我以
 顯明之德行是時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始有居攝之志佛是任示道我以
 鄭音弼仔音茲毛云仔肩克也此二字共訓鄭亦同訓此二字
 云仔肩任也肩古賢反德行下孟注同浸子鳩反道音導
 是上二篇亦有義故為始解者舉下以釋言云將送也孫炎曰將行之送
 未聞釋詁云肩克也直以肩為克耳傳言仔肩克也則二字共訓為克猶權輿
 之為始箋亦云肩克也直以肩為克耳傳言仔肩克也則二字共訓為克猶權輿
 曰釋詁云緝熙光也故為光明者止謂恭敬其事而已言不聰達者釋詁云肩勝
 也即堪任之義故為任也敬之者止謂恭敬其事而已言不聰達者釋詁云肩勝
 隨事而生事有不知無所施敬言不聰達其意也日就謂學之使每日有成就
 月將謂至於一月則有可行言當習之以積漸也定本集注漸作浸王身當理
 於彼而明之學有光明是王意以己不達於政未定本集注漸作浸王身當理
 表賢也身方學之未堪為政故輔弼是任其事且欲學故使輔弼之
 人示語己也王既謙虛如是自輔弼未能成文武之功於此未攝政也周公
 攝志必當有因王自不知不堪思任輔弼周公之志宜因此與故於是乃有攝意

也若然成王本欲任賢周公因之以攝所以管蔡流言復為疑惑者成王本欲
身自為主委任賢臣及周公攝乃代之為主人臣而代天子贖世之所罕聞
成王既幼復為管蔡所惑故致疑也周公不為臣輔之必攝其政者若使為臣
奉主每事稟承雖可以盡心而不得行意欲制禮作樂非攝不可故不得已而
居之也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又曰雖有其
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周公之攝王政其意在於此也

敬之一章十二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九 (十九之三)

毛詩注疏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振鷺

宋為殷後也原本明監本毛本同空浦鐘云宋當未字誤是也

十輿禮原本明監本毛本同空浦鐘云概誤禮下同是也

無厭依之者原本明監本依作射毛本初刻同矯改作儼案所改是也

前云絜白之德原本明監本同毛本前作所案所改是也

○豐年

數億至億曰秭小字本相臺本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數億至億曰秭於今數為然定本集注皆云數億至億曰秭澤文云數億至萬曰

秭一本作數億至億曰秭考代增赫茨傳億字毛用今數則此傳自亦是今數當以正義本為長

以洽百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罕釋文云裕本或作洽案載莊注云實之初經與豐年皆有以洽百禮之文是正義本此作洽與彼二經同

也彼二經箋皆云洽合也此無箋者從可知而省裕雖有合義而其字非此之用當以正義本為長

○有瞽

而合乎祖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而合乎祖也本或作合乎太祖謂文王也考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卷之二十三 校勘記 十五 中華書局影印

序云禘太祖也鄭云太祖謂文王若此序先云太祖不容鄭不解之正義以彼注云謂文王者傳合於此非也當以釋文定本集注為長

告神以知善否闕本明監本同毛本善作和案所改是也譜正義云以觀其和否是其證

或曰畫之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或曰畫之謂既刻又畫之以無明文故為兩解段玉裁云或曰當作以白畫之象其鉏鋸相承也正用此傳

也所以飾懸鐘鼓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象其鉏鋸相承也正用此傳

鞀鞀鼓也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下鞀字誤小案正義云鞀者春官小師注云鞀如鼓而小言如鼓而小即不得云

小鼓矣釋文鞀下云鞀鞀鼓也通志堂本亦誤改作小

職播鼗祝圉闕本明監本同毛本職下鄉添掌字案所補是也

業仰匄上之祝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板誤祝是也

加於大板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於當作施形近之誤

以掛懸絃闕本明監本毛本絃作統案皆誤也當作絃

言掛懸絃者謂懸之繩也闕本明監本毛本絃誤統案下統字亦絃之誤山井鼎云案禮記注自統為是也

飾鞀多是也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禮注鞀作鞀是也

夏后氏之足鼓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鼓是誤倒非也足鼓在商頌傳不盡依明堂位耳亦說廣雅

珍微宋版印

中有推闕本同明監本毛本推作椎案所改是也下同

所以止鼓之謂止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所以鼓之以止樂之誤是也爾雅疏即取此正作所以鼓之以止樂可證

背上有二十七鉏敵刻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鉏誤敵考爾雅疏浦按是也

蓋依漢之大予樂而知之闕本明監本毛本大予誤天子案下正義引小師注云今大予樂官育之不誤東都賦曰正予

樂李善注引東觀漢記大予樂是也山井鼎據誤本後漢書欲改爲大子非又見爾雅疏

如今賣錫者所吹也小字本同毛本同相臺本錫作錫闕本明監本同案錫字是也見六經正誤正義中釋文亦誤

管如邃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邃字又作笛正義引小師注云管如笛形小當是其本作笛字故引後注之邃爲笛也

張皇反通志堂本同盧本反作也云舊譌作反今從宋本案正義引方言云錫謂之張皇是張皇即爲錫之別名也字是也小字本所附亦作

反非

鍾之類也闕本明監本毛本鍾作鐘案所改是也

長多其成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考文古本上有承長也御案五字考釋文永觀下云注同當是其本育觀多之訓考文古文采而爲之耳

○潛

謂周公成王太平時闕本明監本同毛本平下剗入之字案所補是也

乃命魚師始漁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鐸云漁誤魚是也此與下矢魚互易之誤耳

公矢漁於棠

闕本明監本毛本漁作魚案所改是也此誤與上互易

潛糝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案本糝作樹案釋文云糝也素感反舊詩傳及爾雅本作米當參小爾雅云郭景純因改爾雅從小爾

雅作木旁參音霽甚反又疏廢反正義云糝字諸家本作米邊爾雅作木邊積柴之義也然則糝用木不用米當從木為正也考正義所謂諸家本者即

釋文所謂舊詩傳也爾雅釋文亦云爾雅舊文并詩傳並不旁作是糝字特郭注所改不可轉依以改詩傳正義所說非也當以釋文本為長

楸糝也

爾雅注記通志堂本同腐本糝作糝云糝字舊謄從米旁今改正案所改是也

傳漆洎至潛糝

闕本明監本毛本糝誤糝案此不知正義本作糝而以糝字改之也

○雖

神明安慶孝子愛予之多福皆是禘文王之事也

闕本明監本慶作愛毛本初刻同後刻去予上

愛字第十行本孝至也

禮添音二字是慶愛二字皆當衍神明安孝子五字為一句

蓋此明也

闕本同明監本毛本明作時案所改是也

反採得之後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反作及案所改是也

和敬賢者之嘗

闕本同明監本毛本嘗作常案所改是也

嘉哉皇考斥文王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臬作君案君字是也正義云可嘉美哉君考文王又云故知嘉哉君考

斥文王也是其證予小子及訪落皆經言皇考箋言君考也

下音似謂道志常本音似作同似釋文按勘記云書本同似作音似云舊本所附亦是音似○按舊校非也下同似宋本謂十行本所附也小字本相論及漢碑可證此當是鄭箋作大似故陸云下同似宋本所附乃妄改也大明思齊作大似則不為音

○載見

儻草有鷓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云鷓七羊反本亦作鎗同正義本是鎗字

曰求其章也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也作者考文古本同案者字是也

如是休然感壯而有以光閩本明監本毛本以作顯案所改是也

以助考壽之福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考壽作壽考案正義云以助壽考之福書考是也雅箋考壽字兩見依彼正義亦壽考之誤

思成王之多福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思下有使字考文古本同案有者是也

祝嘏莫敢易其常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常下浦鐘云脫古字是也

○有客

駁而美之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駁作駁案駁字乃是倨牙食虎豹之獸本當作駁取馬色不純之意也後人輒用駁字

既致饗則旬而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旬誤旬是也

箋云既有大則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山井鼎云古本大下補法字不知據何本也今考此采正義云既有大法則矣而為之耳非有本也

○武

注云非樂者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非作作案所改是也

須暇湯之子孫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湯衍字是也臯矣正義引作須夏之子孫注云夏之言暇此直作暇者以破引之

○閔予小子

計歲首命諸羣廟皆朝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命疑合字譌是也

閔悼傷之言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閔予小子下云鄭云閔傷悼之言正義云可悼傷乎又云故為悼傷之言標起止云箋閔悼二

本不同也

以道有此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道字當在此字下錯誤耳

信無私枉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故云言無私枉是信字當言字之誤也考文古本作言吳正義

言不敢懈倦也

相臺本同。廣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據自解案。解字是也。

○訪落

嗣王謀於廟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朝後改。當宜初刻誤也。

艾扶將我

小字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艾作女。案女字是也。正視云汝若將我就之。可證考之。古本作汝。采正。

必有任賢待年長大之志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必作心。案心字是也。山井鼎云古本後人旁記云必異。本作心。

○敬之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一本無之字。正義云敬之十二句是其本有。

無謂天高又高在上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注云無謂天高又高在上。如其所言非為異本。當有誤也。意必求之或定本。

仍作高高無又字故正義用注以目之

日月瞻視近在此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義云日月視人其神近在於此。又云日月瞻視其神近在於此。是

月字乃涉上而誤耳。今闕本以下并正義中盡改為日月誤之。甚矣考文古本作日。采正義。

定本注云天謂天高又高在上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大字當作元形。近之譌。十行本每書無作元。當時以為別

體字也

言當善之以積漸也小學本相臺本同案正笈云定本集注漸作浸澤也子鳩反考文古本作澁山井鼎云浸恐浸誤采

文正義也

宋版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九(十九之四)

(六六)

毛詩周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小毖嗣王求助也毖慎也天下之事當慎其小時而不慎後為禍大故成王

之難疏成王初始嗣位因祭在廟而求羣臣助己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

皆同疏艾往過戒慎將來是求助之事也毛以上三篇亦為歸政後事於訪落言

謀於廟則進戒求助亦在廟中與上一時之事鄭以上三篇居攝之前此在歸

政之後然而頌之大列皆由神明而與此蓋亦因祭在廟而求助也○箋毖慎

至患難○正義曰毖慎釋詁文箋以經文無小字而名曰小毖故解其意此意

出於充彼桃蟲翻飛維鳥而來也言早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苜蜂自求辛螫

疑慎也苜蜂厚也箋云懲艾也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成王信之而

成王受之而求賢臣以自輔助也曰我其創艾於往時矣畏慎後復有禍羣

臣小人無敢我率也謂為誦詐欺不可信也女如是徒自求辛苦毒螫之害

耳謂終有刑誅○箋直升反韓詩云害也苜尺制反爾雅作專音同苜本又作

字或作忝下同創初亮反復疏之子其懲而○毛以為或王即政求誤於羣臣告
艾故慎彼在後恐更有患難汝等羣臣莫復於我擊良牽我以入惡道若其如
是我必刑誅於汝是汝自求辛苦毒螫之害耳以管蔡誤己尋被誅戮故自
說懲創戒勿然既言將欲慎患又說當慎其小惡之初始信如彼桃蟲耳為
惡不已於後更大似挑蟲翻然而飛維為大鳥矣其意言管蔡始則說毀周公

之明年即攝政為元年時即管蔡流言成王信之周公箋言王意以管蔡流言為小
 悟既誅之後得風雷之變啓金滕之書始得周公箋言王意以管蔡流言為小
 罪恨不登時誅之毛慎其小是謂將來患難非悔不誅管蔡也○箋肇始至
 耳故王肅云言患難宜慎其小是謂將來患難非悔不誅管蔡也○箋肇始至
 得誅之○正義曰肇始允信釋詰此謂啓金滕後既信周公之心已知管蔡之妄
 宜即執而戮之乃迎周公當時所為鳥題肩或曰鴉皆惡聲之鳥定本集注皆大
 禍故所以為創也箋又言公當時以管蔡罪小不即誅殺至使叛而作亂為此
 云或曰鴉皆惡鳥也案月令季冬云征鳥厲注云征鳥題肩齊人謂之擊征或
 曰鴛然則題肩是鴛之別名與鴉不類鴉自惡聲之鳥非惡聲不得云皆惡
 聲謂之鳥也說文云鴛鴦之別名與鴉不類鴉自惡聲之鳥非惡聲不得云皆惡
 東謂之桑飛或謂之工雀或謂之過羸或謂之巧婦也方言說巧婦之名自關而
 之戰雀郭璞注云即鴛鴦是也諸儒皆以鴛鴦為巧婦與題肩又不知類也今箋以
 鷓與題肩及鴛三者為一其義未詳且言鴛鴦為巧婦與題肩又不知類也今箋以
 後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未堪任子我國家又集于蓼成之事謂使周公居攝時
 賢我及淮夷之難也○蓼音了疏傳堪任至辛苦○正義曰釋詁云堪勝亦任之
 也我及淮夷之難也○蓼音了疏傳堪任至辛苦○正義曰釋詁云堪勝亦任之
 及淮夷之難也○蓼音了疏傳堪任至辛苦○正義曰釋詁云堪勝亦任之
 慎將來則此亦謂將來之事不得與鄭同也當言己才智淺短未任國家多難
 之事既已多難又會辛苦故王肅云非徒多難而已又多辛苦是說將來之事
 對多難為文蓼辛苦之菜故云又集於蓼言辛苦也○箋集會至之難○正義
 曰集會釋言文會謂逢遇之也世道未平戰鬪不息於王者為辛苦之事故言
 又會於辛苦也上以翻飛為喻謂長惡使成此云又集于蓼謂逢其叛逆故上
 箋言管蔡此箋言三監猶是一事但指憶有先後耳言三監及淮夷之難者淮
 夷之叛亦三監使
 然故連言之也

毛詩注疏 十九之四 周頌 閔予小子之什 中華書局聚

小邾一章八句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籍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畝諸

所銜反除草也疏載芟三十句○正義曰載芟詩者春籍田而祈社稷之樂

也甸田見反疏載芟三十句○正義曰載芟詩者春籍田而祈社稷之樂

祈求社稷使獲其年豐歲稔詩人述其豐熟之事而為此歌焉陳下民樂治

田業收穫弘多釀為酒禮用以祭祀是由王耨耕籍田祈社稷勸之使然故序

本其多穫所由言其作頌之意則主說年豐故籍田不及籍田所以經序有

異也月令孟春天子躬耕帝籍仲春擇元日命農人其言不司馬仲春所以經序有

以蒐田獻禽以祭社然則天子籍田亦以仲春與籍田異月而連言之者雖則

異月俱在春時故以春總之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泰社王自為立社曰孟

社此二社皆應焉○箋籍田但此為百姓祈祭文當主於泰社其稷與社共祭亦

當謂泰社社稷焉○箋籍田但此為百姓祈祭文當主於泰社其稷與社共祭亦

春云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是籍田者甸師所掌王所耕也天子千畝諸侯

百畝祭義文王親耕者一人獨發三推而己借師力使終治之故謂之籍田也

月令說耕籍之事云天子千畝諸侯一發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

珍傲宋版印

王者役人自是常事而謂之借者言此田耕耨皆當王親為之但聽政治民

有所不暇故借人之力以為己功是以謂之借也漢書孝文元年開籍田應邵

曰籍田千畝典籍以為借民力者凡言典籍者謂作事設法書而記之或復追述

假借為稱而鄭以籍田於公地歲耕聖王制法為此籍田者萬

前言號為典法此籍田則天下無非籍矣何獨於此偏得籍名蹟見親耕

以事載典籍即名籍田則天下無非籍矣何獨於此偏得籍名蹟見親耕

之言即云不得假借豈籍田千畝皆天子親耕之乎聖王制法為此籍田者萬

民之業以農為本五禮之事唯祭為大以天子之貴親執耒耜所以勸農業也

祭之所率必用己力所以敬明神也祭義云天子為籍千畝躬秉耒耜以事天

地山川社稷先用古以為醴酪盛於祭是乎取之敬之至也是說籍田之意也

戴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除芟

除木曰柞畛場也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子弟也疆強力也以用也

箋云載始也隰謂新發田也畛謂舊田有徑路者強有餘力者周禮曰以強予

民

應

邵

以

籍

田

者

萬

畝

親

耕

若

名

蹟

見

親

耕

者

乃謂作勞已為殫然而眾其來饋之人即其婦之與土也此農人以其身為苦
 至也此農人既去草木之根株有略然而利者其所用之活氣故從土中驛驛然
 畝之土以種其百衆之穀此穀之種實皆含此當生之苗也厥厥然而長大者
 其齊等之苗也於是農人則懸然而用其力庶芸之以此至於大熟則獲刈之
 濟濟然穗衆而難進有成實而多者其民之積聚也乃有奠與德而及穉言
 其多無數也天下豐熟而此在上稅而取之以此為三種之酒以爲五齊之醴
 子先用先妣又以會聚其百衆之禮而為祭此所為之酒醴有然其氣芬
 香用之以祭為鬼神所嚮為我國家之光榮也此所為之酒醴有然其氣芬
 祀而使鬼神歡悅為邦國安寧祭則得年壽與成德之感天地心非云此而
 祥乃自古以來當如此言脩德行禮莫不獲報非獨於此周時○鄭以倣載為
 熾蓄熾然入地而苗殺其禮以待賓客既言二禮又烝昇祖妣為祭祀之禮以
 廟以洽百禮為饗燕之禮以饗燕賓客為賓所悅為我國家光榮也又其為酒醴
 有然其氣芬香用之以祭為鬼神所嚮為我國家光榮也又其為酒醴
 有如椒之香馨用之以祭為鬼神所嚮為我國家光榮也又其為酒醴
 以且為辭以振為古餘同○傳除草至以用○正義曰隱六年左傳云如農夫
 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是除草也秋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是除木
 故以柞地官遂人云十夫有溝溝土有畛則畛謂地畔之徑路也至此而易之
 主家長也主既家長而別有伯則伯是也坊記云家無二主主是一家之尊故知
 叔也不言季者以季幼少宜與諸子為類也令旅中兼之旅訓衆也謂幼者之
 衆即季第及伯仲叔之諸子故云強謂力能兼人故云強強力也以耆傭賃之
 從饋而行下云有依其士是也強謂力能兼人故云強強力也以耆傭賃之

以意用故云用也○

原照者地形高下之別名蓋指連形而言則是未嘗聚發故知謂新發田也

仍地畔道能佐助他事者也周禮曰以強予任民地官遂人強壯治一夫之田

民有餘力復予之田引之以證強有餘力彼民作時注云勞民言時異外內也

然則吐民是一故以民言之以謂閑民今時備貸者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九

備力也無常職轉移執事鄭司農云閑民謂無事業者轉移為人執事若今時

力隨主也彼雖為師發例要以也僖二十六年左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

東西也彼雖為師發例要以也僖二十六年左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

民者人之才度等級不同自有不能立於為人所役者聖人順而任之周禮

列於九職是雖太平之世必為人所儲故此得有之也土氣蒸達者周語說將耕

之事云陽氣俱蒸土膏其剋韋昭云蒸升也月令孟春土氣上升出於地氣上騰注

云此陽氣蒸達可耕之候然則土氣蒸達者謂陽氣上升出於地氣上騰注

合家盡行輩輩俱作言趨時也千耦謂為耦者千是二千人為千耦與十千維

耦異也或往之濕或住之燥言其時也千耦謂為耦者千是二千人為千耦與十千維

可見其陰陽和得同時就功也及解所以合家俱作之意務疾畢已當種也

已德了欲疾耕使單○有喰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

了故下經而種之○有喰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

來錄饁其費人於田野乃逆而媚愛之言勸其事勞

不自苦○貧勸或反饁于輒反讓其鬼反讓式烹反

多故知喰為衆猶士者男子之稱而不在于耕芸之中宜是幼者行饁為子第

此經言有貧其饁以目之婦士俱是行饁之人七月云同我婦子于即此之士

也○箴蓋饁至自苦○正義曰饁饁釋詁文孫炎曰有略其耜倣載南畝播厥

士野之饁也依文與饁相類婚為愛故知依亦愛也

有略其耜倣載南畝播厥

有略其耜倣載南畝播厥

有略其耜倣載南畝播厥

有略其耜倣載南畝播厥

有略其耜倣載南畝播厥

有略其耜倣載南畝播厥

毛詩卷之四十九 周頌 閔予小子之什 四 中華書局影印

百穀實函斯活略利也箋云傲載當作熾當播種也實種子也也農夫既耘除草木根株乃更以利耜截苗之而後種其種皆

成好含生氣○略如字書作誓同佛載毛並如字說初種故知實為種子疏戶南反下篇同穢尺志反或也當側其反重章勇又下其種同味音誅

利○正義曰釋詁文○箋寶種至活生○曰曰此說初種故知實為種子疏者容蔽之義故轉為含節人口含之也五者生活故為生言種子為含生氣種

之必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絲絲其庶持其也也箋云達出地也

傑先長者可厭其庶齊等也○驛音亦傑作經釋云生也厭於豔反下同

絲絲如字爾雅云庶也韓詩作民云衆庶庶表也又云說文作豔音同云

也方遙反射食亦反長張丈反疏傳皆射至庶也○正義曰苗生達也則射而

皆生之貌是驛驛其達謂苗生達也○厭者苗長茂盛之貌其傑苗之傑者亦

是苗也而與其苗異文律謂其中持美者苗謂其餘齊等者二者皆美茂故俱

稱獸但以齊等苗多重言厭厭耳以二者相涉故傳其文故云有厭其傑言

苗傑然持美也箋中持美之意故云先長者傑既是先長明厭厭其餘衆苗齊

等者應是芸之別名餘絲是庶之貌釋訓云餘絲庶也孫炎曰絲載獲濟濟有

實其積萬億及種濟濟難也箋云難者德衆難進也有寶寶成也其積之乃萬

之難者箋申之為酒為醴烝昇祖妣以洽百禮箋云烝進界予洽合也進子

疏傳百禮言多○正義曰洽定本律言皆無此文有者

之丞反昇必二反日同疏誤也○箋烝進至之賜○正義曰烝進界予洽合皆

釋詁文箋以下云有鉞有椒重設其文則是二事故分此以當之以治百禮為合聚衆禮其用酒醴者祭祀以外唯饗燕耳故言謂饗燕之屬賓之初筵與豐年皆有以洽百禮之文與此同而賓之初筵其文之丁即云有壬有林謂諸侯之君故箋以爲合見百國所獻之禮豐年止言報祭無饗燕之義故箋不爲說則與烝罔祖妣共爲祭祀之禮此以有二事故以爲饗燕之禮皆有觀文爲義故三者皆異毛既無饗燕之言明皆據祭祀與鄭不同有鉞其香

邦家之光 鉞芬香也箋云芬香之酒醴饗燕賓客則多得其歡心於國家有榮

反注 疏 傳 莖芬香也箋云正義曰鉞者香之氣故爲芬香也箋云芬香至榮譽正

同 義曰箋以此充饗燕下充祭祀者以言邦家之光謂國有光榮是於賓

客之辭也胡考之寧言身得壽考與祭之祝慶壽無疆義同是於鬼神之辭

也故知此爲饗燕下爲祭祀以饗燕施於賓客故云得其歡心於國家有榮譽

祭禮進於祖妣故云多有椒其馨胡考之寧椒猶鉞也胡壽也考成也箋云寧

得福祿於身得壽考有椒其馨胡考之寧椒猶鉞也胡壽也考成也箋云寧

多得其福右○椒子消反徐子料反沈作倣尺叔反云作椒者誤也此論釀酒

芬香無取椒氣之芳也案唐風椒聊箋云椒之性芬芳王註云椒芬芳之物此

傳椒猶鉞鉞芬香椒是芬芳之物此正和協 疏 傳 椒猶至考成○正義曰椒是

無故改字爲椒椒始也非芬香馨呼庭反 疏 傳 椒猶至考成○正義曰椒是

作吉以椒言香故傳辨之云猶如鉞也僖二十三年左傳曰雖及胡者周書謚

法保民者艾曰胡胡爲壽也考成釋詁文言考者明老而有成德謚曰雖無老

成人 匪且有匪今斯今振古如茲且此也振自也箋云匪非也振亦古也

是也 匪且有匪今斯今振古如茲且此也振自也箋云匪非也振亦古也

祥先來見也心非云今而有此今謂嘉慶之事不聞而至也言脩德行禮莫不

獲報乃古而如此所由來者久非適今時○且七也反又子餘反下同見賢

反 疏 傳 且此振自○正義曰毛雖有此訓其義與鄭不殊○箋振亦至今時○

毛詩注疏 十九之四 周頌 閔予小子之什 五 中華書局聚

茶蓼之草其茶蓼之草既朽敗止黍稷乃茂威止及其成熟乃獲刈之極然

為擊既穫訖乃積聚之粟粟然衆多所積聚者其大如城雉之峻壯其比迫如

樹齒之相次既踐而治之則以開百室一時而納之於是百室皆盈滿而多

穀粟止婦子皆不行而安寧止天下大熟民安如此國家乃殺是博牲之牲有

採然者此特之角用此牲以報祭社稷所以報祭之者以嗣繼其先歲復求其

豐年以續接其往歲復得以為養人又求良善司畜以續古昔之人庶其常勤勸

農常得豐年也鄭唯傲載為熾苗為異餘同○傳夏夏猶測測○正義曰以夏

日夏夏相入地之貌或來瞻女載筐及筐其饌伊黍其笠伊糾其縛斯趙以薶

郭璞曰言嚴利也或來瞻女載筐及筐其饌伊黍其笠伊糾其縛斯趙以薶

茶蓼者所以禦暑雨也趙刺也蓼水草也箋云瞻視也其來視女謂婦子來饌

田器刺地薶去茶蓼之事言博趙徒了反刺也又如字沈起呂反饋式亮反笠音

立糾居勦反又其絞反縛音博趙徒了反刺也又如字沈起呂反饋式亮反笠音

呼毛反說文拔田草也又云或作苾引此以苾茶蓼疏傳笠所至水草○正
茶蓼上音徒下音拔田草也又云或作苾引此以苾茶蓼疏傳笠所至水草○正
皆得禦之故兼言也其縛斯趙則趙是用縛之事縛是鋤類故趙為刺地也又
釋草云蓄虞蓼某氏曰蓄一名虞蓼孫炎曰虞蓼是澤之所生故為水草也蓼
是穢草茶亦穢草非苦菜也釋草云茶委葉舍人曰茶一名委葉某氏引此詩
則此茶謂委葉也王肅云茶陸穢蓼水草然則所由田有原有濕故並舉水陸
穢草○箋瞻視至勤苦○正義曰瞻視釋詁文下言婦子寧止明此以為不寧
故知有來視汝謂婦子來簋者曰筐筐視釋詁文下言婦子寧止明此以為不寧
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禮食有黍明黍是貴也玉藻云子卯稷食菜羹為忌日
貶而用稷是為賤也賤者當食稷耳故云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瞻汝是見
彼農人之時而陳其笠其縛故知見農人戴糾然之時雖賤者猶食黍瞻汝是見
去茶蓼之草定本集注皆云薶去茶蓼之事言閱其勤苦與俗本不同茶蓼朽

止黍稷茂止獲之揜揜積之粟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

揜揜聲也

墟城也箋云百室一族也草穢既除而禾稼茂而穀成孰穀成而積

千耦其耘輩作尙衆也一族同時納穀親也百室者出必共溢間而耕入必

共族中而居又有祭舖合醴之歡○朽虛有反爛也至珍粟反積子賜反比毗

志反注同揜側瑟反音蒲又音步

○孫炎曰揜揜獲聲也皆取此為說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比是百室為一

族於六鄉則一族於六遂則一鄭文千鄉以同故遂其意千耦其芸輩作者尚

衆故舉多言也一室為親時納穀見聚居者必親故舉少言也又解族中而居皆

有同祭舖合醴之歡之田為六遂之也遂在六鄉而引彼者小司徒注云鄉而田

彼物與遂同故得舉鄧之田為六遂之也遂在六鄉而引彼者小司徒注云鄉而田

之則未知此世所云也古書舖為步杜之春當為舖玄謂位如零榮云族無飲酒

故此以舖言之嫁螟食穀以長幼相酬酢焉鄭於彼難令祭祭以舖無飲酒

舖聚錢飲酒故後世聽民聚飲皆謂之舖漢書每有嘉慶令民大舖五日此祭

僧也彼注云因祭舖而與民聚飲皆謂之舖漢書每有嘉慶令民大舖五日此祭

不言即為醴師上文云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姻有學酒合醴是

然祭以醑亦如之是於祭醑亦屬民讀法因祭而聚族民明其必為行禮不可徒飲酒于禮州長於春秋有禮此皆禮於州序之禮黨正於國索鬼神而祭祀有屬民無飲酒之法故箋以為同族之禮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惇牡有捄其角以似

以續續古之人云黃牛黑鬣曰惇社稷之牛角尺以似以續續前歲續往事也箋

稷嗣前歲吉後求有豐年也續往事者復以養人也續古之人疏傳黃牛至往

求有良司穡也○惇如純反本亦作惇音蚪復扶又反下同疏傳黃牛至往

澤畜直云黑鬣曰惇取此傳為說也地官牧人云凡陰祀用黝生毛之注云陰祀

祭地北郊及社稷也然則社稷用黝牛角以經言角辨角之長短故云社稷之牛

功以社是土神故用黃色仍用黑鬣也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無社稷之

文卑於宗廟官與賓客同尺也禮緯稽命徵云宗廟社稷角握此箋不易毛傳

蓋以續續難信不據以為正也社稷之言故為前歲續往歲之事前往一也皆以

似以續似訓為嗣嗣續俱是繼前之言故為前歲續往歲之事前往一也皆以

求明年使續今年辨明年而後言故謂今年為前歲續往歲之事前往一也皆以

曰此有捄其角與兕觥其角皆與角共文故為角貌以上言其續

是殺牲以報祭社稷也此為年豐報祭而云更求嗣續故知嗣前歲者復求有

豐年也續往事者復求以養一人也言今歲已有豐年得穀養人求後歲復然

也嗣續一也也豐年養人亦一事故因其異文而分屬之耳甫云以介我稷

之非人無以續人明求將來之人使續往古之人農事須人唯司嗇耳故知求

有夏司畜謂求善田峻也言得善官教民可以益使年豐故也司畜
己所選擇而祭神求之者得賢以否亦是神明所助故因祭求之

夏祀一章二十三句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鄉

也○繹絲衣繹祭之服音亦祭之明日又祭 疏 賓尸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

行之時祭宗廟之明日又設祭事以尋繹昨日之祭謂之為繹以賓事所祭之尸

則唯此一而後已後世有天子者別論他事云靈星之尸言祭靈星之時以證人

為尸後人以高子言靈星尚有人為證毛公分序篇端於時已有此語必是子

尸之事毛公之前有人著之史傳無文不知誰著之故鄭志答張逸云高子之

言非毛公後人著之序本有此文則知鄭意不以此為子夏之言也鄭知非毛公後

人著之者鄭玄去毛公未為久遠此書有所傳授故知毛時有之若是後人著

之則鄭宜除去答之以此明己不去之意以毛公之時已言此故也高子音著

不知何人孟軻弟子有高子蓋彼是也靈星者不知何星漢書郊祀志云高祖詔

趙岐以為齊人此言高子蓋彼是也靈星者不知何星漢書郊祀志云高祖詔

御史令其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史

傳之說靈星唯有此耳未知高子所言是此以否○箋繹又至之彤○正義曰

日者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淹于祭天子諸侯同名曰繹以祭之明

已日祭壬午而繹是魯為諸侯用祭之明日此則天子之禮大夫曰賓尸音今

珍傲宋版年

絲衣也。絲衣傳雖不解，亦當以爲爵弁。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以絲爲之。故云：冬，官匠人云：門堂三之，二注云：以爲塾。宮云：門側之堂，所以必有塾。孫炎曰：夾門，堂也。人貌，故爲恭順。狝也。基，門塾之基者，釋宮云：門側之堂，所以必有塾。孫炎曰：夾門，堂也。何知非廟堂之基者？以釋禮在門不在廟，故知非廟堂也。郊特牲曰：繹之於庫，門內，非廟堂之基者，以釋禮在門不在廟，故知非廟堂也。郊特牲曰：繹之於庫，常內，非廟堂之基者，以釋禮在門不在廟，故知非廟堂也。郊特牲曰：繹之於庫，其堂神位，在西方，是於東方失之矣。釋禮在門不在廟，故知非廟堂也。郊特牲曰：繹之於庫，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外，而大各曰：繹又禮器曰：禮既設，乎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以此外西夾之堂，基也。自羊祖，牛是從此往，彼爲先，後之。故知詩意言：先小鼎謂之大爲行事之漸也。基，但器云：鼎絕大者，謂之龜。龜，既純大，自自然小，故曰：小鼎謂之大爲行事之漸也。基，但器云：鼎絕大者，謂之龜。龜，既純大，則言所視之物，不言所往之處，互相足也。雞，言所往之處，不言所爲之事，牛、羊、載者，在上之名，故經稱：載弁若言，以頭戴之，則於人易曉。故云：載也。戴也。禮有冠弁，韋弁，皮弁，皆不經稱。載弁，若言，以頭戴之，則於人易曉。故云：載也。戴也。禮有於己，又冠禮有爵弁，服紵衣，與此絲衣，不相當。故知此弁，是爵弁。士服之，以助君祭也。又解天子之朝，羣官多矣，所以不使服冕。知此弁，是爵弁。士服之，以助君祭也。又解天子之朝，羣官多矣，所以不使服冕。知此弁，是爵弁。士服之，以助君祭也。王彼正祭，重使小宗伯，此繹祭，輕使士濯祭，之。日，逆齊省，歸也。知使士升告，備於輕故使士也。若正祭，則小宗伯，輕使士濯祭，之。日，逆齊省，歸也。知使士升告，備於王彼正祭，重使小宗伯，此繹祭，輕使士濯祭，之。日，逆齊省，歸也。知使士升告，備於視壺，濯及盥，豆者，以特牲，雖祭，輕使士濯祭，之。日，逆齊省，歸也。知使士升告，備於特牲，先及盥，豆者，以特牲，雖祭，輕使士濯祭，之。日，逆齊省，歸也。知使士升告，備於告濯，具主人出，復外位，宗人視第，正同，自堂，徂基，文在牛羊之上，自然是視壺。牲次舉，鼎先後，與此羊，牛，肅次，視第，正同，自堂，徂基，文在牛羊之上，自然是視壺。

濯邊豆矣以此知自堂祖基是告濯具從羊之牛是告充籩鼎及蕭是舉冪告
 絜也禮之次者謂特牲之禮為此故準之以說天子之禮也鼎鬲弁上謂之
 蕭釋器文孫炎曰鼎斂上而小口者以傳之兕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
 直言小鼎不說其形故取爾雅文以足之之兕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
 之沐自吳安不謹考成也箋云柔安也得喪考之休徵○先字又作兕徐反觥古橫
 反罰爵也字又作觥同斛音糾本又作觥吳舊如字說文作吳大言也何承
 天云吳字誤當作吳從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此音恐驚俗也音
 話教五誥反本又作傲注同諱音反傳吳諱考成○正義曰人自娛樂必謹諱
 花讙火官反又火元反慢亡諫反反為擊故以娛為諱也定本娛作吳考成釋
 小於天子尚無兕觥故知天子正祭無兕觥矣今此釋之禮至旅酬而用兕觥
 可獻酬交錯或容失禮宜於此時設之也有司徹是大夫賓尸之禮簡天子之
 初行禮唯謂士耳此言飲美皆思自安則是諸助祭者非獨士也以祭末多倦
 怠傲慢故美其於祭之末能不謹謙不傲慢則於祭前齊敬明矣恭
 敬羽神必將獲福故以此得壽考之休徵壽考未然之事故言徵也

絲衣一章九句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周公攝六年制禮作樂歸政
 成告之而已○酌音灼字酌酌九句○正義曰酌詩者告成大武之樂歌也詩
 亦作灼大如字徐音泰酌酌九句○正義曰酌詩者告成大武之樂歌也詩

告於廟作者觀其樂成而思其武功述之而作此歌焉此經無酌字序又說名
 酌之意言武王能酌取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民故名篇為酌毛以為述武王

詩 卷 十九之四 周頌 閔子小子之什 九 中華書局影印

昭成之功所由也武王克殷用之王之道故經曰文王之廟

以昭成之功所由也武王克殷用之王之道故經曰文王之廟

替始作樂而合乎太祖此亦當告太祖先祖之道者周之先

中皆用此樂或亦徧告羣廟也言酌先祖之道者周之先

多有美道武王酌取用之除殘去暴育養天下故詩人為篇

其名篇之意於經無所當也鄭以經陳文王之道武王得而

義但所酌之事不止此耳經有違養時時字為同非經養也

以養天下則是愛養萬民非養紂身雖養字為同非經養也

字耳○箋周公至而已○正義曰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

已作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廟而奏之初成之時未奏用也其

此篇歌其告成之事言此者以明告之早晚謂在居攝六年

洛誥為攝政七年之事而經稱周公戒成王云肇稱殷禮祀

樂歸政成王始祭廟奏周公初成之日告之而已於鑠王師

矣是用大介鑠美遵率養取晦味也箋云純大熙與介助也於美乎文王之

天下歸往矣注同樂舒灼反○疏於鑠王師○毛以為因告大武之成故歌

之○於音為注同樂舒灼反○疏於鑠王師○毛以為因告大武之成故歌

取是闇昧之君謂紂以定天下由餽誅紂於美哉武王之用師也

之故遂有大而大謂致今時之太平也又本用師取味之事所以為可美者

以我周家用天人之和而受之言以和受躬非苟用力也躄蹠然有威武之

貌者我武王之所為則用武而育嗣文王之功王能如是故數美之實維爾

王之信得用師之道以此武追美文王之象其事繁以武象武王也

本由文王之功故因告成武追美文王之象其事繁以武象武王也

率殷之欲國養是暗昧之君以感人是服文王能助之賢士既來我文

大腹矣由育至美之德誠義足以感人是服文王能助之賢士既來我文

王寵而受之來者既受用故驕驕然有威武之士競於我王之造言其皆來造

得道也○傳樂美之膏維○正養曰樂美釋詰文又云遵率循也俱訓為循是

者味也故轉海為味言取是暗昧則謂武王取紂不得與鄭同也又緝熙之訓

皆為光明介字毛皆為大則此亦宜然王壽云於乎美哉武王之用衆也○箋純

取是味謂紂定天下以除味也於是道大明是用有大大言太平也○箋純

大至助之○正義曰純大無雜釋詰文以卒句乃言信得用師之道於此未

宜數其大大故依常訓以介為助以武王之業因於文王養紂不伐是文王之

事此說大武功成左傳云善味也皇矣云上帝者之師養者承事之辭故云暗

昧之君以老謂之至德是周道以養紂之故遂得大興也孟子說伯夷避紂居

北海之濱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而歸之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

而歸之是天下父歸之也天下父歸之其子焉往也是天下歸往之也文武之

士並歸之文王下言驕驕是威武之貌故云有致死之士我龍受之驕驕王之造

衆來助之文王率殷之叛或以事紂襄四年左傳文我龍受之驕驕王之造

載用有嗣龍和也驕爭來造王則用之有嗣龍相致○驕居表反造毛才老

反鄭七報反詰疏虎臣故為武獠造為釋言文王肅云我國家以天人之和而

受殷用武德嗣文之功傳意或然天人之和謂天助龍受之龍此大介龍字以龍

寵至相致○正義曰上言大介為大來助之則我龍受之龍此大介龍字以龍

為聲故龍為寵也來即寵受之道久相待意相致故以有嗣為傳相致也

其餘嗣續而至儒行說交友之道久相待意相致故以有嗣為傳相致也

毛詩注疏十九之四 周頌 雙子小子之什 十 中華書局聚

即祭上帝也類依郊祀而為之者言依郊祀為之是用歐陽事類之說為義也言為兆以祭上帝則是隨兵所嚮就而祭之不必祭於南郊但所祭者是南

郊所祭之天耳正以言造天周以就其配此師祭所配亦宜用常配之入周即當小異於歐陽也南郊之祭天周以就其配此師祭所配亦宜用常配之入周即當

以祭也禘之祭天周以就其配此師祭所配亦宜用常配之入周即當

祭也禘之祭天周以就其配此師祭所配亦宜用常配之入周即當

祭也禘之祭天周以就其配此師祭所配亦宜用常配之入周即當

祭也禘之祭天周以就其配此師祭所配亦宜用常配之入周即當

祭也禘之祭天周以就其配此師祭所配亦宜用常配之入周即當

祭也禘之祭天周以就其配此師祭所配亦宜用常配之入周即當

祭也禘之祭天周以就其配此師祭所配亦宜用常配之入周即當

祭也禘之祭天周以就其配此師祭所配亦宜用常配之入周即當

祭也禘之祭天周以就其配此師祭所配亦宜用常配之入周即當

祭也禘之祭天周以就其配此師祭所配亦宜用常配之入周即當

手詩

注疏

十九之四

周頌

閔予小子之什

十一

中華書局聚

則能安有天下之事此言其當天意也於是用武事於
 四方能定其家先王之業遂有天下○解音懈注同疏
 下文總之克定厥家是天子之事故知天命以爲天子也
 下衆事武王能安而育之以天下爲任而行之不解言其
 意故天命之於是用其武事於四方謂既能誅紂又四方
 陰陽得和此言結上之意也家者承世之辭故云能定其
 下先王雖有其業而家道未於昭于天皇以問之問代也
 定故於紂其家始定也○疏傳問代○正義曰釋詁文毛
 君但由爲惡天以武王代之○疏傳問代○正義曰釋詁
 於音爲注同問問則之間注同曰皇多爲美此義必不與
 乎周道乃昭見於天故用美道代殷定天下傳意或然○
 代紂即明之事言武王當天意以代紂所以歎美之

桓一章九句

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大封武王
 賚六句○正義曰賚詩者大封於廟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
 功之至以爲諸侯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
 序又說其名篇之意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德之事故名
 是武王陳文王之德以戒勅受封之人是封之也此言大
 王廟也樂記說武王克殷之事云將帥之士使爲諸侯下
 劍祀乎明堂注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是大封諸侯在文
 至有功者○正義曰以言大封則所封者廣唯初定天下
 不應得然月宣十二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而作頌其三日
 敷時繹思我徂維

求定引此文以為武王之頌故知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封為諸侯樂記

是大封也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

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古文尚書武成篇說武王克殷而反祀於周廟列爵惟

五分土惟三大賚于四海而萬民悅服皆是武王大封之事此言大封於廟樂

記未至廟而已封三恪二代者言其急於先代之意耳祭統曰古者明君必賜

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然則武王未及下車雖有命封之必至廟受策乃成

封耳亦在此大封之中也皇甫謐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於周廟將

率之七十封諸侯國四百人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數

之國四十人如謐之言此大封是伐紂之年事也

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勤勞應當繹陳也箋云敷猶徧也文王之勞心能陳繹而行

之今我往以此求定謂安天下也疏文王既勤止○正義曰武王之既封諸臣有

○敷音孚繹音亦徧音遍下篇同疏功者於文王之廟因以文王之道戒勅之

疏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數

疏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數

疏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數

疏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數

疏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數

疏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數

心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此詩為大封而作故知於繹思是勅請印
受封使陳而思行之文王之遺可承為大法故以文王之功業勸之於亦數
也

賚一章六句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般率也○般薄寒反注同守手又反般疏正義曰般

詩者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樂也音洛崔集注本用此注為字又反般疏正義曰般

祀四嶽河海之神皆饗其祭也謂武王既定天下巡行諸侯所守之士祭

事而作此歌焉經稱禘於廟禘於廟禘於廟禘於廟禘於廟禘於廟禘於廟禘於廟

意般樂也為天下所共樂定本般樂二字為鄭注未知孰是岳實有五而稱四

者天子巡守遠達四方至於其方之岳有五祭禮於中岳無事故序以河為宗然

之一故舉以為言漢書溝洫志曰中國川原以百數草莽於四瀆而河為宗然

則河為四瀆之長巡守四瀆皆祭言河可以兼之經無海而序言海者海是與

川所歸經雖不說祭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隕山喬嶽允猶翕河山四瀆也

之可知故序特言之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隕山喬嶽允猶翕河山四瀆也

其高山而祭之望秩於山川小山及高嶽皆信案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河言
合者河自大陸之北數為九祭者合為一○於音鳥注同階吐果反注同
郭云山使而長也又同果反字又作墮喬嶽上音橋下音岳許及反注同
時周○毛以為於乎美哉是周家也既定天下巡省四方所至之處則登其高
山之岳而祭之其祭之大山也傍有嶽然之小山與高而為岳者皆信
案山川之圖者又合九河為一大山也傍有嶽然之小山與高而為岳者皆信
神於是配而祭之能為百神之主德合山川之靈是周之所以受天命由此也

○鄭唯以皇為君襄為樂為異餘同○傳高山至翁合○正義曰岳必山之高
 也乎於皇字多訓為美王肅云美矣是周道已成天下無違四而巡岳升祭其
 高也山傳意或然翁合釋詁文○窈皇君至為一○正義曰皇君壽高釋詁文僧
 則登其高山以於祭之謂每至其方告祭其岳也堯典及王制說巡守之禮
 皆言祭秩于山川堯典注云徧以尊卑次秩祭之則知隨岳先言陞其高山又
 謂秩祭之事故云小山堯典注云徧以尊卑次秩祭之則知隨岳先言陞其高山又
 說岳與上句高山猶是一事但巡守之禮又言喬岳令小山為類見其高山又
 之耳允猶之意言小山亦可與四岳同祭故又言喬岳令小山為類見其高山又
 望秩山川則亦案圖耳但河分為九合而祭之一故退翁山之文在允猶之下
 使之不蒙允猶自河以外其餘衆川明皆案圖祭之故云信案山川之圖信者
 謂密信而牽之又解山不言合獨河言合者河自大陸之北數為九河祭者合
 之為一故云翁也禹貢導河自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
 至於孟津東過洛納至于大伾北過除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
 入于海是大陸之北數為九河數者分數之言與播義同故彼注云播猶散也
 同合也下尾合為逆河言相迎受也然則因大陸分而為九至下又合為一以
 其首尾是一故祭者合之漢書地理志鉅鹿郡有鉅鹿縣大陸澤在其北禹貢
 注云在鉅鹿鄭志答張逸云鉅鹿今名廣河澤然則河從廣河之北分為九也
 禹貢兖州九河既道孔安國注云鉅鹿今名廣河澤然則河從廣河之北分為九也
 注云河水自上至此流成而地無岸故能分為九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也鄭
 也九河之名徒駭大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絮鉤盤焉津周時齊桓公塞之通利之
 一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盤住往有其遺處焉鄭言九河之名釋水文也
 李巡曰徒駭者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曰徒駭大史者禹大使徒衆通水道故
 曰大史馬頰者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覆釜者水多渚其清往往而處狀如

詩 卷 十九之四 周頌 閔予小子之什 十三 中華書局聚

覆釜胡蘇者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者水深而簡大也繫者言
 河水多山石之苦故繫繫苦也鉤盤者水曲如鉤盤桓不前也馬津者水多阨狹可隔以爲津而橫渡也是
 曰徒駭太史公曰大使徒衆故依名云胡蘇者水多阨狹可隔以爲津而橫渡也是
 鉤盤者水曲如鉤盤桓不前也馬津者水多阨狹可隔以爲津而橫渡也是
 九河之名意也溝洫志稱成帝時博士許商以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
 移不離此域如商此言上舉三河之名以徒駭充之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
 光以徒駭至焉縣其餘六百商所不言蓋於是以徒駭充之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
 南者然則爾雅之文從北而說也太史馬燻覆釜文在胡蘇之上則三者在成
 平之南東光之北也簡繫鉤盤文在胡蘇之下則三者在東光之南焉縣之北
 也鄭亦不能具知所在故云往有其遺處是其不審之辭也郭璞云徒駭今
 在成平縣東光有胡蘇亭焉盤今皆爲縣屬平原東光成平河間弓高以
 東往詳育其遺處焉璞言盤今皆爲縣屬平原東光成平河間弓高以
 得而詳要於禹貢之時皆在兗州之界於漢之世則兗州之界不審也雖古之河跡難
 及於北故鄭志趙商謂河在兗州之北已分爲九河分而復合於大陸以南固未播
 分爲九故問之曰禹貢導河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分而復合於大陸以南固未播
 也在於兗州安得自九至於何時復得合爲一然後復爲一乃在下而子走南
 答曰兗州以濟河爲界河流分兗州界文自明矣復合爲一乃在下而子走南
 北何所求乎觀于所云似徒見今兗州之界不復合爲一乃在下而子走南
 耳既知今亦當知古是鄭以古之九河皆在兗州之界不復合爲一乃在下而子走南
 合爲一乃在下而子走南
 下頭耳亦不知所并之處故不斥言之齊桓公塞爲一者不知所出于海故云在
 爲一未數知天下哀時之對時周之命。哀山川之神皆如是祀而祭之是周
 并從何者數天之下哀時之對時周之命。哀山川之神皆如是祀而祭之是周

之今所以受天命而王也○哀蒲侯反於釋思毛詩無此句齊魯韓詩疏○正義
 曰釋詁文○箋哀聚至而王○正義曰釋詁云哀衆多也俱訓為多是哀得為
 衆釋詁云妃合會對是對得為配言徧天之下則無有不祭故以為衆山川之
 神皆配祭之王言配者山川大小相從配之祭無不徧之意也是周之所以受
 天命而王者言其得神之助故能受天之命武王受命伐紂後乃巡守方始祭
 祀山川而云受命由此者作者以神能助人歸功於神見受命之前已能敬神
 及今巡守猶能敬之故所以得受天命而王天下言此是神明之助故也此篇
 末俗本有於釋思三字誤也

般一章七句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百三十七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九 (十九之四)

毛詩注疏 十九之四 周頌 閔予小子之什 十四 中華書局聚

毛詩注疏校勘記 [十九之四]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小毖

然而頌之大列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列作例案所改非也列當作判形近之譌

翻飛維鳥而來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經作拊非也翻字出箋鄭意以拊為跼之假借故於訓釋中竟改其字

而正義依之耳

而毖後患

小字本相疊本同唐石經毖下旁添彼字案正義云故慎彼在後當是自為文耳非其本更有彼字也用之添者誤

自求辛螫

小字本相疊本同唐石經初刻同後磨改螫作螫案螫字是也五經文字云螫式亦反是其證

蜂本又作峯

附亦作峯但峯亦譌字作峯為是集韻三鍾載蜂二形云爾雅

雅粵峯制曳也或作蜂可證

摩尺制反

臚通志堂本盧本同釋文按制云摩非也考爾雅釋文云擊本或作摩同充世反說文云引而縱之依此是於說文為擊字集韻

十三祭所載擊擊二字下皆無摩

予其懲而

閩本明監本毛本而作八句二字案所改非也山井鼎云而字上屬為是也正義讀而斷句釋文以懲而作音

莫復於我掣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作摩正義作掣摩擊古今字易而說之也標起止乃作摩釋文云摩本又作掣非正義本

也今爾雅作製考文古本注作製音米釋文正義耳○案製本作瀛見說文說文無製字也作摩更非

後遂舉兵誅叛逆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誅當作謀形近之譌

以蓼菜之辛苦然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以恐似誤是也

此二家以蚌蜂閩本同明監本毛本蚌作莽案所改是也

為製曳為善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善疑惡字誤非也王肅孫毓製曳為善與鄭製曳正相反正義上有明文浦不考

之甚

便就邪僻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使誤便是也

或曰鴉皆惡聲之鳥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皆云或曰鴉皆惡鳥也云云考鳥之單各鴉者鵬也單各鴉者學也皆

與桃蟲迥非一物此箋當作或曰鴉鴉皆惡鳥也合爾雅方言廣雅陸機疏觀之可得其證○案當作或曰鴉月令注云征鳥題肩齊人謂之擊征或

曰鷹鴉與鴉正一類二注正同耳此取小鳥化大鳥之義無取惡聲之義蓋有鴉誤為鴉之本而淺人乃妄增皆惡聲之鳥五字耳鴉惡聲之鳥見毛傳

題肩非惡聲也舊按云當作或曰鴉鴉甚誤鴉鴉鴉古說即桃蟲非桃蟲所變化也詳段玉裁詩經小學

釋鳥云桃蟲鷦其雌名鷦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各衍字是也此涉下所引注而誤

鷦鷦亡消反桃雀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亡消反三字當旁行細書正

俱毛以周公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俱恐但誤是也

始得周公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得當作信

○載芟

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籍作藉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說文作藉者為假借字或又用籍字

為之故此正義引應氏漢書注以典籍為說也當是正義本字從竹十行本字多作籍依正義也經注本字作藉依石經也餘同此

周語說耕籍之事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也當云字誤是也

王耕一發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墮誤發非也發古墮字正義所引國語自如此不與今本同也

甸師下士一人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二誤一是也

徒二百人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三誤二是也

漢書孝文元年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二誤元是也

率天下先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漢書率作為非也正義所引漢書自如此耳

畛場也 小字本相臺本闕本明監本毛本本場誤場案釋文云易本又作場音亦正義本字作場皆可證

強強力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強皆作疆案強字誤也下及正義中同寫者以強為疆之別體字而亂之耳

維強力之兼土

閩本明監本毛本土作士案士字是也

為鬼神所嚮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鐙云嚮當嚮字誤是也

隰指連形而言

閩本明監本毛本連作地案皆誤也當作田

又解之以之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之字當作云形近之譌

自有不能自立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自有字作存案所改是也

及解所以合家俱作之意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鐙云及當又字誤是也

鑄錯鑲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以鑄錯鑲也作音可證正義云鑄鑲釋詁文是其本無鑲字考爾雅鑲字在鑲字上甫田箋

取彼成文併解經之鑄鑲二字上月傳云鑄鑲也此箋與之同下文云婦子來鑄讓其農人於田野乃取鑲字以足句耳非此句中先有鑲字也當以正義本為長

孫炎曰土野之饋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土作鑄案所改是也七月正義作饋可證

正義曰苗生達也則射而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也當作地壤字耳

謂苗生達也厭者苗長茂盛之貌

閩本明監本毛本下也字作厭案誤改耳上也字當作地壤也字句

厭者下屬乃說經有厭之文不復重厭字

郭璞曰芸不息也廣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案爾雅注作芸

釋訓云濟濟容止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釋訓無容字

有可證

筵云烝進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本上有傳標起止云傳百禮言多正義

有椒其馨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椒字消反徐子料反又云沈文

正義唐石經皆下從也

儂二十三年左傳曰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二誤三是也

乃古古而如此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上古字作自案小字

○良耜

秋報社稷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或有冬字者非正義云本

以續接其往歲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歲當事字誤是也

薺去荼蓼之事言閱其勤苦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薺去荼蓼之草定

本不同依此是正義本非當作草無言閱其勤苦五字也

古書醜為步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故誤古是也

如零榮云 闕本明監本毛本榮作祭案所改非也山井鼎云榮恐榮誤是也

乃命國家釀是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家衍文是也

後求有豐年也 小字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後作復考文古本同案復字是也釋文正義皆可證

求有良司穡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云至司嗇是其本作嗇字

用黝生毛之 闕本明監本生作牛毛本初刻同後剗作牲案所改是也

牛角以黑而用黃者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角當色字誤是也

亦一事故因其異文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故當作箋下屬讀之山井鼎云宋板故作也其實不然當是剗也

○絲衣

商謂之彤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之融餘戎反尚書作彤音同依此是鄭此注本用融字今正義中字皆作彤標起止亦云至之彤或其

本作彤與釋文本不同也爾雅亦作彤

字書作釋 通志堂本同盧本作釋云舊作釋今改正

令其天下立靈星祠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其令二字誤倒是也

仲遂于垂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于上刻入卒字案所補是也

遂形釋天

閩本明監本毛本形作彤案皆誤也當作取

乃舉鼎冪告絜

小字本相聲本同案釋文以舉冪作音是其本無鼎字正義云是舉冪告絜也其本亦當無冪字有者後人以正義所引

特牲文添之耳

士冠禮有爵弁服紵衣

閩本明監本毛本紵作絰字皆誤也當作紵

視滌濯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滌作滌案所改是也

次視牲次舉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鼎當作審

不吳不敖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傳云吳謹也正義云人自吳樂必謹謹為聲故以娛為謹也定本娛作吳釋文云不吳舊如字謹也是正義

本作娛釋文定本作吳也詳正義之意因傳云吳謹也而說之以娛樂謹又例以為毛不破字故定經文從娛也其實此經字與泮水經同彼箋即用詩

經文皆本是吳字說文云吳大言也義與謹合當以釋文定本為長盧字邪枝乃依史記所引改為感誤也

說文作吳大言也

補釋文按勘記通志堂本同盧本二吳字皆自吳案所改是也

何承天云吳字誤當作吳從口下大

通志堂本盧本吳作吳案所改是也

傳吳譁考成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吳當作娛

此言飲美皆思自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美下浦鏜云膾酒字是也

○酌

酌九句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八誤九章末並同非也讀以實唯爾公爲一句允師爲一句唐石經亦云九句也

即是武樂所象衆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憲文韶云衆疑衍是也

酌左傳作約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約當作灼是也

卽之爲三等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卽恐節誤是也

傳公士○正義曰釋詁文 閩本明監本毛本在下節首十行本誤在上節末案山井鼎云士當作事是也下同

○桓

桓武志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本或以此句作注正義云序又說各篇之意桓者威武之志云云是正義本亦爲序文

夏正於南郊祭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正當作至形近之誤

以記文不旨言周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旨當指字誤是也

且人帝無時在南郊祭者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時當作特形近之誤

婁豐年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本明監本毛本婁作屢案釋文作婁是其證也正義中字作豐當是易爲今字耳餘鄭依釋文皆當作婁正義自

為文作屢者皆易字之例唐石經錯見屢字者非屢乃俗字耳今杜預集解本於宣十二年傳所引此經亦作屢非左氏之舊矣

即玉帛者萬國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左傳即作執是也

○賁

○般

般樂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崔集注本用此注為字也

正說云經無般字序又說其名篇之意般樂也為天下所美樂定本

般樂二字而鄭注未知孰是是正義本為序文與集注同也考其字解般樂也與恒序云恒武志也喪序喪子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正為一例當以樂

注正義本為長唐石經序末無此三字出於釋文定本而經注各本之所在

墮山山之隋隋小者也

小字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並作墮字

容下一字作墮也釋文云字又作墮考說文止部云墮止之墮墮皆乃用

此傳文則作墮為正矣十行本正義中字多作墮唯故知山之小者墮墮然

一處作墮或正義本是墮字後依經注本改之而未盡也明監本毛本并空

字墮墮闕本此與十行本同而上下文又與墮為墮

東至於底柱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底誤底是也

鉤盤者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故曰鉤盤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

是也但此當是正義涉孫鄭本而誤非其字有譌也

以為古記九河之名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說誤記非也

時周之命也唐石經小字本和臺本同案正義云此篇末作本有於釋思三字釋

集注本有是採三家之本崔因有故解之今考正義釋文所說自得其寶經義雜記乃并三家此句亦以為行誤矣

篆哀聚至而王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據注聚當作衆是

王言配者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王好正字誤是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三

駟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九

毛詩魯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魯頌譜曰昭十七年左傳云魯有六廟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茲乎○正義

也漢書地理志云周與以少線之墟也明堂位曰周公於曲阜為魯侯以爲周公

應劭云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八里然則其都在此曲阜其地則各魯也

古國各魯而此庫繫大庭言之故爲新縣云則大庭氏亦居此乎○正義曰大庭氏

內於其處作庫非大庭氏所也○在則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也又周官云

正義曰洛誥言七年冬周公致政成王時事其經云烝祭歲文王駿牛一武王

叔父建爾元子傳祚逸祝冊惟告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之事也○史記魯世

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然則周公於武王之時已受魯封但身不

是始定故據後定言之其封城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正義曰禹貢

事多疑唯徐州云蒙羽其熱大野既游徐州是魯之界故知之○自後政衰

仲山甫所篤維復賢於諸公不爲時所欣頌不能遵信禽之法故總云

殷明舊公與之故致頌也世家云伯禽卒子考公後立卒第
 子幽公幸立十四年弟贊弒幽公而立是為幽公卒子厲公
 第具是為獻公卒子真公諱公而立伯御為君十一年則宣
 立懿公弟無是為孝公卒子非湏立是為惠公卒子息姑攝
 十一冬公卒子翬殺隱公立其弟允為君是為桓公十八年
 莊公三十二年卒立子開為閔公立其卒於季友奉公子申
 從周公數之故為十九世舊公以惠王十一年即位襄王二
 惠王襄王時也○賢士脩齊守禮教○正義曰有喻儀公用
 致祿食振驚言黎白之士羣集君朝是尊賢祿士也洋水
 脩洋宮崇禮教也舒媛云魯不合作頌故每篇言頌以名生
 洋宮土功之事春秋經不書者洋宮止國學也脩謂首其高
 法功費微少非城郭都邑例所不書也舊十六年冬會諸侯
 左氏傳曰會于淮謀鄭且東略如傳之意以言此會主為
 鄭言謀東略則鄭意言此會非直謀鄭且東略以為二俱謀
 宰孔云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止戎南伐荆楚西
 西則否矣是謂征伐為略也此言謀東略者謂東征而略地
 謀公所以遂代淮夷洋宮之黨所說代淮夷事是也但春秋
 夷之事故鄭按早晚以為淮會之謀東略即淮春秋經傳
 也案左傳萬十六年冬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使師取項
 方始焉還傳云書曰公至自會諸侯于淮未歸而使師取
 在十七年未公還之後乃興師伐之詩稱既作洋淮夷攸服
 後出師非因會而遂行也淮會謀東略者與諸侯共謀詩
 侯善以淮夷居淮水之上在徐州之東最近於魯於時霸
 專美喜公也用兵征代事之大者春秋之例君與必書所以

之字安寧魯國作為賢君終王者不陳其詩故甲子請而作亦猶他國能

其其耳非是太平德洽和樂漢聲雖復行育小失不妨其作文也舊公能

以成王元年受封於魯於時天下太平四海如一歌頌之作事歸天子列國

自變風魯人不當作頌○文公十三年西室屋壞○正義曰此春秋經也

見與此俱引此文者以彼傳云書不恭也杜預云簡慢宗廟使至傾頌故

之復舊制作新廟為可頌之事故引大室壞而反以證之公羊穀梁皆以太室

為世室謂伯禽之廟服科皆以為太室之室無所說蓋與左氏義同也○初

成王以周公之廟服科皆以為太室之室無所說蓋與左氏義同也○初

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正義曰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幼周公踐天子之位

以治天下六年制禮作樂頌度量而天子之禮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

劉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是也魯君孟春乘大輅載

也春每云不郊猶三望是魯郊祭天子四祭三望也鄭以三望為河海岱

魯之郊內山川也祭其境內山川則自是諸侯常法亦云天子之禮者以春秋

郊者連文故因說郊天由命魯得郊天子禮周為王者之後故孔子亦錄其詩也

王者之後得郊也○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於周者行父請之何也曰周

同稱頌之尊也○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於周者行父請之何也曰周

巡守法職不陳其詩至於列國作詩未有請於周者行父請之何也曰周

風之序皆不言請固此獨言請故問而釋之王制說巡守之禮云命太師陳

以觀民之風俗然則天子巡守采諸國之詩勸其善惡以為監誡今周魯

王皆巡守法職不陳其詩難魯人有作周室不采商譜云巡守法職不陳其

示無貶黜客之禮然則不陳魯詩亦示無貶黜魯之義也巡守陳詩觀民風

台則賞之要則貶之何示無貶黜不采其詩難魯之義也巡守陳詩觀民風

魯不陳其詩是無之也魯風故知守其職不降其詩魯之臣子緣周室
 樂使周室聞之是以行父請魯人請周不作風而作頌魯詩以頌者美威德之
 形容是詠歌之善樂王者有成功德威德然後頌聲作焉今魯詩無穆穆魯詩
 詞其德是美威德也既克淮夷孔淑不逆是成功也既言其盛德後有成功
 可上比聖王足得臣子追慕故借其嘉稱以美其人言其所以成其功者
 無頌也以作頌非常故特請天子以魯是周公之後魯公又實賢君故特請
 不然亦不得稱其名而作頌也○周禮不陳其詩所以為歡其詩亦足以為
 教矣○魯人書之亦示覺焉○正義曰又頌不陳其詩所以為歡其詩亦足以為
 黜陟也○商書云示無貳黜客之注此言亦示廢焉互相補足甚矣示以善
 有善惡不得黜陟之也此言主於戒惡故言有大罪耳其責小善小惡亦黜
 州內諸侯有善惡者侯伯當黜之也侯伯救患今災罰罪也其
 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其特逆尋亂作擾他犯令者為一書其
 札喪凶荒百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皆國辨異之以
 其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是諸侯有善惡行人當書之

頌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坳野魯

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季孫行父季文子也史克魯

又作賦同牧徐音目非苦榮反徐又苦疏四章章八句至作是頌○正義曰
 魯反或苦遠反遠也下同父音甫注同疏作賦詩者頌僖公也魯公能遵伯禽

之法任魯古魯之始封賢君其法可使於後僖公以前莫能遵用至於魯公乃
 遵奉行之故能性自節儉以足其用情又寬恕以委於民務勸農業貴重田穀

手詩疏二十一之 魯頌 駟駟 二二 中華書局聚

牧其馬於坵遠之野使不害民田其為美政如此故既葬之後魯國之人觀而
 尊之於是卿有季孫氏名行父者請於周言魯為天子所許而史官名克者作是
 風今僖公身有威德詩為作好既為天子所言能選伯禽之法者伯禽賢君其法
 以頌美僖公也定本集本皆重有僖公字言能選伯禽之法者伯禽賢君其法
 非一僖公每事遵奉序者總以為言也不言遵周公之法者以見賢能慕賢之意也
 之魯魯國之所施行皆是伯禽之法故繫之於伯禽以見賢能慕賢之意也
 者約於養立為費寡少故能蓄聚財以斥諸用寬者緩於取物政不苛猛故
 能明慎刑罰以愛下民此雖意公本性亦遵伯禽為然也務農謂止舍勞役
 力耕耘重穀謂愛惜禾黍不妄損費其事是一但所從言之異耳由其務農故
 牧於坵遠之野使避民居與良田即四章上二句是也其下六句是月言牧在
 於坵野即說諸馬肥健僖公思使之畜終說牧馬之事也儉以足用寬以愛民
 說僖公之德與務農重穀為首引耳於經無所當也僖公之愛民務農遵伯禽
 之法非獨牧馬而已以馬畜之藏尚思伊之善則其於人事無所不思明矣魯
 人解之以以下以諸侯而作頌詩為非常故說其作頌之意雖復主序此篇其
 亦通於下三篇亦是行父所請史克所作也此言魯人尊之謂既葬之後尊重
 之也○箋季孫至魯史○正義曰行父是季友之孫故以季孫為氏死諡曰文
 子左傳世本皆有其事文十八年左傳稱季文子使太史克對宣公知史克魯
 史也此雖借名為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故有章句也禮諸侯六謂馬四
 種故每章各言其一首章言良馬朝祀所乘故云彭彭見其有力有容也二章
 言戎馬齊力尚強故云逐逐見其有力也三章言其肥健作者因馬有四
 驛驛見其善走也卒章言驚馬主給雜使責其肥壯故云法法見其強健也馬
 有異種名色又多故每章各舉四色以充之宗廟齊豪則駟駟牡馬在坵之野
 馬當純色首章說良馬而有異毛者容朝車所乘故也駟駟牡馬在坵之野
 駟駟夏馬腹幹肥張也坵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制制
 云必牧於坵野者詩民其良田也周禮曰以官田牛田貴田牧天任遠郊

地薄言駟者有驕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

諸侯六閑馬四種有夏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有彭馬有驕馬有皇馬有驪馬有黃馬

反顧野王餘極反郭音迷驪力知反沈又即西反說文字林云深黑色馬也

音奴飲食上音陸下音嗣又並如字思無疆思馬斯滅

所及廣博○疆居夏反竟也覆芳服反疏網綱至斯滅○正義曰魯公養四種

之在於洞遠之野其水草既美牧者所牧養之良馬也所以得肥壯者由其

黃馬此等用之以駕朝祀之車則彭彭然有壯力有儀容矣是

得使然此僖公所及廣博不可忘也定本牧馬字作牡馬○傳駟駟至於馬亦令

義曰腹謂馬肚幹謂馬脊宣十五年左傳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謂鞍馬吐也

然元年公羊傳曰拉公幹而殺之謂折公脊也肥張者充而張大故其色駟首

注云郊外曰野者自郊以外野為通稱因即據野為說不言牧馬且彼郊外曰牧

故引之以證洞為遠也彼據小國言之郊為遠郊牧野林洞自郊外為差則郊

毛詩注疏 二十一 魯頌駟之什 四 中華書局聚

也牧也野也坰也四者不同處箋稱牧於坰野又言牧在遠郊謂所牧之處在遠
 郊之外正謂在坰是也野者郊外通名故周禮六遂在遠郊之外齊人職云
 治野田是其郊外之地總稱野也牧於坰野自謂放牧在坰非遠所之名雖字
 與爾雅相涉其意皆不同也孫炎言百里之國十里為郊則郊之遠近計境之
 廣狹以為差也聘禮云賓及郊注云郊遠郊國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
 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三十里男十里也近郊各半
 之是鄭之所約也以聘禮下云賓至于近郊故知賓及郊皆為遠郊也司馬法
 云王國百里為遠郊且王畿千里其都去境五百里爾雅從邑之外止有五
 當每皆百里故知遠郊百里也知近郊半之者書序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
 中郊成周於時周都王城而謂成周為東郊則成周在其郊也於漢王城為河
 南成周為洛陽相去則然亦云近郊五里遠郊百里是書者相傳為然昭二年
 五十里為近郊白虎通亦云近郊五里遠郊百里是書者相傳為然昭二年
 叔弓如晉左傳曰晉侯使郊勞服虔云近郊三十里或當別有依終與鄭異也
 書傳云百里之國二十里之國九里之國三十里之國三里之國正我
 言其百里七十是夏殷諸侯之國其郊與國異也○箋必牧於野者避民居
 曰解牧馬必在坰野之意以國內居民多與都之也貴必牧於野者避民居
 與夏田故也以序云農重穀牧於坰野故知有避民田之義也引周禮者地
 官載師文彼注鄭司農云官田者以備公家之所耕也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
 也賞田者賞賜之田也牧田者牧六畜之田去謂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
 田也牛田者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必易司農者以載師掌在士之法以物
 地事所陳者為制賦賦而官所耕田及牛牧之田則自公家所田無賦
 稅之事下文何云所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為稅法也以此故尋之彼司農以
 牛田為牧家所受則非復放牧之田而引證此者以牧人之牧六畜常在遠郊
 之外因為近其牧處而給之田故引此為證故馬之說當遠於國也彼惟六子之

禮故特美之○當然則牧在遠地雖民良王乃是禮法當然自解公以前不能如

之肥乃言其牧處此云傳言辨之云牧之柯對則駟然釋云驪馬白蹄謂

駟駟之肥由牧之使然故傳辨之云郭璞云跨驪也然則驪者所據之

驪駟白蹄釋畜又云黃白股脚白也郭璞云跨驪也然則驪者所據之

月令孟冬云駕鐵驪象時之色惟弓云夏后氏尚黑戎車黃龍故純黑曰驪

爾雅黃白皇謂黃驪也黃白者名也黃白者名也黃白者名也黃白者名也

邦國六駟傳唯變邦國以爲諸侯耳以四章所論馬色無則言以事明故知

章各有一種故此以車異文而引之也謂言之者以上文二句四章皆同無可以

爲別異故此以車異文而引之也謂言之者以上文二句四章皆同無可以

而分爲三乘也傳既言馬有四種又辨四種之異故云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

有諸馬四種無種戎而有六馬之屬他戎齊道出驚此傳有良戎而無齊道與彼異者彼上文

說六馬之屬不言天子六馬非彼四種之二種自非彼之義戎馬自以時
車名之蓋謂齊馬爲良馬戎馬也何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諸侯之威
必自納祀征伐之事謂朝聘所乘爲良馬戎馬征伐乘爲戎馬非祀與戎之種戎也
彼鄭注以次善之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
田馬驚馬給宮中之役彼天子具有五路故差之以當六馬而諸侯路車多
則知其爲差次不得同天子故傳準所用別爲立名謂之良戎不齊道乘魯
以同姓勳親有餘路以下則當金路象路共駕良馬戎路駕戎馬田路駕田馬
驚馬給宮中之役其餘諸侯無金路者事窮則同蓋亦準其時事分乘四種大

夫本無路車亦有二種之馬明以時事乘之不必駕路車也若然戎官戎

右注云此充戎路之右田亦為之右然則戎田相類何知不象路駕戎馬戎路

之大事當駕善馬不得與田馬同也天子戎路以馬無飾故戎馬者戎馬以

其尚強故戎馬先於齊馬以此知諸侯戎路亦不得與田路同馬者戎路之

高於田路云國馬不得駕之冬官辨人爲朝國馬之軛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

深四尺則衡高七寸是戎馬齊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衡高八尺七寸田

馬七尺則衡高七寸是戎馬齊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衡高八尺七寸田

得駕田馬也戎路必駕戎馬則知有金路者金路象路共駕夏馬皆稱爲夏

云凡頒夏馬而養乘之注云夏善也善馬五路之馬彼以五路之馬皆稱爲夏

此傳獨以齊馬爲夏馬者彭彭有用之朝祀故謂之良不與周禮同也朝祀所乘

雖取其力亦須義曰減善響詰文疆者竟也故言反覆思之無物已言伯禽之法

至廣博○正義曰減善響詰文疆者竟也故言反覆思之無物已言伯禽之法

非一僖公每事思之所思衆多乃至於思馬斯管以馬是賤物舉微以見其善

多大其思之所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騶有駟有騶以車伾伾

及者能廣博也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騶有駟有騶以車伾伾

蒼白雜毛曰騶黃白雜毛曰駟赤黃曰騶蒼騶曰駟伾伾有力也○騶音佳騶

符悲反字又作騶郭云今桃花馬也字林作騶音不騶音其伾數悲反說文同

字林作騶走也父之反思無期思馬斯才材多騶傳倉白至有力○正義曰騶

音丕騶音其字又作騶騶思無期思馬斯才材多騶傳倉白至有力○正義曰騶

今騶馬也又云黃白雜毛騶郭璞曰今之桃華馬也此二者皆云雜毛是體有

二種之色相間雜上云黃白騶曰皇黃騶曰黃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

色者異故不云雜毛也其騶騶爾雅無文周人尙赤而牲用騶網禮騶騶祀用

騶牲是騶爲純赤色言赤騶騶爾雅無文周人尙赤而牲用騶網禮騶騶祀用

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騶謂赤而微黃此其所以異也騶者黑色之名騶曰騶

林作曠音並同毛云一目白曰魚爾雅云一目白曰曠二疏傳曰淺黑也郭璞曰陰

毛翮舍人曰今之泥驄或云目下白或云白驄者目下白也孫炎曰陰白之文與驪白黃白倉

白形白相類故知陰是色名非目下白與白陰也又云形白雜毛駁舍人曰赤

魚舍人曰一目白曰驪兩目白為魚郭璞曰似魚目也其驪爾雅無文說文云

駁也郭璞曰駁脚驪然則駁者膝下之名釋畜云四駁皆白驪無豪駁白之

名傳言豪駁白者蓋謂豪毛在駁而白長名為驪也驪則四駁雜白而毛短

故與驪異也此章言駁馬主以給官中之役貴其肥壯故曰祛祛強健也

無邪思馬斯徂也箋云徂猶行走也○邪伯禽之反注專心無復邪意疏○徂猶至走

徂訓為往行乃得往故徂猶往也○思牧馬使可走○復扶又反○疏○徂猶至走

王肅云徂往也所以養馬得往古之道毛於上章以作為始則此未必不如肅

言但無迹可尋故同之鄭說

駟四章章八句

有駮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備有道者以禮義相與之謂也○駮疏九句至有道

○正義曰君以恩惠及臣臣則盡忠事君君臣相與皆在公是有道矣是君臣有道也

億公而兼言臣者明君之所為美由與臣有道成於臣故連臣而言之○箋

育道至之謂○正義曰蹈履有法謂之禮行允事宜謂之義君能致其祿食與

之燕飲是君以禮義與臣也臣能夙夜有駮有駮駮彼乘黃駮馬肥彊貌馬肥

臣疆力則能安國管子云此喻備公之用臣必先致其夙夜在公在公明明管子

也言時臣憂念君事早起夜寐在於公之所在於公之所振振鷺鷺于下鼓咽

咽醉言舞于胥樂兮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以興潔白之士咽咽鼓節也管子

則又舞燕樂以盡其歡管子於君之朝君以禮樂與之飲酒以鼓節之咽咽然至於無算管子

於巾反樂音洛管子喜樂下于胥疏有駸至樂兮管子正義曰言有駸有駸然肥強

乘能之先養以芻秣故得肥強乘之則可以升意致遠得為用人矣管子以興僖公有

羣臣以盡忠之改常管子侵早速夜在於公所其在於君所則君臣無事相與明義

白之驚鳥也此驚鳥於是下而集止於其所所以喻潔白者衆士也此衆士於是

來而集止於君朝管子集君朝與之燕樂以鼓節之咽咽然至於無算爵而醉為

○正義曰以盡其歡於是君臣皆喜樂兮是其相與之有道也○傳駸馬至安

說臣事故知以肥馬喻強臣也四馬曰乘故言乘故○箋此喻至其忠○正義

傳意案夏官司士云以功詔祿儒行云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然則臣當先

施功勞然後受祿此僖公用臣所以先致祿食者彼二文皆謂君初用臣臣初

僖公能順禮也○箋夙早至明德○正義曰夙早擇詰文以臣之於君德義而

已以經有二明故知謂明義明德也定本集本皆云講明德也無上明宇施物

得宜為義主身得理為德雖內外小殊而大不異引大學明德者彼謂顯明

明德之事故引之以證此為明德也○箋于於至喜樂○正義曰于於胥皆釋

詰文潔白之士不仕庸君以喜公君臣無事相與明義明德而已德義明乃為

賢人所慕故潔白之士則羣集於君之朝既言君臣相與明義明德別言潔白

之士羣集君朝則潔白之士謂舊臣之外新來者也在公則是在公明明據臣為文

則明義明德惟應臣明之耳而云相與者以言在公則是在公明明據臣為文

並明德義也以禮與之飲酒謂為燕禮燕禮以樂助勸故以鼓節之咽咽然醉

始言舞故知至於無算爵則有舞盡歡也○有駮有駮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

以言與臣燕故如君至於是皆喜樂也○有駮有駮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

酒言臣有餘敬○疏傳言臣至餘惠○正義曰臣禮朝朝暮夕不當常在君所今

今以無事之故即與之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箋云飛喻羣

飲酒是君有餘惠也○疏傳言臣至餘惠○正義曰臣禮朝朝暮夕不當常在君所今

也○疏傳言臣至餘惠也○正義曰臣禮朝朝暮夕不當常在君所今

也○疏傳言臣至餘惠也○正義曰臣禮朝朝暮夕不當常在君所今

也以此之故於是君臣皆喜樂兮○傳歲其有豐年○正義曰春秋書有年者謂五穀大熟豐育之年故知其有年謂從今以去當有豐年也定本集注皆云歲其有年此詩僖公薨後乃作而云自今以始者上言在公載燕因即據燕為今與將來為始非以作詩為始○箋穀善胎續○正義曰穀善釋詰文胎遺釋

有駉三章章九句

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泮普疏泮水八章章八句至泮宮正義曰泮水

脩其宮又脩其化經八章言民思往泮水樂見僖公至於克服淮夷惡人感思

樂泮水薄采其芹則泮水宮之化箋云泮水樂諸侯泮宮言水則取其芹宮

復伯禽之法而往觀之采其芹也辟靡者築土離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

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无也天子諸侯宮異制因形

然○僖音希類音判本多作泮泮宮諸侯之學也泮半也半有水平无水也鄭

注禮記言類班也所以班政教泮其中反辟音璧下同閱音圓觀古亂反又音

官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芘芘鸞聲嘖嘖無小無大從公于邁言觀其旂言

法則其文章也芘芘言有法度也嘖嘖言其聲也箋云于行邁行也我乎水之

君行而來稱言此者僖公賢君人樂見之○疏思樂至于邁○正義曰僖公能

內行化魯人言己思樂往泮宮之水我欲薄采其芹之菜也既采其菜又斷其

毛詩

注

疏

二十一

魯頌

八

中華書局聚

後茂然有法度其鸞則嘖嘖然有聲言其尊罪得宜行其中節也○傳泮水至其化

○正義曰此至魯公之修泮宮王制文其餘諸侯止有泮宮一學魯之所立非

獨泮宮而已謂堂位曰采虞有虞氏之序也序夏后氏之序也誓宗魯先代

宮司學也見魯禮得立四代之學魯有四代之學此詩主頌其脩泮宮者先代

之學尊魯侯得立之示存古法而已其行禮之飲酒養老兵事之受成告神嘗

於周世之學在泮宮也魯公之伐淮夷將行則在泮宮定謀既克則在泮獻賦作

者主其作泮宮而能泮淮夷故特言其脩泮宮耳魯公志復古規未必不四

代之學皆將之也又解泮宮泮水正是一物而此詩或言宮或言水之意以泮

生於水化出於宮言水則取其泮言宮則取其化故詩言采泮藻之菜則

言泮水說行禮謀獻之事則云泮宮下章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是言克淮夷

者由宮內行化而服之故言宮也泮宮之名既定亦可單稱爲泮此經四言在

泮及集于泮林皆謂泮宮爲泮也采者取菜之名而化亦言采者俱是已往取

之因采菜而小其文○箋泮水至形然○正義曰采菽云齊泮水從此可知也

泮生於泉水是小菜也言水菜者解其就泮水之意薄茹亦水菜從此可知也

魯人之樂泮水意在勸化非主采菜也○正義曰泮水之意薄茹亦水菜從此可知也

箋解其意言已思樂喜公之修泮宮之水復伯禽之法而往觀之采其菜爲言故

其思樂者樂言公所將觀宮因使其草其任不專爲草又申傳泮宮之義

泮離者築土爲堤以壅水之外使圓如璧令四方來觀者均故謂之泮離也

孔云肉倍好謂之璧登炎云肉身也好孔也身大而孔小然則璧體圓而內有

四方來觀者均言得所相也此箋言築土壅水四方來觀者均言四外畔

靈臺傳云水旋丘以節觀者說水之中所據不同互相發見也言四外畔

者均則泮離之宮內有館舍外无牆院也後漢書稱光武中元二年初建

泮明帝即位觀行其始就通天衣日月對之駕歲青堦之養坐月

一八五四

堂而朝羣臣登靈臺以登雲物袒割辟靡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
 坐自講諸儒問難於前冠帶楮紳之人鬻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是由外无
 墻院故得園門御之也天子之宮形既如璧則諸侯宮制當異矣而泮為名則
 泮是其制故云泮之言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无也既以蓋為疑辭
 必疑南有水而北无也北无不通耳諸侯學用軒懸去其南面泮宮之水則去
 故知南有水而北无也北无不通耳諸侯學用軒懸去其南面泮宮之水則去
 通水非門北亦有溝壑但水不通耳諸侯學用軒懸去其南面泮宮之水則去
 北面者樂為人君而設費在近人與其去之寧去遠者泮水自以節觀故留南
 亦各從其宜不得同也天子諸侯之宮異制因形然言由形異制所以其各
 亦別也定本集注皆作形然俗本作役字誤也此解泮宮之義皆以其形
 名之而于制注云泮明也禮和也所以天子諸侯之宮齊圓水半水耳所以班
 以物育名生於形因名立義以此天子諸侯之宮齊圓水半水耳所以班政教也
 名而謂之泮泮故知泮之種有義存焉故於禮注解其義與此相撈成也○
 傳戾來至有聲○正義曰釋詁云戾來至也俱訓為至是戾得為來也止者至
 而止也故云至非訓止為至也復解泮宮在郊旂鸞在車之飾諸侯禮當有之
 今云言觀者欲法則其文意故美而觀之也此是魯人作詩而自稱其君為魯
 侯者以其魯君之美可為四方所則因其請王而作遂為外人之辭以示僖公
 之德非獨魯人所頌也○箋其音至德音○正義曰以其馬是僖公之馬故知
 其音是僖公之音以文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躊躇其馬躊躇
 馬下嫌是馬音故明之

其音昭昭 其音馬○音昭昭僖公之箋反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潤也箋云僖公之至泮宮和顏色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 芣芣葵也○非音卯
 笑語非有所怒於是有所教化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 徐音柳草昭非藻反
 于箋云今之鮑躒草堪為楚江東有之何承天云此菜出東海堪為茹也鄭
 小同云江南人名之萹菜生彼澤中草木疏同又云或云水芣一云今之浮菜

詩 卷之什 駉之什 九

即猪尊也本草有覺葵陶弘景以入有名無用品解者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

不同未詳其正沈以下同及草木疏所說為得覺音符難使老者最壽考也長湯

飲旨酒永錫難老箋云已在泮飲酒而長賜其難使老與之行飲酒之禮而因以謀

之者如王制所云八月十月告存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屈收醜衆也箋云順從長

九十月有秩告與○昔與音餘遠道往伐之治此羣為惡之人○屈丘羣醜○至

叛既謀之於泮宮則從彼遠道往伐之治此羣為惡之人○屈丘羣醜○至

勿反鄭云治也徐云鄭又其勿反韓詩云屈收也收斂得此衆聚羣醜○至

毛以為魯人言己思樂往泮宮之水我薄欲采其菲之菜也既采其菜又觀其

化值魯侯來至在泮水之宮與羣臣飲酒謂召先生君子與之仁義之長道以收斂

飲此美酒而得其宜則既飲此美酒又難賜其難老之人謂所養老人常有收斂

此羣衆人○鄭以為既飲此美酒又難賜其難老之人謂所養老人常有收斂

羣也又言僖公行飲酒之禮因以謀征伐之事乃欲從彼長遠之道路以治此

羣為惡之人謂時淮夷叛魯謀伐之此章言其謀行故下章言其伐克也○

滑弗得停莖○正義曰陸機疏云菲與苜蓿相似菜大如人手○圓有肥者著手中

葵諸波澤水中皆有○柄葉可以生食又可滑美江南人謂之蕪菜或謂之水

在泮飲酒明是以禮飲酒故知先生與之○行飲酒之禮也鄉飲酒御射云

之禮皆以明日息司正而復任者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也鄉飲酒御射云

也鄉射注云先生鄉大夫致仕者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也鄉飲酒御射云

力為禮於是與飲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注云定兵謀也

老明是召之與飲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注云定兵謀也

天子之禮如是則知諸侯亦然下章言淮夷攸服明當於是謀之故知行飲酒

之禮因以謀伐淮夷之事也難老者言其身力康強難使之老故云謂最壽考酒

者長賜終老者每月致膳育秩者日有常蕪然則八十者每月一致膳九十者

注以爲告存者每月致膳育秩者日有常蕪然則八十者每月一致膳九十者

日日常有膳所膳之物則無文豔如漢世老人有行德者時詔郡國常以八月

致羊酒之類也王制吉存之文承七十不俟朝之下則謂事臣有德致仕者也

庶人之老者則不能然直行復除以養之耳王制又云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

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注云引戶校年當行復除老人象非

賢者不可皆養之也○傳屈收醜衆○正義曰屈者屈彼從己是收斂之道故

為收也醜衆釋詁文毛云收此羣衆則是不斥淮夷當謂順行長遠之道收斂

魯國之民人也王肅云天長與之難老之福乃能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斂此羣

衆傳意或然○箋順從至之人○正義曰順者隨從之義長者遠之言故順

為從長為遠也屈治釋詁文彼屈作濕羣氏引此詩是音義同也下云既作泮

宮淮夷攸服則將伐淮夷於泮宮謀之明是飲酒因謀此則謀之之事故以醜

為惡此則謀治之耳未是伐而弱之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

也下云淮夷攸服乃假至也箋云信則法也信為伐淮夷也其德明乃至於美祖之德

文允武昭假烈祖假至也箋云信則法也信為伐淮夷也其德明乃至於美祖之德

謂遵伯禽之法○假古靡有不孝自求伊祜箋云祜福也區人無不法斂之者

百反行下孟反又如字靡有不孝自求伊祜皆庶幾力行自求福祿○祜音戶

疏舉動威儀內外皆善維為下民之所法則也信有文矣信有武矣文則能傍

泮宮武則能伐淮夷既以此化民皆傲之魯國之民無有不為孝者皆庶幾

之法其道同於伯禽也以此化民皆傲之魯國之民無有不為孝者皆庶幾

庶行孝自求此維多福祿言能勉力行善則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

夷攸服箋云克能攸所也言魯公能明其德脩泮

宮而德化行於是伐淮夷所以能服也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

臯陶在泮獻囚囚拘也箋云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淑善也囚所虜者

僇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使武臣獻馘又使善聽獄之吏如

毛詩注疏 卷之二十一 魯頌 駟之什 十一 中華書局影印

舉陶者獻囚言伐有功所任得其人

瓊居表反誠古廢反截耳也舉陶音遙

德之魯侯甚能明其德也又說其明德之事

淮夷而淮夷所以順服是也其德之明也

武如虛之臣使之因言折誠則有威武執囚

之內獻其所執之囚言折誠則有威武執囚

而人所至其入○正能故所○正義曰皆釋言文

所係虜者之左耳謂神格殺之而取其耳也

師以告克故喜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也

獻之所囚者服罪之人祭獄之吏當受其辭而

也此章言淮夷攸服即說繫囚急見所任得人

往代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

作別音河泮云毛如字未詳所出韓詩云魏除也

告于謫在泮獻功唯也惟也皇也也也

勸之有進進往之心不謹謹不大聲算公還

也又王晉誤作吳音話同旁上章反濟濟至

也音又謹音世草音生爭爭綱之爭

也音又謹音世草音生爭爭綱之爭

也音又謹音世草音生爭爭綱之爭

也音又謹音世草音生爭爭綱之爭

也音又謹音世草音生爭爭綱之爭

也音又謹音世草音生爭爭綱之爭

也音又謹音世草音生爭爭綱之爭

也音又謹音世草音生爭爭綱之爭

也音又謹音世草音生爭爭綱之爭

也音又謹音世草音生爭爭綱之爭

也音又謹音世草音生爭爭綱之爭

也音又謹音世草音生爭爭綱之爭

也音又謹音世草音生爭爭綱之爭

也音又謹音世草音生爭爭綱之爭

也音又謹音世草音生爭爭綱之爭

也音又謹音世草音生爭爭綱之爭

士皆能廣其德心謂心德寬弘並無褊躁又桓桓然有威武之容其往征也

傷於軍旅之間更無怨其軍旅齊整又能在捷鄭雅以飲彼東南三句為異言以

內獻其戰功而已矣其軍旅齊整又能在捷鄭雅以飲彼東南三句為異言以

或武往征賦治彼東而之國其往之時莫不相戰有武備也○正義曰釋云桓

揚聲美其樂戰之心○在軍又整除同○傳桓桓或武備也○正義曰釋云桓

桓或也故為威武往征遠服東南謂淮夷來服也○箋多士至淮夷○正義曰上言

云率其威武往征遠服東南謂淮夷來服也○箋多士至淮夷○正義曰上言

反而獻功此又本其初往此言濟濟多士還長獻捷之人故知多士謂虎臣及

如皋陶之屬所謂伐而正其罪故以征為伐所以治罪故讀飲為剔剔治

毛髮故為治也○淮夷之國在魯之東南故知東南斥淮夷也○傳悉悉至揚傷

○正義曰釋訓云悉悉作也象作是厚重之意故為厚也○傳悉悉至揚傷

○正義曰釋訓云悉悉作也象作是厚重之意故為厚也○傳悉悉至揚傷

○正義曰釋訓云悉悉作也象作是厚重之意故為厚也○傳悉悉至揚傷

夷孔淑不逆馳獵五十年為東搜衆意也○緜音射又作憚音也刊苦于反服也

敬其事又無厭也井刊木之聲○此耳衆位淮夷而脫之其士卒甚順軍法而雷無

同大也卿作使音附釋本又作射又作憚音也刊苦于反服也○此耳衆位淮夷而脫之其士卒甚順軍法而雷無

本又作馳同致音置反卒尊勿反暉音也刊苦于反服也○此耳衆位淮夷而脫之其士卒甚順軍法而雷無

三詩 魯頌 駟之什 十一 詩 書 卷 一

猶淮夷卒獲箋云式用猶謀也德用堅固之罪軍謀之故淮夷盡可獲

手以爲多士以威武而往伐淮夷望而服之皆散其事無厭隘者故能克服

搜然衆而不用其兵車甚博大徒行御車之人皆散其事無厭隘者故能克服

述而美之言僖公用能固執大道之故淮夷卒皆服也○鄭以爲既公之功

所束之矢其發則搜然而勁又且疾其戎車甚綴而牢固徒行之人又並無

者願者從軍之初發至於美之言此由僖公用堅固爾軍善矣不有違逆軍法

當○傳赫馳至衆意○正義曰毛氏荀卿論兵云魏氏武卒三屬之以力

矢爲車也大司寇云入束矢於朝注云古者一弓百矢其百簡與則鄭意以

備折壞或亦分百矢以爲兩束故謂束矢當百簡而在軍之禮重弓以

戰而克服淮夷也又毛於博徒行御車無厭其事者已克淮夷言弓弛而

善傳意蓋以魯仲能固執其大道卒御車無厭其事者已克淮夷言弓弛而

是戰而克之此章爲深美之言○箋曰有言獻則非全

甚博爲言故博當作傳其車甚綴言安穩而調利也軍法每於無有不得以

於既克淮夷之下乃云云

式用德謀○正義曰式用釋言文猶謀釋詰文

懷我好音翻飛鴉集于洋林食我桑

南金標通行狗理當也元龜尺二寸

我泮木之林食我泮水之魚

不新之人感恩惠而後化

故以此結篇也○傳慶遠至荆揚

別以其物貴特舉○言其獻非唯此

揚州於諸州最貴南無又此二州

州淮夷蠙珠泊魚則淮夷皆在徐

○冠大簡至三品○正義曰大略

年晉帥諸侯代齊齊人賂晉侯自六正五吏三十師及處于者皆有賂是反

馮貢揚州厥貢惟金三品荊州云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彼注云三品者銅
三色也王肅以為三品金銀銅鄭不然者以梁州云厥貢鏐鐵銀鏤爾雅釋
云黃金之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貢金銀者所以鏐銀為名則知金三品者
其中不得有金銀也又檢馮貢之文厥貢鏐鐵鏐而獨無銅故知金即銅也
舊十八年左傳曰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鏐兵
故以鏐三鍾考工記云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是謂銅為金也三
色者蓋青
白赤也

洋水八章章八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 (三十之一)

毛詩注疏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駟之什詁訓傳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皆無之什二字案釋文云本或作駟之什者隨例而加耳商頌亦然鹿鳴正義云

今魯頌四篇商頌五篇皆不濶十無之什也或有者尋此雅頌之什之羨而誤耳云云是釋文正義本皆無此二字唐石經及經注各本是也十行本始誤同或本耳考之古本亦有之什二字可見其本之未善

魯頌譜

其封域在禹貢 歸寧其上當○

立子開為閔公立其卒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鏞云二年誤立其是也

以憲王十九年卽位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鏞云八誤九從年表按是也

襄王二十二年葬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二字浦鏞云五誤從年表按是也

脩泮宮守禮教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鏞云崇誤守考正義云是脩泮宮守禮教也浦校是也

舒緩云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鏞云緩謂緩以正義考之是也陰書經諸志作緩

僖十六年冬 禮堂僖上當○

詩稱既作泮 闕本明監本毛本補射誤倒案泮下當有宮字

新然南門 闕室然管作守之譌

由命魯得郊天子禮 明監本毛本由誤申闕本不誤案盧文昭云子禮上

周為王者之後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作同於王昔之後是也

是不欲得魯有楚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案文張云疑使是也

周之不陳其詩者為憂耳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體誤憂是也

示無貶黜客之法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體誤法非也彼

法不盡依本文也 上文引仍作義如此算者非有定例不可拘也

○刪

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 唐石經小字本指蓋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

禽之法云也考此頌僖公也一何乃終序而後申其意故文與下三篇序不

同正義本乃涉下而誤當以定本集注為長

牧于坰野 唐石經小字本和蓋本同案釋文以牧乎作音是其本于作乎也考

詩為作頌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請誤詩是也

駟駟牡馬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牡後改牡下同案釋文云牡馬茂后反草木疏云騶馬也說文同本或作牧正義云定本牧馬字作牡馬

考在六朝時江南書皆作牡牡之牡河北本添為放牧之牧見顏氏家訓顏據此章傳夏馬之文以為有騶無騶定從牡字段玉裁云考周官馬政凡馬持居

四之一絕無郊祀朝聘有騶無騶之說且序云牧于野傳云牧之野駟駟然正義云駟駟然騶肥者所牧養之良馬也經文作牧為是顏氏說駟駟

駟然正義云駟駟然騶肥者所牧養之良馬也經文作牧為是顏氏說駟駟駟然正義云駟駟然騶肥者所牧養之良馬也經文作牧為是顏氏說駟駟駟然

駟然正義云駟駟然騶肥者所牧養之良馬也經文作牧為是顏氏說駟駟駟然正義云駟駟然騶肥者所牧養之良馬也經文作牧為是顏氏說駟駟駟然

駟然正義云駟駟然騶肥者所牧養之良馬也經文作牧為是顏氏說駟駟駟然正義云駟駟然騶肥者所牧養之良馬也經文作牧為是顏氏說駟駟駟然

駟然正義云駟駟然騶肥者所牧養之良馬也經文作牧為是顏氏說駟駟駟然正義云駟駟然騶肥者所牧養之良馬也經文作牧為是顏氏說駟駟駟然

不言牧馬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馬當焉誤是也

又言牧在遠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任誤在是也

子三十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二誤三是也

或當別有依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終當作約形近之誤

三十里之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五誤三是也

以載師掌在士之法闕本同明監本毛本土作土案所改是也山井鼎云

上言駟駟牡馬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牡當作牧此不知正義本作牧者誤改之耳

乃言其牧處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乃當作及形近之譌

皆言以事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車誤事是也正義下文可證

故知戎馬不得駕田馬也闕本明監本同毛本上馬字作路案所改是也

蒼祺曰騏小字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祺作騏案釋文云蒼祺字又作騏相臺本依之改也釋文之意以祺為假借字但考小戎尸

鳩傳騏文皆本是基文此傳用字當同蒼騏亦本是蒼基也祺字恐非此之

用正義云蒼騏曰騏謂青而微黑不知其本果作騏抑或後人所改也段玉

裁云古假騏為基因而以騏釋騏小戎尸鳩傳皆同此亦以虛釋虛以要釋

要之例也

字林作騏走也闕釋文按勘記通志堂本盧本同案騏字各本皆誤當作騏集韻六脂云騏馬走也本此陸氏有騏下本云字林作騏

徑下本云字林作騏今釋文皆云字林作騏者徑徑下誤也小字本十行本

所附字林作騏反在育騏下亦誤倒今特訂正

而牲用騏綱闕本明監本毛本綱誤剛案所改非也此當作綱形近之譌

以車釋釋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釋釋崔本作釋考正義於序下云故言釋善走當是後人以經注本改之耳浦鐘乃按序下云釋釋經作釋

白馬黑鬣曰駱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鬣字皆作鬣是其本

馬黑鬣爾雅釋文同又四牡驪駱馬傳釋文云黑鬣力輒反本亦作鬣音

善走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釋下云善足也一本作善走也正義本

班駁隱鄰通志堂本盧本同影宋本類作粼釋文按勦云案類字誤也爾

班駁隱鄰閩本明監本毛本班駁誤班駁明監本毛本鄰作鄰閩本作鄰

無正字皆用同音字耳舊校非也類字多讀作去聲故郭良刃反呂良振

駮馬黃脊驪音乾閩本明監本脊誤春毛本不誤案音乾二字當傍行細

皆作駱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駱當作維下文云其字定當為維是其

以車祛祛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作祛法相臺本同案法字是

正臆為區別其實說文不載祛字無容見於毛氏詩也惟從衣之字每見於

從禛之字今釋文正義祛字從禛者皆傳寫之誤而毛居正以後人又誤認從

禛為正耳

豪駟曰驪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驪下云豪駟曰驪此經注

豪軒白者蓋謂豪毛在軒而白長名爲驪也是其本軒下有白字

二目白曰魚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毛云一目白曰魚爾雅云一目白

其本字與爾雅同亦作二目也但考毛傳多有與爾雅不合者如卷耳崔寃

主以給官中之役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官恐宮諱是也

貴其肥牡

閩本明監本毛本牡作壯案所改是也

思馬斯祖

明監本馬誤焉各本皆不誤

○有駸

但明義明德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以經有二明故知謂明義明德也定本集注皆云議明德也無上明字段玉裁云義是衍字

羣經言明者皆連二字爲文當作但明明德也今考此箋之下引大學在

明明德彼注云謂顯明其至德也訓同爾雅及毛大明傳還與此明明相證

本又作淵鼓

案淵鼓二字當襲之詩文選東京賦雷鼓鑿鑿注引詩咽咽

載言則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載下有之字考文古本同案

今之鐵總也毛本總作聽案所改是也

歲其有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有下旁添年字案釋文云歲其有本或作歲其有矣又作歲其有年者矣皆衍字也正義本未有明文唯周頌豐年

正義云魯頌曰歲其有年當是其本有年字與或作本同唐石經本之添也考此詩有與下于韻不容更有年字依釋文本為是惠棟引漢西嶽華山廟碑有歲其有年之文此或出於三家耳考文古本有矣字采釋文釋文亦有誤當正

詒孫子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詒下旁添厥字案釋文云本或作詒厥子孫子若以其說厥則其本或有厥字也但當依釋文為是惠棟引劉氏列女傳

貽厥孫子此正三家詩也

歲其有豐年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定本集注皆云歲其有年標起止云傳歲其有豐年可證也考此經本云歲其

有傳本云歲其有年也傳以有年說經之有也經誤衍有下年字傳又誤衍年上豐字皆失其旨當以定本集注為長

又作歲其年者矣

通志堂本虛本歲其下有有字小字本所附同釋文校勘段玉裁云矣字衍

箋穀善貽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貽箋作詒通非也當是正義本經作貽字不與各本同耳

○泮水

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專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標起止云至泮宮下文同可證釋文云類宮音判本多作泮考此亦序與

經不同字之例當以釋文本為長

其旂茂茂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伐蒲害反又普貝反言有法

經義雜記以為正義本當亦作伐是以釋文改正義失之矣羣經音辨人部載此乃取諸釋文非賈昌朝會見經文作伐之本也

噦噦言其聲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其作有考文古本同案有字是也正義云其驚則噦噦然有聲可證也

箋云于行閩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行作往考文古本同明監本毛本作邁案往字是也行形近之譌邁字誤改也

傳魯侯僖公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值誤傳是也三章正義云值魯侯來至其證也

明堂位曰采廩毛本同閩本明監本采作米案所改是也

是小葉也圃小當作水下句言水葉者可證

其佳不專為菜圃佳當作佳

釋詁云肉倍好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器誤詁是也

光武中元二年初載建三靡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元誤二載疑衍字以後漢書儒林傳考之浦按是也

欲法則其文意閩本明監本毛本文誤立案意當作章形近之譌

箋其音至德音閩本同明監本毛本以此節正義改入下章其音昭昭句注下首脫箋字案此十行散附時所誤繫耳

菜大如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葉誤菜是也

又可驚閩本明監本同毛本驚作驚案所改是也

於是可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鄉飲酒注作於是可采是也

可者召唯所欲閩本同案山井鼎云鄉飲酒注作可者召不召唯所欲又云當以彼注為正也非也此正義不全引耳明監本毛本

作可以召尤誤

皆庶幾庶行孝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庶行當力行之誤是也箋

矯矯虎臣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矯矯本又作矯正義云矯矯然有威武如虎之臣是其本作矯字也

故云馘所獲者之左耳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謂臨陣格殺之可證

不吳不揚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鄭讀不吳為不娛人自娛樂必謹誦為聲故以娛為誦也釋文云不吳鄭如字謹也王音誤考此經

字與絲衣同

鄭此箋即彼傳也釋文以為鄭如字者最合箋意正義以為鄭讀不與者亦自據其彼經而言耳即王音誤其經仍是吳字但讀作誤以為中毛

而與鄭相難也

盧文韶技乃以此併前絲衣同改為虞皆失之也釋文於不吳下于訖上以瘍字作音云余章反今考箋云不大聲則經自是揚字正義本及

唐石經等皆不

作瘍字或是傳揚傷也傷字釋文本作瘍與正義本不同而為之作音今本誤錯出在上耳瘍傷古通用巧言釋文有其證盧文韶於此釋文

後人從鄭改經字

亦為專輒○案此毛鄭不同毛作瘍訓傷鄭讀瘍為揚訓大

吳譁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故以誤為譁也釋文云譁也音歡考鄭用絲衣傳當以正義本為長

其往征也

闕本明監本亦誤

闕本明監本毛本征誤往下以威武往征剔治彼東南之國毛

則北狄亦爲遠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北字山井鼎云恐此字誤是也

故知皇當作往釋詁云往往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三往字皆當作咼是也

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三往字皆當

徒御無斃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釋本又作射又作斃或作憚音亦厭也正義本未有明文今無可考餘經射斃字多不畫一依釋

文本則此經又假借作釋其用字之例本有如此者也

其傳繳者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綴作致案致字依定本釋文是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己當作毛形近之譌

己以爲搜與束矢共文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己當作毛形近之譌

得以弓言餘矢言搜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傳誤得是也

琛圭釋言文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圭當作寶是也

厥貢錫鐵錫鈛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錫當作銀見下錫鐵銀在梁州鈛在青州也

本毛本同案錫當作銀見下錫鐵銀在梁州鈛

而獨無銅

明監本毛本而誤銀闕本不誤案山井鼎云作銀屬上讀者似是非也上文銀誤作錫乃誤改去而字耳

本毛本而誤銀闕本不誤案山井鼎云作銀屬上讀者似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二

(六八)

毛詩魯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閔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反音居也。閔，筆位。疏。閔宮八章，首章十七句，二

四章十七句，五章六章，章八句，七章八章，章十句，至之也。明堂位曰：成王以周

者頌美僖公能復周公之宇，謂復周公之時，土地居處也。明堂位曰：成王以周

公為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是周公之時

土境特大，異於其餘諸侯也。伯禽之後，君德漸衰，鄰國侵削，境界狹小，至今僅

為常許此，則總序篇義，與經小殊。其言復周公之宇，雖辭出於經，而經之所言止

行善事，皆是復故，非獨土地而已。自三章周公之宇，雖辭出於經，而經之所言止

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稷，至於文武大王，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公

受賜之命，言其所以有魯之由，與僖公之事為閔宮有匱實實枚枚闕也。先

首引耳序者，以其非頌所主之意，故從而略之。閔宮有匱實實枚枚闕也。先

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謀宮也。匱，清淨也。寶，寶廣大也。枚，枚闕也。先

窳云：閔神也。姜嫄，神所依，故廟曰神宮。匱，況域反。說文云：靜也。一音火季反。

枚莫回反。韓詩云：閔，暇無人之貌也。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

彌月不遲也。上帝是依，依其子孫。天用是馮，依而降精氣。其任之，又無災害。不

不副終人道。十月而生，陵反。一本作馮，依其身。斥，勅宅反。裂也。副，孚暹反。是生

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穰，稗秬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箋云：奄，猶覆也。姜嫄

毛詩注疏 二十一 魯頌 閔之什 中華書局

用是而生子后稷天神多與之福以五穀終覆蓋天下使民知稼穡之道言其
 不容生也后稷生而名弃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
 下猶力反韓詩曰長稼也釋音雉韓詩云幼穉也菽音叔大豆也卑必爾反本
 徐時力反韓詩曰長稼也釋音雉韓詩云幼穉也菽音叔大豆也卑必爾反本
 又作俵下皆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緒緒也穡云巨黍也
 同長張丈反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緒緒也穡云巨黍也
 民不粒食天神多予后稷以五穀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之於是天下大育
 故云繼禹之事也美之故申說以明之○秬音巨纘子管籥也粒音立大有
 關言至之緒○毛以為將美億公上遠祖周人立姜嫄之廟常閉而無事欲
 說姜嫄又先言其朝言在周所明之宮育儉然清淨其宮之內則實實然而甚
 廣大其宮之材則枚枚然而韓之密之此是姜嫄廟也既言其廟遂說其身赫
 赫然顯著者其姜嫄之女名源也此姜嫄其德貞正不回邪故上帝之天用是
 之故依其所生子孫使其在母之時今其母無災疾無患害終人道之月而生
 之不遲也是所生者乃是后稷天神又下與之重後種先熟之福使之有明哲之性
 曉稼穡之事又與之泰與之稷先種後熟之重後種先熟之福使之有明哲之性
 之釋及菽之與稷於天之下後稷之神與之重後種先熟之福使之有明哲之性
 后稷之功多又復申說其事以美之○鄭以闕宮為神宮於魯國育其宮故先言廟
 教下民同有此穀於天之下後稷之神與之重後種先熟之福使之有明哲之性
 而以相繼故言纘禹之緒謂依其身降之精氣又奄為魯國育其宮故先言廟
 而逆說姜嫄上帝是依謂憑依其身降之精氣又奄為魯國育其宮故先言廟
 ○傳闕閉至韓帝是依謂憑依其身降之精氣又奄為魯國育其宮故先言廟
 公故闕為閉也下句言赫赫姜嫄則此述姜嫄之廟禮生曰母死曰妣姜嫄是
 周之先母故謂之先妣則先妣之廟而謂之闕宮故知常閉而無事春官大司
 樂云舞大護以享先妣則先妣之廟而謂之闕宮故知常閉而無事春官大司
 事者案祭法王立七廟五廟皆月祭之二世享嘗乃止彼文據周為說其言不
 及先妣先妣立廟非常而祭之又鍊月朔四時祭所不及於七廟是閉而無

疏

事也周禮定其用樂明其有祭之時但其祭時節禮無明文或因大祭而則祭
 之也傳亦以此司樂之文知姜嫄之廟在厨耳言其在厨則謂魯無其廟以周
 立是非常故魯不得育也孟仲子曰是謂謀為清淨實謂宮內所容重言賈
 各姜嫄之廟為謀宮嫄廟清淨之意故云韓密晉語及書傳說天子廟飾皆云
 其材謂宮之廣加密石焉是韓密之意也又鄭注禮器云宮室之飾首飾皆云
 達材而飾之加密石焉是韓密之意也又鄭注禮器云宮室之飾首飾皆云
 之作親事雖辭若魯無姜嫄之廟石是也鄭注禮器云宮室之飾首飾皆云
 作發首言悶宮於末言新廟則所新之廟新此悶宮又卒章云新廟奕奕受
 也俱訓為慎是悶宮為神廟與於字異音同故悶為神也以姜嫄之神所依
 故廟曰神宮凡廟皆為神宮以姜嫄之事說之於下故先言神宮以顯之○傳
 上帝至子孫○正義曰毛氏不信履迹之事不得言天依姜嫄故為依其子孫
 上謂依后稷使其母無災害也此直依其子孫兼言孫者以稷後世為
 皆說姜嫄履帝迹而有后稷則是上帝憑依姜嫄而使之有子故以依為依其
 身履其樹楮之虞而心體敬然如有人道感己是依之也子孫故以依為依其
 正不謂無邪上天用是之故憑敬其身而降之精氣使懷任後稷也生民言子
 拆不謂無邪上天用是之故憑敬其身而降之精氣使懷任後稷也生民言子
 文在彌月不遲之害則先生如產之時無災害也言懷任以至於生其母常無災
 害故文有先後災害可兼未生其不疾不副謂生時不礙此箋云其生之
 無災害不拆不副災害謂懷任時拆副謂生時也以其意與彼同故引彼為說
 家語執轡篇大戴禮本命篇皆云人十月而生此云彌月不礙故知終人道十
 月而生子美其不遲晚也○傳先種至曰釋○正義曰重穆種生熟早晚之
 異稱耳非穀名先種曰種後種曰稗常謂先種先熟後種後熟但傳略而不
 其熟耳七月傳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穆天官內宰鄭司農注云先種後熟謂之

毛詩注疏 卷二十一 魯頌 廟之什 一一 中華書局聚

種後種先熟謂之種是傳亦略而不自其種與此互相明也執競傳以奄為同
 則此奄亦為同也下肅云堯命以後稷使民知稼穡下國同時有大功也○
 箋奄猶至稱焉○正義曰網奄覆鳥獸而言天授之故以奄猶覆也天神多與之福
 考下肅云謂受明哲之性長於稼穡是言天授之智慧為與之福也以五穀終
 覆蓋天下使民知稼穡之道謂稷謂神契曰聖人不容種百穀以教民也言其不吝生
 謂生必濟世不徒然也孝經接神契曰聖人不容種百穀以教民也言其不吝生
 生也又解后稷其名曰弃未為司馬不言弃為司馬而言后稷之意以其居稷
 官之日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稷稱之則本紀云初欲弃之因其
 曰弃堯典云帝曰弃是后稷生名曰弃也本紀又云堯與弃為農師入下得其
 刑是堯常用之號居後官民賴其功也堯典之末說舜命羣官使禹宅百
 即天官也契在左教為司徒即地官也伯夷為秩宗即春官也等繇為士即
 官也垂為共工即冬官也准夏官不言命而上句禹讓稷契之下帝曰弃稷民
 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襄封其為稷之功不言命而為官明是稷作司馬為夏
 官也且尚書刑德故云稷為司徒契為司徒故云後雖作司馬猶以後稷稱焉
 ○傳緒業○正義曰釋詁云業緒也故結為業也○箋拒黑至明之○正義曰
 拒黑黍稷草文諸事釋詁文事業大同耳當時所為謂之事後人所祖謂之業
 禹稷同時其事相繼此述當時之事非謂在後相祖故易之為事堯典云帝曰
 湯湯洪水方割是堯時洪水為災也思文之美后稷云粒我烝民是洪水之時
 民不粒食也生民云擬降嘉種者從上而下之美后稷云粒我烝民是洪水之時
 言天神與者以禱之必長歸功於天非天實與之也若洪水未平則無地可種
 故知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之於是天下有謂大有五穀也禹能平水土稷
 能種穀二者俱以利民故謂之繼馬之事稷之播種禹所治之地故言禹平
 水土乃教民播種為先後之辭耳其重故解其意美之申說以明之大
 平之後始教之也此經與上事同文重故解其意美之申說以明之大
 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

受可伐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伐是其所計度故今戒之云無有貳心無復計

度也致天之誅唯武王耳此經文武共文以其受命伐紂事相接成故也○箋

敦治至先祖○正義曰旅衆釋詁文武王克紂治商之衆故以紂為治釋詁云

或皆也皆亦同之義故以咸為同也同其功於先祖者周自后稷以來世脩其

業大王文王之意皆欲成周之功但時未可耳今武王誅紂克王曰叔父建爾

先祖之意故美其能同其功於先祖言與先祖同成其功也

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也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立女首子使為

君於魯謂欲封伯禽也封魯公以為周公後故云大開女

居以為我周家之輔謂封以方七百里欲其疆於衆國○乃命魯公俾侯于東

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箋云東藩魯國也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乃策命伯

制曰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附庸則不得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

專臣也○藩方元反策初革反令力呈反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

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周公之孫承祀謂視祭事也四馬故六轡春秋猶言

四時也忒變也○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

解音懈忒他得反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純也箋

云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

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天亦饗之宜之多予之福○騂息營反赤色也犧許

宜反純毛牲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魚載

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諸侯夏禘則不禘秋禘則不嘗唯天子氣之

魯公牲也犧尊有沙飾也毛魚豚也載肉也羹大羹鉶羹也大房半體之俎也

洋洋衆多也箋云此皇祖謂伯禽也載始也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福新其牛

角為其觸也秋嘗而言始者秋物新成尚之也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
有橫下有附似乎堂後有房然萬舞千舞也○音音福也轅尊鄭素河反毛
云有沙飾則宜同鄭王許官反尊名也終七羊反魚音福也轅尊鄭素河反毛
又音衡洋音羊徐音邦禴羊灼反裕咸夾反福音通有沙蘇河反刻鳳皇於韓
其羽形婆娑然也一云書也豚字又作狔狔門反斲字又作俾爾熾而昌俾爾
鏹音刑為其于僞反氐都禮反橫古曠反一音光附方于反俾爾熾而昌俾爾
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嘗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壽考也箋云此皆慶考孫之辭也俾使臧善保安也○熾尺志反僖子念反
騰皆謂僖相侵也三壽三卿也岡陵取堅固也○熾尺志反僖子念反
王曰至如陵○毛以為上既述遠祖之功以美大魯威此乃說其封建之由
及今億公之事言將欲封魯之時成王乃告周公曰叔父我公欲立汝首子
魯公伯禽使之為國大開汝之所居永為國室藩輔告周公既說乃為書以策命

使之為侯於魯國大開汝之所居永為國室藩輔告周公既說乃為書以策命
魯公伯禽使之為侯於魯國大開汝之所居永為國室藩輔告周公既說乃為書以策命
土田并小國之附庸命使四鄰小國附屬之言其統於衆國也至於今日周公
後世之孫魯莊公之子謂僖公也其車建交龍之旂承奉宗廟祭祀所乘四馬
其六轡耳然而至威春與四時非有解意所獻所祀不有忒變因辭祭祀之
事皇皇而美者為君之天及君祖后穆之赤與純色之牲天與后穆於其

飲饗之於是以為宜下福與之與已多矣非從天與后穆降之多福周公
君祖伯禽亦其福汝禧公矣又言祭宗廟得禮故先祖禘之更說祭廟之事將
於前秋則為嘗祭此夏而已福衡其牛言禘養所祭之牛設橫木於角以福之
令其不得舐蟻人也所養者是白色之牡與赤色之特威酒之器有犧羽所飾
之尊將然而威美也其饌則有爛火去其毛而包之豚又育切肉之載與大
羹鏹羹其食器有竹籩木豆又有人房之俎鼎而既陳饗豆已列於是載與大

賜之榮作喜其德常神明故設辭之吏方得福織威而昌大使汝於是有壽
神執干戚而為萬舞者洋洋然聖多禮樂之吏方得福織威而昌大使汝於是有壽
賜之榮作喜其德常神明故設辭之吏方得福織威而昌大使汝於是有壽

毛詩注疏 卷之二十一 魯頌之什 四 中華書局影印

渚煮肉汁不和貴其質也銅菜肉味之有華和者也大羹謂太古之羹銅豆同

氏以椀夏后氏以巖殷之名房者唯房組耳故知大房半體之組明堂位曰組有虞

也知是半體謂曲櫜之也房謂足下附也上下兩間有似於房然房是組稱房

亦云散蒸如彼文全蒸謂全載牲體殺蒸謂體解折則房蒸是半體可知

半體之事也明堂位稱祀周公作大廟組用梳載之舅左胖載之姑組是組

者象多也○箋皇祖至千舞○正義曰以周公皇祖之下即云白牡駟騂駟

是魯公之牲故知皇祖謂伯禽也此皇祖之文在周公之下故以爲二人上

嘗之故言始禘裕之事於文不見不宜以載爲則故易之爲始以秋物新成始

玉飾者以俎豆相進之物明堂位說祀周公之禮云薦用下豆既玉飾明俎

亦玉飾其制足間有橫其下有附以明堂之文差次爲然附上有橫似於堂上

動壽考皆釋詰文月令稱粟牛騰馬騰是相乘之義故爲垂也○箋此皆至聖

老故保爲安也魯邦是常言其常辭也俾使減善皆釋詰文自保守者安吾之

毛詩注疏 卷之二十一 魯頌 駟之什 六 中華書局聚

之立三卿故知三壽即三卿也言作朋者謂常得賢人僖公與之為公車千朋即伐木傳云國君友其賢臣是也岡陵不勳之物故言取其堅固也

乘朱英綠滕二矛重弓大國之賦千乘朱英矛飾也滕繩也重弓重於境中也

子中人御○乘繩謚反注同穆亮反弓衣也字徐於耕反驂

徒登反重直龍反注同穆亮反弓衣也字徐於耕反驂

徒增增貝胄貝飾也朱變以朱變纒之增增衆也箋云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

然○青直又反息靡反說文云絳也沈又蒼林反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

我敢承齊當承止也箋云齊舒天下無敵禦也○艾音刈俾爾昌而熾俾爾

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壽徵也得相也壽而相與試謂講氣力不衰倦○

台背他來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箋云此又慶儀公

反下音貝也中時魯微弱為鄰國所侵削今乃復其故故喜而重慶之俾爾

也言二子載於車上皆朱為英飾重弓共在鞞中以綠繩束之又公之徒衆有

又備西戎北狄來侵者於是以此鷹當之謂楚羣舒叛漢於是以此鷹御之

足髮有黃色之髮背有台文之背得角如此長壽相與講試氣力奇其老而不

左人持弓也成十六年晉侯與邾戰于郟陵左稱椽鉞為右使人告其令尹
 子重曰寡君乏使使臧御持子焉哀二年藏之戰左傳稱椽鉞為右使人告其令尹
 子為右禱云崩則不敢自佚備掛子焉馬之正汝不共命既云左右不攻云御
 不共命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既云左右不攻云御
 是御在中央也○傳貝至增飾說文云綬曰貝者水蟲甲有文章也○傳文在
 整貝非為胄之物故知貝至增飾說文云綬曰貝者水蟲甲有文章也○傳文在
 本集注則是甲之字其義是也俗本作增誤也○箋連綴甲也增增然○正義曰為
 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皆夏官所掌也○箋連綴甲也增增然○正義曰為
 三萬耳如人爲軍大國三軍皆夏官所掌也○箋連綴甲也增增然○正義曰為
 三軍之大數又以此為三軍者以周公受七百之封明其當時從上公之制需
 三軍之數比故云復周公之字故此箋以三百里之封明其當時從上公之制需
 舉大數皆舉所退者若三萬七千五百文數可為四萬此項美信公宜多也
 其事不應減退其數以為三萬故答臨頭謂此為二軍以其不安故所解之也
 今以春秋檢之則僖公無三軍則作之當書也自文至襄復減為二則舍亦當
 年又書舍中軍若僖公有三軍則作之當書也自文至襄復減為二則舍亦當
 三軍也春秋之例以軍賦事重舍皆書於僖公之世無作舍之文使知當時無
 三軍也鄭以周公伯禽之世合有三軍僖公能復周公之字選伯禽之法故以
 三軍解之其實於時唯二軍耳僖公能復周公之字選伯禽之法故以
 公徒則知此言僖公進行之時且與增共文明是行時以爲行也○傳鷹當
 承止○正義曰鷹當釋話文承皆當待之義不敵當待即是不敢禦止故以承
 爲止也○箋鷹至禦之○正義曰鷹當釋話文承皆當待之義不敵當待即是不敢禦止故以承
 故知與齊桓公舉義兵也僖公之世用兵於戎狄舒舒者唯與國故連言需
 經書公會齊侯等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一各荆羣舒舒者是楚之與國故連言需
 舒其伐戎則無文唯十年經書齊侯許伐北戎其時蓋魯使泰山巖巖魯
 人助之師兵無文唯十年經書齊侯許伐北戎其時蓋魯使泰山巖巖魯

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詹至也

蒙山也荒有也箋云奄覆荒奄也大東極東海邦近海之國也來同為同盟也

率從相率從於中國也魯侯謂僖公○大音泰本又作泰下注大室皆同荒如

也近附近之荒云至疏泰山之高巖巖然魯之邦境所至也魯境又美境界復故言

之國莫不相率而從中國是魯侯僖公之功也○鄭以奄為覆履有龜蒙之山

遂奄有極東之地餘同○傳詹至至荒有○正義曰詹至釋話文春秋定十年

齊人來歸鄆主龜陰之王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顛與云昔者先王以為東

在魯地故言奄有泰山則在齊魯之界故言所詹見其不全屬魯也禮祭法諸

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春秋傳三十一不穀雖不德河非

公羊傳曰三望者河泰山河海鄭駁異義云昔者楚昭王曰不穀雖不德河非

所獲罪言境內所不及及則不祭也魯則徐州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以昭王

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齊人亦祭

泰山故得整而祭之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齊人亦祭

於盟會唯邾莒滕杞而已其餘小國及淮夷同盟當魯公之世東方淮夷小國見

從於中國以僖非盟主不得為從魯故也保有龜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

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鳥山也繹止也宅居也南夷荆楚也若頌

也箋云諾應辭也是若者是魯公所謂順也覺音符山名也繹音亦

音夕字又作嶧同山名也往字又作啓武伯反行下孟反應對之應

至是若○正義曰此又美魯公境異廣遠或德所及彼南方之夷謂荆楚之國莫

不相率而從於中國若王伯有命則莫敢不應諸順從此皆由魯侯之功於是

順服也○傳覺山若順○正義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謂嶧山之陽有桐木

也○傳嶧連之與嶧掌相類故知是嶧山嶧山也宅居釋言文有淮夷蠻貊如夷

行者以蠻貊之文在淮夷之下嫌蠻貊亦服故辨之以魯公之從齊桓唯能服

淮夷耳非能服南夷之蠻東夷之狂故即淮夷蠻貊謂淮夷如蠻貊之行魯四

年從齊桓伐楚而服之故言南夷謂荆楚鄭志魯趙商云楚交中國而近南夷

未世夷行故謂之夷也若順兩字○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

定本集注若順之上有諾順兩字○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

之字常許魯南鄆西鄆箋云純大也受福曰嘏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常或

田未開也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嘏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

古雅反朝直遙反薛字又作薛息列反與音餘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

十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箋云燕燕飲也令善也喜公燕飲於內寢則

欲與之相宜亦禮慶也是音猶常有也兒齒亦壽徵○兒五兮反齒天錫至

落更生細者也字書作齟音同一音如字為于僞反祝之又反同疏兒齒至

毛以為既言儀公威德被及廣遠又言天與之福復周公之故居大夫與公大夫之

福使有秀眉之壽而保其魯國又能居其常邑與許邑復周公之故居也魯侯

億公燕飲而皆喜燕於內寢則善其妻壽其母謂為之祝慶使與之相宜也其魯之邦國

其燕於外寢則宜其大夫與衆士亦謂為之祝慶使與之相宜也其魯之邦國

之政脩周公伯禽之教故治正寢上新姜嫄之廟姜嫄之廟廟之先也奚斯作

音教獲屬功課章程也至文公之時大室屋壞○換音角方曰換焉音昔徐又

反姣古卯反屬音燭孔曼且碩萬民是若也國人謂之順也○曼音萬疏來

至是若○毛以爲僖公威德遠及國內成官乃命彼賢臣修寢廟取彼徂才

山上之松新甫山上之柏於是斬斷之於是量度之其度之也於是用人尺之

大又新作閔公之廟奕奕然廣大作寢則人安作廟則神悅人神安悅君德備

矣此觀是詭爲之乃是奚斯所作美其作之得所故舉名言之奚斯監護而已

其作用民之力故又其民之勤事言廟甚長廣而且大用功雖多萬民於是謂

之順民既以爲順明其不憚勞故言之以頌僖公也○鄭唯以新廟爲姜

源之廟爲異餘同○傳棟榱至是廟○王義曰榱之與榱是榱之別名莊二十

四年榱榱大至牢固義或當然路寢正寢公羊穀梁傳並云然定本集注云路正

也榱榱大至牢固義或當然路寢正寢公羊穀梁傳並云然定本集注云路正

君故以新廟爲大也公朝王肅云喜公以言之後閔公爲之立廟奕奕大美其

作之中禮能自給而公朝王肅云喜公以言之後閔公爲之立廟奕奕大美其

新廟連文故云公朝王肅云喜公以言之後閔公爲之立廟奕奕大美其

也又言姜嫄之廟朝之先者欲見姜嫄之廟既新之則餘廟毀壞亦修之然則
 舉其治正寡則餘廢亦治之矣又解奚斯所作之意正謂為之主許主許教令
 工匠監護其事屬付功役課其章程而已非親執斧斤而為之也中候程河紀
 說帝堯受河圖之禮云後辨護注云辨護供時用禮儀是監典謂之護也昭
 三十一年在傳說城成周之事云屬役賦丈謂付屬作者以功役也漢書禮
 祖使燕倉定章程謂定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是為課也漢書禮
 也引文十一年又室屋壞者與語同以壞者毀其不恭則修者專為可也反
 詩人稱新作殿廟以美僖公之意也○箋曼修之順與俗本不同

閔宮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

章章十句

駟四篇二十三章二百四十三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 (三十之二)

毛詩注疏校勘記 三十一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閼宮

儉清淨也

按各本皆同攷釋文作清靜也引說文儉靜也當依釋文更正楚

英傳莫莫言清靜而敬至也亦可證

天神多與之福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與當作子下箋云天神多予后稷以五

先種之植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植作種案所改是也下非穀名先種曰植

而則祭之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則疑衍字非也而則

此箋云其生之又無災害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任誤生是也

又解后稷其名曰弃

闕本明監本毛本弃作棄下同案箋字作棄生民可

字十行本

作弃避本以下謂作棄皆有誤比唐石經於棄字皆作弃以

其中為世字諱而避之也正義避諱之例則不如此如泄字唐石經避作

且尙書刑德故云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放誤故是也

續大王之緒

毛本繼誤譌明監本以上皆不誤

箋云屆極虞度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極字誤出釋文云屆極紀力反下同之屆下云極也正

義云居極處度釋言文云云是正義釋文二本皆本是極字也闡本以下又盡改正義中極字作極誤甚十行本不誤見下段玉裁尚書撰異中凡三論極極字至爲詳矣

致大平天所以罰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大平及以三字衍也正義云是致天所罰復舉箋文可爲明證且此與大平迥不相涉而武王

又實未大平其說見於茅首正義斷爲衍字無疑矣各本皆誤當正

極紂於商郊牧野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案正義云殺紂於牧野定本集注皆云極紂於牧野極是殺非也是正義本極作殺

必當時俗本如此而正義定從定本集注以極爲是以殺爲非也釋文屆極下云下同是釋文本亦作極不作殺

謂民勸武王無有二心

闡本明監本同毛本二作貳案所改是也

箠屆極至克勝

闡本明監本毛本極誤箠案山井鼎云宋板此疏除釋言又云箠誅也外皆作極考此一箠字亦極之誤藪柳正義

引可證也

克先祖之意

闡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克當竟字誤是也

秋物新成尚之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以秋物新成始可嘗之故言始嘗也定本集注皆言秋物新成尚之也言貴尚新物故

言始也作嘗字者誤也是正義本尚作嘗

下有柎

小字本相臺本同闡本明監本毛本柎作附案釋文云有柎方子反考常棟案用柎字從手柎柎實一字也正義中字書作附或是其所

易今字耳各本依之未是

俾爾熾而昌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盧文弨云俾一作卑見校官碑今考上釋文以卑民作音云本又作俾下皆同是釋文本作卑字也餘

經盡然盧未經考耳又案段玉裁云說文云俾門持人也凡經傳言俾者皆取義於此門持人今說文譌作門侍人莊述祖正之卑者俾之假借字

魯邦是嘗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嘗作常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嘗字誤也

與赤色之特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特當牯字誤非也正義下引說文云牯特也故此自為文以牯為特也

則有爛火去其毛而魚之豚

閩本明監本毛本燿作以案皆誤也當作燿下文彼注云爛去其毛而魚之也同

正月朔日於周二特牛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於當作也周當作用烈文正義引可證

地官○封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作中案皆誤也當衍

大羹渚煮肉汁

閩本毛本同明監本渚作渚案所改是也

稱祫周公作大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於誤作是也

即云白牡駢牯

閩本明監本毛本牡誤牲案浦鐘云牯經作剛非也正義中牯字皆其所易耳

天下無敢禦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也作之案之字是也正義云則無育於我僖公敢禦止之也標起止云至禦之可

證也考之古本也上有之字采正義

萬二千五百為軍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為上疑脫人字是也

俗本作增誤也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增作憎案所改是也

是三軍之大數又以此為三軍者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三字盧文昭云當作二下同是也正義下文云故荅臨

碩謂此為二軍二字不誤可證

文數可為四萬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文疑大字誤是也

使知當時無三軍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便誤使是也

唯有儂公耳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儂字盧文昭云當作桓是也浦鏜校改上文儂公二字作在秋非也

師賤兵少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師當作帥是也此因帥字俗體有作師者而譌耳

魯邦所詹 唐石經小字本相詹本同考古文詹作瞻案古本非也傳訛詹為至毛氏詩不作瞻明甚唯說苑等引此文作瞻者是三家詩也韓詩

外傳有其證

淮夷蠻貊而夷行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傳而當依正義作如其讀則以淮夷蠻貊四字為運傳之複舉經文者也如夷行也四

字為句傳文之說經也以毛公文字簡與故說經本但有淮夷而以為足以之意云如夷行也如者譬況之言謂經此文是譬況淮夷之行也以為足以

明之矣厥後作正者所受之讀未誤故引而伸之曰言淮夷蠻貊如夷行

淮夷耳非能服南夷之蠻夷之豹故即淮夷蠻貊謂淮夷如蠻貊之行其言極為明晰可據以正各本如作而之誤即可據以正岳本點淮夷二字運蠻貊而夷行也六字為句之誤也經義雜記讀之不審一改傳文作淮夷蠻貊行如蠻貊也再改正義言淮夷蠻貊如夷行者作言淮夷如蠻貊之行者紛紛塗竄皆由未得其句逗所致

鳥嶧渾文

闕本明監本毛本嶧誤釋案經文作釋此作嶧者釋嶧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禹貢爾雅說文皆作嶧是嶧為正字釋文

云字又作嶧亦指禹貢等言之也毛氏詩但作嶧古文多假借也○段玉裁云嶧山與葛峯山是兩山尚書嶧湯孤桐此葛峯山也地理志在東海

下邳今在淮安府邳州魯頌及左傳邾國之釋此釋山也地理志在魯國弱縣今在兗州府鄒縣前說云釋嶧古今字非是釋山字史記及漢志作嶧要以秦碑作釋為正

許田未聞也

許字相臺本許田不空考文古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空處誤補

天乃與公大夫之福

闕本明監本毛本大夫作大案所改是也

許田未聞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許田亦所由之誤

徂來之松

唐石經相臺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來作徂考文古本作案傳徂來山也相臺本仍作來餘本皆作徂正義中來字十行本作

來闕本以下改作徂而標起止未改是正義本唐石經皆作來為可據矣

孔甚碩大也奕奕姣美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孔甚澤言文碩大釋詁文孔碩言其寢美也定本集注云孔碩甚姣美

也與俗本不同考正義上文云作爲君之正寤甚寬大又新作闕公之奕奕然廣大初無奕奕佼美之文今本箋有誤故與定本集注及俗本俱不合釋文以甚姣作音當是其本與定本集注同今釋文各本甚誤作其非也

新者姜嫄廟也

小字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無也字新上有昕字考文古本育案無者是也相臺本乃所謂以疏中字微足其

義者耳

曼脩也廣也且然也國人謂之順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集注箋曼脩也廣也且然也國人謂之順與

俗本不同如其所言非爲異本當有誤也今無可考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三十之二)

(六九)

毛詩商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商頌

譜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娥氏之女名簡狄者吞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

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次妃二人行浴見鳥墮其卵於中候亦育其卵於十八年左傳云

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舉八元使布教於四方父義

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又尚書堯典云帝曰契汝作司徒敷五教於

也故云堯之末年舜舉為司徒有五教之功也乃賜神曰子而封之於商也中

候握河紀云堯曰舜朕無德欽奉不圖賜示二子契封後陶云賜姓于氏

斯此封三巨賜姓堯者契為子瓊為姪泉陶未聞又契封後陶云賜姓于氏

是以題賜之姓而封之商也躬身也引孝經披契於商者長命云賜封于氏

小國舜之末年益封之商也躬身也引孝經披契於商者長命云賜封于氏

大號而此云商者契所封之地則鄭以湯取契之故歸之舜也商者成湯一代之

則不然襄九年左傳曰契伯居商丘以書序之王韋注云商丘地名相土居商丘之

因之者代闕伯之後居商丘湯以爲號又書序之封商丘見於書傳史記中後不

甚明經與之言商者皆單謂之商契未有稱爲商丘者又相土居商丘以後不

又非王迹所因何當取其所居以爲代號也商之有契簡狄之傳耳非湯功所起

湯爲代號文王不爲代號者自契處商國名變易大王來居商地其國始

毛詩

注疏

二十之

商頌

那之什

中華書局聚

一八九九

名曰周文王以周受命當以周為社北牖襄三十年左傳云然湯在亳地受命不

亳為代號而禮記郊特牲云亳社為國之社以戒亳寶湯所居地故指亳社

以殷紂無道喪滅湯之社者欲使諸侯觀之思自保固故不舉代號而指亳社

也亳是湯之所居耳及紂滅之時則在朝歌非復亳地也成湯之初以商為號

及盤庚遷於殷以後或呼為殷故名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注云商為號

改商號故大明云殷命咸宜旅武云汝殷商皆取前後二號而雙言之是其不全

全改也○世有官守十四世至湯則受命代夏桀定天下○正義曰堯以契為

司徒又封之商國子孫則當世為諸侯或入列王官故云世有官守國語云

王勤商十四世而興殷本紀云契卒昭明立卒子報乙立卒子昌若立卒子

曹圍立卒子冥立卒子振立卒子微立卒子昭明立卒子報乙立卒子昌若立卒子

卒子主立卒子乙在亳東觀於洛黃魚雙躍出濟于壇黑鳥以雒隨魚亦上化中

為黑玉赤勒曰玄精天乙受神禳命之子伐桀命克于商滅夏天下照是受命

伐桀定天下也○後世有中宗者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後

寧嘉靜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正義曰此尚書無逸文也彼注云中宗謂荒

大戊也高宗謂武丁也舊猶久也爰於泊與也武起也諒闇轉作梁闇樞謂之

小乙將師役於外與小人之故言知其憂樂也作起也諒闇轉作梁闇樞謂之

命梁闇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凶廬柱檀不言政事此三主有受

商頌五篇唯此一暮大拱大戊懼問伊陟曰受命謂成湯也中興謂中宗高宗也

與帝其脩德大戊從之而祥桑穀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禮記喪服

四制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宗高

與帝其脩德大戊從之而祥桑穀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禮記喪服

四制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宗高

與帝其脩德大戊從之而祥桑穀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禮記喪服

與帝其脩德大戊從之而祥桑穀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禮記喪服

與帝其脩德大戊從之而祥桑穀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禮記喪服

與帝其脩德大戊從之而祥桑穀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禮記喪服

與帝其脩德大戊從之而祥桑穀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禮記喪服

與帝其脩德大戊從之而祥桑穀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禮記喪服

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繼世即位而慈夏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與禮

廢而復起故善之故載之書中高而宗之故謂之高宗是宗高宗中興

也由此三王皆有功德時人作詩頌之者那序云祀成湯是頌成湯也烈

序云祀中宗是頌中宗也烈祖祀中宗箋稱此祭中宗諸侯來助明是其崩之後

篇頌高宗也此頌中宗也烈祖祀中宗箋稱此祭中宗諸侯來助明是其崩之後

則那之作當太甲時也烈祖祀中宗箋稱此祭中宗諸侯來助明是其崩之後

或子孫之時未知當誰世也玄鳥祀高宗箋以祀當為裕高宗崩而始祭於

契之朝歌是詩焉是崩後可知也殷武云祀高宗則亦在其崩後而始祭於

星崩後則知長發之作亦在崩後矣長發述之也○商德之壞之日禘祭先王殷武述曰

征代荆楚商治寢室皆在崩後矣長發述之也○商德之壞之日禘祭先王殷武述曰

火正闕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啓為宋公代武庚為商後○正義曰商德之壞曰紂

紂時也樂記說武王伐紂既下車而投殷之後於宋是伐紂即紂微子昭元年

左傳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翳曰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商九年壬傳曰

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丘大志而火紀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以陶
言之是宋居闕伯故地漢書地理志云周封微子於宋今之雒陽是也本陶
唐氏火正闕伯居商丘大志而火紀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以陶
衛世家云武王克殷紂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以奉其先祀是武王
初殺紂以武庚為商後也至周公攝政武庚叛而誅之乃命微子代武庚為商
後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是命微子在成王時也今因伐紂之
下即連言封微子於宋封城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正義曰
所封故終言之○其封城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正義曰
禹貢徐州云泗濱浮磬豫州云導河澤被孟豬地理志云孟豬澤在梁國睢陽
東北是孟豬在豫州地理志云宋地今之梁國市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都之
須昌壽張皆宋分也據時驗之是宋之封城東至泗濱西至孟豬也○白從政
衰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

毛詩注疏 二十之三 商頌 那之什 一一 中華書局聚

於時周太師以那為首歸後不具其先王○正義曰微子為商之後得行殷之禮
明樂廢壞是散亡商之禮樂也史記世家云微子啓卒仲衍立卒子宋公
禮立卒子丁公申立卒子禮公也卒弟微子啓卒仲衍立卒子宋公
立是為厲公卒除二及餘八君是微子之嗣立卒公也卒子戴公立自微子
至戴公凡十君戴公當宣王時也正考父考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
八年周宣王即位戴公當宣王時也正考父考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
為首魯語文也韋昭云名頌頌之美者然則言頌者宋之禮樂雖則亡散猶存
此詩之本考父恐其舛謬故就太師校之也此頌皆為祀先王之而作故知枝
既正歸以配其先王也○孔子錄詩之法莫大於是矣○正義曰今詩是孔子所
為後王之義監三代之功法莫大於是矣○正義曰今詩是孔子所
止有五篇明是孔子錄詩之法莫大於是矣○正義曰今詩是孔子所
後所以通大三統夏之篇章既以亡其七篇唯得此五篇而已孔子既錄魯頌
王之莫大於是言聖人之有深意也○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
其法莫大於是言聖人之有深意也○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
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吝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
存之義也○正義曰巡守之陳詩者亦不復探
陳其詩示無貶黜之義亦既示無貶黜之義亦既示無貶黜之義亦既
故所以無宋詩也示無貶黜之義亦既示無貶黜之義亦既示無貶黜之義亦既
之行人書之不得全無貶黜故春秋之時杞為伯爵是為時王所黜也○
問曰周大師何由得商頌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正義曰周用六代之
樂或本自不當有之故得商頌也然則自夏以上周人亦存其樂而後得
者或本自不當有之故得商頌也然則自夏以上周人亦存其樂而後得
故鄭為譜因商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

之大師以那為首禮樂廢壞者君怠慢於為政不脩祭祀朝聘養賢待賓之事

考甫至孔子之時又無七篇矣正考甫孔子之先也其祖弗甫何以有宋而授

厲公○那乃河反微子名啓紂庶兄周武王封之於宋為殷後正考父音甫本

亦作甫宋濬公之曾孫孔子七世祖大音泰後大疏○那一章二十二句至為首

湯之樂歌也成湯創業垂統制禮作樂及其崩也後世以時祀之詩人述其功

業而作此歌也又總序商頌發興所由言微子至于戴公之時其大夫有各曰正考

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此十二篇以那為首是故孔子錄詩之時得

其五篇列之以備三頌也殷本紀云主癸生天乙是為成湯非復名也周書謚

天乙在亳注云天乙湯名是鄭以湯之名為天乙也則成湯非復名也周書謚

法者周公所為禮記檀弓云死謚周道也則自殷以上未有謚法蓋生為其號

死因為語耳謚法安民立政曰成除殘去虐曰湯蓋以天乙有謚法蓋生為其號

湯也長發稱武王載旆又呼湯為武王者以其伐紂革命成就武功故以武名

之非其號謚也國語云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此云得商頌十二篇謂於周之太

師校定真偽是從太師而得之也言得之太師以那為首則太師先以那為首

矣且殷之創基成湯為首那序云刑成湯明無先那者故知太師以那為首

也經之所陳皆是祀湯之事毛以終篇皆論湯之生存所行之事鄭以奏鼓以

下言湯孫太甲祭湯之時有此美事亦是祀湯而育此事故序總云祀成湯也

○箋禮樂至厲公○正義曰禮樂廢壞者正謂禮不行樂不用故令之廢壞也

壞者若牆屋之不蔭也但禮事非一箋舉禮之大者以言焉由君不復行禮

有司不復脩習故忘其禮之儀制由君不復用樂樂師不復脩習故失其聲

曲折由是禮樂崩壞故商詩散亡也孔子之時七篇已亡者以其考甫校之

毛詩疏 二十之二 商頌 那之什 中華書局

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則非煩重燕穢不是可棄者也而子夏作序已無七篇明
 是孔子之前已亡滅也世本云宋濬公生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
 甫正考甫生孔父嘉為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故曰防叔防生伯夏伯
 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為華氏所傷奔魯為防大夫故云孔子之先也其
 祖弗父何以有宋言濬公之適辭當有宋國而讓與弟厲公也宋濬公殺
 公之兄以有宋言濬公之適辭當有宋國而讓與弟厲公也宋濬公殺
 場公而自立傳言弗父何授之者何是濬公世子父卒當立而場公慕之蓋厲
 公既殺場公將立弗父猗與那與置我鞞鼓猗歎辭那多也鞞鼓樂之所成也
 何而何讓與厲公也猗與那與置我鞞鼓猗歎辭那多也鞞鼓樂之所成也
 箋云置讀曰植植鞞鼓者為楹貫而樹之美湯受命伐桀不植貫而搖之亦植
 鞞之多其改夏之制乃始植我殷家之樂鞞與鼓也鞞雖不植貫而搖之亦植
 鞞之類○倚於宜反與音余下同置音玄下同楹音盈柱也貫古亂反濬戶故反
 鞞音桃小鼓也夏戶雅反注同縣音玄下同楹音盈柱也貫古亂反濬戶故反
 曰大濬樂奏鼓簡簡術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也假大也箋云奏鼓奏堂下
 之樂也烈祖湯也湯孫太甲也假升綏安也以金奏堂下諸縣其聲和大簡簡
 然以樂我功烈之祖成湯孫太甲又奏升堂之樂弦歌之乃安我心所思而
 成之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
 思其所謂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
 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儼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之謂思成
 ○術苦且反假毛古雅反鄭作格升也樂音洛下以樂我同齊側皆反本亦作
 齋下同者市志反為于鞞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馨聲平正平也依
 偽反儻音暖慷苦代反鞞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馨聲平正平也依
 倚也馨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周尚貞殷尚聲箋云馨玉馨也堂下諸縣
 與諸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馨之聲相依亦謂和平也玉馨尊故異言

以其追述成湯當在初崩之後太甲是殷之賢王湯之親孫故知拈諸太甲也
 假升綏安皆釋話文也以奏者作樂之名假又正訓為升故易傳以奏假為奏
 升堂之樂對鼓以金奏下故言奏升堂之樂初作皆擊鍾奏之樂謂弦歌之聲
 鍾亦在焉故云以金奏下諸懸也琴瑟在堂故知秦升堂之樂謂弦歌之聲
 也於祭之時心之所思唯神耳故知安我心所思故言神明來格也
 陶謹說作蕭韶之樂得所而云祖考來格意與此協故言神明來格也
 為說也所引禮記祭義文也致思深想若聞先祖其有所成故引以證之
 之謂思成也所引禮記祭義文也致思深想若聞先祖其有所成故引以證之
 處指身之所笑語貌之所發此皆目所可見外之粗者在內有常理可測
 者志意也在內無常緣物而動者樂音也內事難測深思然後及之故後言之
 也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謂致齊也散齊則不御不弔而已未設於深
 而及此五日事也祭之日所以得有出戶而聽者是無虞記云無戶則禮及
 無戶者闔戶若食則有出戶而聽者是無虞記云無戶則禮及
 祭者莫不以孫行者為尸而得無尸者虞記云無戶則禮及
 注云無尸謂無孫列可使也為尸者虞記云無尸則禮及
 至尚聲○正義曰傳意亦以營為玉聲聘義說玉之德云其聲清越以長是玉
 聲必清故云聲之清者解其別言依聲之意也爭萬物之成者以秋是萬物
 成就之時其律呂數短聲調皆清故棹聲宋玉云秋之為氣也天高而氣清則
 尚真殷尚聲郊特牲文此者以祭祀之禮有食有樂此詩美成湯之祭先
 不言酒食唯論聲樂由其殷人尚聲大解之○箋嘗玉馨○正義曰此中說傳
 意言馨聲清之意也知其玉馨者以鍾鼓馨管同為樂器馨非樂之主而云
 管和平來依馨聲明此異於常馨非石馨也泉陶謨云憂擊鳴球謂玉馨也
 二年左傳齊人賂晉以玉馨是古人以玉為馨也由玉馨尊故湯孫故云湯
 赫至然關○正義曰毛以此篇祀成湯食湯之德而云湯孫故云湯孫謂祖
 子孫也以上句言衍我烈祖陳湯之祭祖故以孫對之子孫祭祖而謂祖善為
 人之子孫循閔予小子言皇考之念茲皇祖永世克孝也此篇三云湯孫於此

毛詩注疏 二十之三 商頌 那之什 五 中華書局聚

為傳者舉中以明上下也釋樂云大鍾謂之鏞是次字亦言其音聲威也○箋
 狀故為威突萬舞之容故為翬也箋云散然有次字亦言其音聲威也○箋
 嘉客至扶助○正義曰王制祭敘言四時祭各皆春酌夏禘秋嘗冬烝注以
 為夏殷祭各是烝嘗為時祭故云念我殷家有時祭之事而來也若然郊特牲
 云饗神有樂而食嘗無樂故春禘而秋嘗注禘當為酌字之誤也王制云春禘
 夏禘鄭引王制夏殷以正特牲之文則特牲所云食無樂當是夏殷禮矣此云
 烝嘗則是秋冬之祭而上句威陳聲樂者此經所陳總論四時之祭非獨為利
 冬發文直取烝嘗之言為韻耳縱使嘗實無樂而酌禘有之故得言其聲樂也
 且禮文殘缺鄭以異於周法者即便指為夏殷未必食嘗無樂非夏禮也箋以
 湯孫為太甲故言太甲之扶助傳以湯為人之子孫則將當訓為大不得與鄭
 可也王肅云言嘉客顧我烝嘗而來
 音乃湯為人子孫顯大之所致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中宗也中宗殷王大戊湯之玄孫也有葬穀之異懼而脩德殷道復
 復疏烈祖一章二十二句○正義曰烈祖詩者祀中宗之樂歌也謂中宗既崩
 同疏之後子孫祀之詩人述中宗之德陳其祭時之事而作此歌焉經稱成湯

○箋中宗至中宗承而興之諸侯助祭神明降福皆是祀時之事故言祀以總之
 崩第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年確已立崩年大戊立是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帝之
 紀又云太戊立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帝之
 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大戊從之而祥桑穀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
 是表顯立號之事也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不毀其廟故異義詩魯說丞相至
 衡以為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之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
 歸祭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馮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

鄭從而不駁明亦以為不毀也則非徒六廟而已鄭言殷六廟者據其正者而言也禮稽命徵曰殷五廟至於孫六注云契為始祖湯為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是其六者沒定不毀故鄭據之以為殷立六廟至於嗟嗟烈祖中興之主有德則宗宗既無常數亦不定故鄭不數二宗之廟也

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酌賚我思成秩常申重酌酒賚賜也箋云秩福也賚讀如往來之

來嗟嗟乎我功烈之祖成湯既有此王天下之常福天又重賜之以無竟界之期其福乃及女之此所女中宗也言承湯之業能興之也既載清酌於尊酌

以裸獻而神靈來至我致齊之所思則用成重言嗟嗟美數之深○祜音戶疆居夏反竟也下同酌音戶賚毛如字鄭音來重直用反下皆同王天下于況反

竟音境本又作璋禋古亂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駿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反齊側皆反本亦作齋

黃耆無疆戒平駿總假大也總大無言无爭也箋云和羹者五味調脾熱得節食之於人性安和喻諸侯育和順之德也我既裸獻神靈來至亦復

由有和順之諸侯來助祭也其在廟中既恭肅敬戒矣既齊立乎列矣至于薦進俎又總升堂而齊一皆服其職勸其事寂然無言語者無爭訟者此由其

心平性和神靈用之故安我以壽考之福歸美焉○騶子吏反假毛古雅反鄭音格至也下以假以享同爭鬪之爭注同綏音妥也書音苟總音摠調音

條禋約軹錯衡入鸞鷖鷖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八鸞鷖音灌

德之有聲也假大也箋云紘軹軹飾也鸞在鑣四馬則八鸞假升也享獻也將猶助也諸侯來助祭者乘箋鞞金飾錯衡之車駕四馬其鸞鷖然擊和言車

服之得其正也以此來朝升堂獻其國之所有於我受政教至祭祀又溥助我言得萬國之歡心也天於是下平安之福使年豐○軹祁支反錯如字徐又平

故反鶴七羊反本又作繡溥音普穰如羊反鞞飾來假來饗降福無疆箋云享

古木反下音式鐻彼苗反箋直轉反朝直遙反

毛詩注疏 二十之三 商頌 那之什 六 中華書局聚

使神享之也諸侯助祭者來升堂來獻酒神靈又下顧予烝嘗湯孫之將箋云

與我久長之福也○假音格鄭云升也王云至也○毛以為中宗崩後子孫

中宗之享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疏祀之中宗之有天下乃由成湯創舉作

者迷成湯之功當帶王天下也成湯既有此德天又重湯我國家以有疆境是此

王天下之福言當帶王天下也成湯既有此德天又重湯我國家以有疆境是此

庶故得及爾中宗以此處所也謂能成漢之受復使中宗也中宗既而得成亦

余祀之既載清酒於樽酌以俎獻以其絮敬之故神則賜之我所以思而得成亦

謂萬福來宜下和平也其祭之時其直視而已亦自和也我所以思而得成亦

和以喻諸侯有和順之德此和順諸侯來在朝中既肅敬而成至矣既齊立於

列位矣莫不總千以秀眉之壽使得黃髮者於時凡在廟中無自爭訟者以助

故神靈安我孝子以秀眉之壽使得黃髮者於時凡在廟中無自爭訟者以助

祭又本其初來之時所爭之車以朱箒約其長轡之所有於我躬王受其政教之

命至饗祭之時又博來助祭由此得萬國之歡心故從天下平安之福故從得

豐年饗祭然每物豐多也既言天使之豐又說神降之福中宗之福來至其

坐矣來享其祭矣乃下與子孫亦顯大之所致也此祭中宗而來故念我子孫

者以湯是商家王業之所起故歸功於湯○鄭以賚我思成謂神靈來至我

子所以思得成也禮假無言謂起歸功於湯○鄭以賚我思成謂神靈來至我

國之所有也來假謂諸侯來助祭然則此時祭者當是神來助祭也

時設祭之君諸侯來助祭然則此時祭者當是神來助祭也

之饗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雖中宗子孫亦是湯遠孫故亦得言湯孫也

此為異其文義略同○傳神常至賚賜○正義曰後常申重賚賜皆釋文也

言賜我思成者王肅云先祖賜我思成也知點是西也○箋沽福至此說祭事而

云既載清酏文與旱麓清酒既載事同故知點是西也○箋沽福至此說祭事而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義曰祜福釋詁文以思成者齊之所思成也思之得成由神明來格故知賚讀

如往來之來商之王功起於湯故知功烈之祖正謂成湯也王天下之常福言

是天子孫常王天下也此所言常福又言重賜無疆得中興是長天之所及也此

祭中宗也故汝者汝所宗也言中宗承湯之業以裸獻禮言周法裸

以鬱澆殷禮則不其裸亦應酒也詩人所述舉其裸獻者鬱澆禮言周法裸

鬱澆殷禮則不其裸亦應酒也詩人所述舉其裸獻者鬱澆禮言周法裸

辨酒齊之異清酤之言可兼裸獻之用故鄭並舉裸獻以為至也○傳戒至言

無爭也○正義曰言戒至者謂恭肅敬而無言○箋和羹至美侯大衆○正義曰祭之言

異也故轉之無言無爭美其能心平性和也○箋和羹至美侯大衆○正義曰祭之言

語忿爭故云無言無爭美其能心平性和也○箋和羹至美侯大衆○正義曰祭之言

設饌有子大羹銅羹何知不實論羹而以爲喻諸侯和羹之宰夫和羹也○正義曰祭之言

左傳晏子曰和羹何知不實論羹而以爲喻諸侯和羹之宰夫和羹也○正義曰祭之言

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箋和羹至美侯大衆○正義曰祭之言

平駿假無言時靡有爭引此和羹證君臣之和則知和羹爲喻非實羹也○正義曰祭之言

下句約軛錯衡諸侯來朝之事無言爲升故易傳以假爲設驚進俎之時諸侯

侯對朝廷羣臣而稱亦也釋話假爲升故易傳以假爲設驚進俎之時諸侯

總集而升堂齊一也神之降福自祭之得禮非獨爲助祭者也而云神靈用是

之故安我壽考之福者善其助祭得禮故歸美焉○傳八鸞至假大○正義

謂此助祭在車之飾非直鸞和而已獨言鸞聲之意故云言文德之有聲也○正義

大而其義不明但軛衡是○箋侯之車以享謂獻國之所有則以假亦名約朝之

事當謂以大禮而來軛也○箋侯之車以享謂獻國之所有則以假亦名約朝之

此亦當以皮纏約而朱漆之也鄭於秦風駟騶賦之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禮

此亦當以皮纏約而朱漆之也鄭於秦風駟騶賦之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禮

此亦當以皮纏約而朱漆之也鄭於秦風駟騶賦之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禮

此亦當以皮纏約而朱漆之也鄭於秦風駟騶賦之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禮

此亦當以皮纏約而朱漆之也鄭於秦風駟騶賦之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禮

此亦當以皮纏約而朱漆之也鄭於秦風駟騶賦之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禮

此亦當以皮纏約而朱漆之也鄭於秦風駟騶賦之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禮

此亦當以皮纏約而朱漆之也鄭於秦風駟騶賦之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禮

此亦當以皮纏約而朱漆之也鄭於秦風駟騶賦之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禮

此亦當以皮纏約而朱漆之也鄭於秦風駟騶賦之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禮

此亦當以皮纏約而朱漆之也鄭於秦風駟騶賦之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禮

此亦當以皮纏約而朱漆之也鄭於秦風駟騶賦之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禮

此亦當以皮纏約而朱漆之也鄭於秦風駟騶賦之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禮

此亦當以皮纏約而朱漆之也鄭於秦風駟騶賦之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禮

此亦當以皮纏約而朱漆之也鄭於秦風駟騶賦之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禮

此亦當以皮纏約而朱漆之也鄭於秦風駟騶賦之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禮

此亦當以皮纏約而朱漆之也鄭於秦風駟騶賦之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禮

此亦當以皮纏約而朱漆之也鄭於秦風駟騶賦之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禮

毛詩注疏 二十三 商頌 那之什 七 中華書局聚

記注云鸞在衡則鄭以乘車之鸞必在衡而此之鸞在鐃者以鸞之所在經無
 正文而殷周或異故從舊說以為在鐃以示不敢質也言鞶鞶金飾者考工記
 云容鞶必直陳策必正注云鞶鞶然也容鞶者治鞶為之形容彼言鞶鞶即此
 約軼故言諸侯來助祭者乘鞶鞶金飾鉗衡之車也知金飾者以形若鞶鞶
 衡與鞶車有輿連之輿赤貌則彼是金輅以封則王母第同姓公侯乃得乘金
 輅耳殷禮雖亡不應三等之爵皆乘金輅此說諸侯來助獨言金輅其尊者
 言之耳假之為升乃是正訓諸侯之朝必升堂授玉故易傳以假為來朝升堂
 也朝必獻國所有故言以享也既行朝禮後乃助祭故云至祭祀又溥助我言
 其得萬國之歡心也○箋享謂至獻酒○正義曰假謂未升堂獻酒也傳於上下假
 知是獻酒使神享之也獻酒必升堂故知來假謂未升堂獻酒也傳於上下假
 皆不訓為升則此亦不得與鄭同也王肅云假謂來至來享嘉薦然則音為格
 故訓為至也○箋此祭至言之○正義曰此祭中宗在廟後當是祭中宗
 孫而湯孫故知本之傳於上篇以湯孫為湯為中宗孫則此亦當然祭中宗
 而美湯之為人子孫者王肅云祭中宗而引湯者本王業之所起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祀高宗也祀當為裕裕合也高宗殷王武丁中宗玄孫之孫也自雒始合

祭於契之廟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既葬一禘一祫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太祖明年

春禘于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玄鳥玄鳥

燕也一名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是也復扶又反契息列反殷之始

祖也一本作偃同又作偃古字君喪三年既畢禘于其廟而後祫祭于太祖明年春禘于

羣廟案此序一注舊有兩本前裕疏祀高宗一章二十二句○正義曰女鳥詩者

後禘是前本禘夾一裕於是後本也○祀高宗武湯言高宗能興其功業又述武

功三年喪畢始為祭於遠本玄鳥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以高宗上能興湯之

丁孫子無不勝服四海來至百禱所歸必言高宗之功或與殷武同為時祀而美其

事故序言裕不勝服四海來至百禱所歸必言高宗之功或與殷武同為時祀而美其

陳乃上述自有廣狹耳○箋湯受命若是四時常祀不與遠頌上祖殷武與此皆

仲丁及外壬及河亶甲亶甲生祖乙生祖辛生祖丁祖丁生祖辛生祖丁祖丁生祖辛

湯育飛雉升鼎耳而雉作高宗日殷本紀稱武丁見雉升鼎耳懼而脩政成

德而復興禮殷道復興與立其廟為高宗喪服四制說高宗復興與立號之事也

羣廟之主喪畢裕於太祖之廟以新崩之主序於昭穆乃述宗崩喪畢之後新與

鄭駁異義云三年一裕百王通義則殷之裕祭三年一裕而必知此崩之主皆升

合食於太祖使徧及先祖不獨主於高宗今序言裕高宗明是為高宗而作裕

其言與此正同而云魯禮則此云古者君喪以下謂魯禮也此箋及禮注所言

手詩注疏二十之商頌那之什八中華書局聚

以五月禘此月大祭故識其遠識其遠者明當異歲也經獨言吉禘於莊公閔
 公之服凡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又不禘無恩也魯閔公二年秋八月公薨
 禘於大廟用啟夫人春禘自此之後乃五年再殷祭六年禘故八年經曰秋七月
 三十三年冬十二月葬文二年秋八月禘魯事而致哀美故譏焉魯僖公以其
 從闕除喪不禘故明月即禘經云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之服亦
 少四月不刺者有恩也魯文公以其十八年春二月禘宣二年除喪而禘明年
 春禘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與僖為之同六年禘故八年禘經曰夏六月辛
 巳有事於大廟仲遂卒於垂說者以為有事謂禘為仲遂卒張本故略之言有
 事耳魯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夏五月大祥七月而禘公會
 劉子及諸侯於平丘公不得志八月歸不及禘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歸乃禘
 故十五年春乃禘經曰二月癸丑有事於武宮禘於武公及二十五年禘於
 將禘於襄公此則十八年禘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禘二十五禘於茲明矣儒
 家之說禘禘也通俗不同學者競傳其聞是用訟爭論從數百年來矣竊念
 春秋者書天子諸侯中失之事得禮則知禮則識可以發起是非故據而述
 焉從其禘禘之先後考其疏數之所由而相禘注焉魯禮三年之喪畢則禘於
 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傳也宣也八年皆自禘祭則公羊傳所云五年而再
 殷祭禘在六年明矣明堂位曰魯王禮也以相禘況可知也此是鄭君考校魯
 禮禘禘疏數之事也閔二年五月吉禘於莊公即春利之經而於禘之前經
 無禘事鄭知四月禘禘以文二年五月經書大事於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禘也
 彼是除喪而禘則知禘之吉禘之前亦當先有禘祭於禘所以不禘者以時有
 慶父之難君子原情免之但為禘足以前成等不假更復為禘而五月又禘故
 之而書吉禘也禘之言吉則未應從吉故知明當異歲也且五年而再殷祭
 乃是公羊傳文後禘去前禘當五年矣禘也宣也皆八年有禘明知前禘當在
 三年矣文公以二年禘祭禘在除喪之年禘官在三年是其與禘當異歲也
 以春秋上下考校知其必然故此箋及禮注皆為定解仍恐後字致惑故又作

志以明之如志之言五年再殷祭先裕後禘而此云一禘一裕先言禘者恐其

便無義例也春秋謂之大事指謂文二年裕祭之事耳其禘則春秋或謂之

禘或云有事皆不言大事傳宣八年之經是也此箋或云古者君喪三年喪畢

禘於其廟而後裕於太祖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其文誤也何則禮注及

志皆無此言則此不當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玄鳥也何則禮注及

獨有也定本亦無此文天使下而生商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

女簡狄配高辛氏帝率與之祈于郊禘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

而生焉芒芒大貌箋云降下也天使下而生商者謂躬遺卵成氏之女簡狄

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以廣大芒芒然後將興又錫其姓焉自契至湯八遷

○芒莫剛反後同媯風忠反契母之本國名郊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

謀音梅本亦作高謀卯力管反亳傍各反地名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

厥后奄有九有正長域有也九有九州也箋云古帝天也天帝命有威武之德

湯有是德故覆有九州為之王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

也○長張丈反下同徧音遍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

孫子言高宗興湯之功法度明也○解音懈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

乘大糇是承勝任也箋云交龍為旂糇黍稷也高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於

者亦言得諸侯之歡心十乘者二王後八州之大國○武王于況反又如字注

同勝毛音升鄭式證反乘繩證反注同糇尺志反韓詩云大祭也任音壬下何

任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畿疆也箋云止猶居也肇當作兆王畿千

界言其為政自內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景大

及外○疆居良反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景大

毛詩注疏 二十一 商頌 那之什 九 中華書局聚

何任也箋云假至也朝祗衆多也員古文作云河之言何也天下既蒙王之政

令皆得其所而來朝祗衆多也員古文作云河之言何也天下既蒙王之政

何乎言殷王之受命皆其宜也百祿是謂當擔負天之多福○假音格下同

何巨移反或上之尺之二反員毛音圓鄭音云河王以為河水本或作何音

何河可反本亦作荷音同鄭云擔負也下疏天命至是鳥至日毛以為契母簡狄

何封商後世有此殷國今以高宗有國本而美之言上天命此玄鳥使下而生

此商國故契之子孫得言此殷國今以高宗有國本而美之言上天命此玄鳥使下而生

長商興之節古之天帝命有威武之德者成湯令長有彼四方之國謂為之君

故得同自此九州之民也成湯既受天命子孫又循之商之先君受天之命

年世延長所以不至危殆者在於此高宗武丁善為人子也故於此武丁為人之

乃有諸侯先祖武德之王道威德盛大無所不勝任之也故於此武丁為人之

承而進之言高宗與之狀殷之邦畿之內地古千里維是歡心也高宗前此政衰

微又述高宗能與之狀殷之邦畿之內地古千里維是歡心也高宗前此政衰

育彼四海言高宗莫不來至其來也後安四海之民以為已安此矣然後始

四海故四海諸侯莫不來至其來也後安四海之民以為已安此矣然後始

云殷王之政甚大均矣維如河之潤物然言其無不備也成湯受天之命子

道能為四海所慶故因其也其言長而歌之曰為簡狄在武丁之孫言

九州為之王也又受命不怠在武丁孫子謂行之不疑也武丁之孫言

言諸侯大至所言維云何乎受命咸宜百禱是荷即其言之所云也唯此為

異餘文義略同○傳玄鳥至大親○正義曰釋鳥云燕燕乾也色玄故又名為

玄鳥氏不信讖緯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玄鳥降則日有祀郊禘之禮也

日以大牢祀于高禘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玄鳥降則日有祀郊禘之禮也

大戴禮帝係篇說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育天下云有娥氏女簡狄則契為高

辛之禮簡狄高辛之妃而云玄鳥至生商則是以下云有娥氏女簡狄則契為高

為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簡狄所郊禘而生契也玄鳥以春分而得之也故以

非天命之使鳥降契但天之生契將令王自天下故本其欲為天所命以鳥至

而生焉記其所當之時美其得天之命故言天命玄鳥降于桑野注云鳥之來

非從天至而謂之降音重之若自天來然月令季春戴勝降于桑注云是時指

在桑言降者若始自天來重之故稱降也襄四年左傳簡狄芒禹迹畫為九州

是芒芒為大貌也○箋天使至天意○正義曰鄭以中候契握云玄鳥翔水濱

卵生契簡吞之生契封商殷本紀云簡狄行洛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

孕生契此二文及諸緯候言吞配生契者多矣故鄭據之以易傳也書序云自

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又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於湯言居亳於湯八遷

亳殷則殷是亳地之小別名故知湯是亳之殷地而受命之也自契至湯八遷

書序注云今屬河南偃師故不得詳是八遷地各不可知也其亳地在河洛之間

甫謚云學者咸以為亳在河洛之間書序注云今屬河南偃師故不得詳是八遷地

育偃師縣有戶鄉殷湯所都也○正義云書序注云今屬河南偃師故不得詳是八遷地

案地理志葛今梁國寧陵是也謚考之專實失其正也孟耳葛伯不祀湯使亳眾為

師西二十里有戶鄉殷湯所都也○正義云書序注云今屬河南偃師故不得詳是八遷地

之耕有童子餉食葛伯奪而殺之古文仲虺之誥曰湯征自葛始計寧陵去偃

師八百里而使亳眾為耕自童子餉食非其理也今梁國自葛始計寧陵去偃

則殷有之地北亳在蒙地非偃師也書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即偃師是也然

毛詩注疏 卷之三 庶頌 那之什 十 中華書局影印

是湯所受命也偃師為西岸與盤庚所徙者也立政之篇曰三亳阪尹是也

如謠之言非無理矣鄭必以古虜尸鄉者在亳東鄭志言尸鄉為殷湯所都是舊

說為然故從之也且中候稽子命云尹謂其在亳東鄭志言尸鄉為殷湯所都是舊

有阪故立政注云三毫者漢舊唐書為分亳民於三邑其長居險故云阪尹蓋東成

泉南轅轅西降谷也毫鄭以三毫為分亳民於三邑其長居險故云阪尹蓋東成

商地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說即伊尹師也漢書音義曰臣瓊案漢居亳今

陰薄縣是也今亳有湯亭或說即伊尹師也漢書音義曰臣瓊案漢居亳今

無正文故各為異說地名易於而詳至湯身而漸大也又解將迷成湯而

之切屬舊尚小耳自日以廣大功故本其天意而言契之初生也○傳正長至

遠言契意以湯之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天意而言契之初生也○傳正長至

九州○正長曰王長傑詰文成有者言其賦也○箋古帝至之王○正長曰

九有九自是同有天下之辯言分天下以爲九分皆為一有故知九有九州也

傳於奄字皆謂為同王肅云同有九州之實賦也○箋古帝至之王○正長曰

漢之受命上天命之故知古帝謂天也○傳武丁肅宗○正義曰作詩所以

也是謂天為古故得無天為古帝謂天也○傳武丁肅宗○正義曰作詩所以

偏告諸侯言法自是德天遠矣非與人道言云肅宗○正義曰作詩所以

之所征無敵使諸侯徧聞是徧告之也○傳武丁肅宗○正義曰作詩所以

王名者王肅云明質以名篇商之子孫則此亦當如肅言也○箋商之至武丁

為人孫子也毛以為湯孫為商之子孫則此亦當如肅言也○箋商之至武丁

○正義曰商之先自受天命成湯是也○傳武丁肅宗○正義曰作詩所以

不難故言行之不懈意者在高宗之孫子美此高宗孫子能得行之不難也

又解此詩主頌高宗之美故主頌高宗而高宗之孫子美此高宗孫子能得行之不難也

得行之亦是高宗之美故主頌高宗而高宗之孫子美此高宗孫子能得行之不難也

曰交龍為旂春官司常文也言以諸侯建龍旂者十乘奉承助祭祭之至大國○正義

曰交龍為旂春官司常文也言以諸侯建龍旂者十乘奉承助祭祭之至大國○正義

曰交龍為旂春官司常文也言以諸侯建龍旂者十乘奉承助祭祭之至大國○正義

亡無可案據若以周法言之則謂諸侯乘墨車建龍旂入天子之門至祭時奉
 黍稷之饌以助祭也觀禮曰侯氏俾冕乘墨車載龍旂弧韞乃朝注云墨車大
 夫制也乘之者入天子之道路則隨其尊卑故觀禮記云偏駕不入王門注云在
 子之門乘墨車也其在道則隨其尊卑故觀禮記云偏駕不入王門注云在
 傍與己同曰偏駕同姓金輅異姓象輅四衛革輅蕃國木輅駕之與王同謂之
 偏駕不入王門者乘墨車以朝偏駕之車舍於館矣是未入於王門駕不入王
 門者則所駕之車隨其尊卑其建龍旂則終始同也又解諸侯多獨言十乘
 之意謂二王之後與八州之大國故十也八州大國謂州牧也諸侯當以服數
 來朝而得十乘並至者舉其有十乘耳未必同時至也○傳畿疆○正義曰畿者
 諸侯並時來朝四時更來則年之間而十乘俱至也○傳畿疆○正義曰畿者
 為之畿限疆畔故為疆也毛無破字之理則肇當訓為始王肅云殷道衰四夷
 來侵至高宗然後始復以四海無破字之理則肇當訓為始王肅云殷道衰四夷
 域共文當謂界域北營北故轉肇為北言已令千里之內民得安○居乃後正天
 之經界以四海為北營北故轉肇為北言已令千里之內民得安○居乃後正天
 何任○正義曰景大釋詁文員者周匝之言故為均也荷者在河之義故為任
 也傳解維河之義既以景員為大均則維河者當謂政教均如河之潤物為任
 言其霑潤無所不及也○箋假至至多福○正義曰假至釋詁文彼作格音義
 同傳員為云河為何者以類弁既醉言維何者皆是設問之辭與下句發端此
 下句言殷受命咸宜是對前之語則此言維何者皆是設問之辭與下句發端此
 知河當為何維何既問辭則大員是諸侯大至日之彼所云不得為大均之義
 且古文云員字同故易傳也上言北域彼四海之內中國諸侯來至貢獻非自
 也因即乘而立文言四海來假正謂四海之內中國諸侯來至貢獻非自
 貢獻也所云維言何乎將故述其美殷之言故開其
 問端也荷任即是擔負之義故言檐負天之多福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三之三

毛詩注疏校勘記 二十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卷第二十二之三 六十九行本此下脫那詰訓傳第三十一行閩本以下有

閩本以下誤在毛詩商頌鄭氏箋孔穎達疏後說見卷一當依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刪之什二字補在毛詩商頌一行之上也

商頌譜

汝作司徒敷五教五教在寬明監本毛本敷上有敬字閩本刻入案所補非也考殷本紀重五教二字正用尚書文唐石經初刻亦然後乃廢去合諸此正義所引可知唐時本尚書自重二字不得依今本輒刪之也

斯封稷臯陶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稷下浦鏜云脫契字是也長發正義引有

契孫相士居商丘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土作土案所改非也當是王肅自用土字故依彼引之不得用正義改爲土也○按揚升

菴欲改左傳士氏爲土氏以合在周爲唐杜之文而不知士即理官士氏以官得氏也

故名序云閩毛本名作書是也

代夏桀定天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代當作伐正義可證

中候維予命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維誤維是也那正義引作維

此三主有受命中興之功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土作王案所改是也此正義及長發正義引皆可證山井鼎考文所載以

為毛本主宋板王諸本同皆誤

故故終言之

閩本明監本毛本不重故字案所改非也下故字當作譜此亦寫者誤而未及改正耳不當輒刪

西及豫州盟豬之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陳譜作明豬正義引此文亦作明今作盟當誤正義中孟字據地理志及陳譜正義所引尚書訂之則當作盟

導河澤

井耳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河字盧文昭云當作荷是也此誤落去上

今之梁國市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市當作沛

及東都之須昌諱張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都字畫文昭云當作郡是也

自從政衰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後誤從是也

所以通大三統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大當作天形近之譌通天三統書傳駁異皆有其文引在振鷺正義

○那

那祀成湯也

十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相臺本那作那唐石經初刻那摩改那案那字是也下同

有正考甫者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父本亦作甫此唐石經之所出也正義云其大夫自名曰正考父者是其本作父字今正義中

父甫字互歧乃合併以後依經注有明改耳

正義曰那詩詩者補闕本明監本毛本上詩字作之案所改非也當衍一詩字

死因為語耳闕本同明監本毛本語作論案所改是也

以其伐紂革命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紂當作桀

宋父生正考甫闕本明監本同毛本甫作父案所改是也但餘多仍作甫

言潛公之適薛補毛本薛作嗣

亦不夷憚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釋字又作憚正義本是惟唐石經之所本也○按憚音俗字從釋為是

先王稱之曰在古小字本相臺本同段玉裁云魯語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韋注引傳亦曰先王稱

之曰自古然則各本作在字誤也山井鼎云古本本同後改在作自不知據何本也考此乃依國語改而偶有合也

序助者之來意也相臺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之來作來之案小字本是也

而能制作護樂闕本明監本毛本護作護案所改非也當是正義本作護字正義下文皆作護乃合併以後依經注改之耳

大鍾之鏞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傳作庸正義作鏞庸鏞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乃從上古在於昔代先正之民闕本明監本毛本正作王案所改是也又按作正義時其本在昔

視其有所成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視當作是

則特牲所云食無樂當是夏殷禮矣闕本明監本毛本食一有若字是上無當字案所補是也所刪非也

○烈祖

既齊立乎列矣毛本同案乎當平字之譌

饒總假大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總也作音是其本多也字

神靈用之故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之異也此也正義自為文耳考文古本用下有是字采正義而為之耳

假升也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監本明監本毛本升誤大案山井鼎云不可與傳混也是也

來假來饗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饗誤享率經中饗享二字截然有別享者上饗上也饗者上饗下也自歐陽修

本義以來諸家論之審矣○按育同字義別而相因者如獻神為享神食其所獻亦為享是也此等在訓話中蓋未可收舉後儒曲為分別乃以獻之作享神

食所獻作饗於我將期言烈祖皆用此例定其字故唐石經牙本似是非今俗本概作享似非而是此篇前享字箋云敬也後享字箋云謂獻酒使神享之也相承為說當時斷非有二形也

享謂獻酒使神享之也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享作饗考文古本同案享字誤見上十行本下案中宗之享此祭誤

同與經文為歧出正義中故還字亦饗字錯雜此章者以享為饗非體字而亂之耳闕本以巧之而了又因此而改還文亦為享誤也

一與經文為歧出正義中故還字亦饗字錯雜此章者以享為饗非體字而亂之耳闕本以巧之而了又因此而改還文亦為享誤也

一與經文為歧出正義中故還字亦饗字錯雜此章者以享為饗非體字而亂之耳闕本以巧之而了又因此而改還文亦為享誤也

來升堂來獻酒小字本相臺本同案來升堂者來假也來獻酒者來饗也上

酒下箋說經際無酬云神靈又下與我久長之福也又者又神饗之也是此獻酒括上使神饗之而言明甚矣箋之兩來字即經之兩來字本自無誤

正義云來假謂諸侯來升堂獻酒也以獻酒連升堂入於來假之下以來饗焉之神來

知來假謂來升堂獻酒也以獻酒連升堂入於來假之下以來饗焉之神來

微失箋意箋意來饗之來仍是諸侯來不是神來但饗是神饗之耳王肅注

毛則以兩來字皆為之神此其與鄭異也經義雜記因正義此言以為

來字是淺人所增且說非也

故余祀之闕本明監本毛本余作今案此皆誤也當作祭形近之譌

又言諸侯所以來故念我隨毛本故作禱

箋祜福至思成闕本同明監本毛本思作用案所改是也

饒物古今字之異也闕本同明監本毛本物作總案所改非也饒即總字正義自為文多用之唯順經注乃有總字明監本以下悉改之為總者非

既戒且平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既平誤且平非也考村種注及正義傳文本作且晏子春秋亦作且可見此正義引傳

箋約軹至歡心闕本明監本毛本軹誤軹下同案正義本是軹字上文作軹者皆後人改耳已見采芑經

鄭於秦風駟驥之箋云閩本明監本毛本駟作級案所改是也

謂未升堂獻酒也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未作麥案所改是也

○玄鳥

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禘祭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小字本相壽本

同案釋文云古者喪三年既畢禘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一本作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于其廟而後禘祭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此序一注舊有兩

本前裕後禘是前本也兩禘夾一禘是後本也正義此箋或云古者君喪三年喪畢禘於其廟而後禘于太祖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其文誤也何

則禮注及志皆無此言則此不當獨有也定本亦無此文惠棟云正義本無經及傳箋南宋刻正義始增入之而誤入宋時所傳之本此箋正義已言其

誤而書仍載者刻書之人載入之箋不與正義相涉故也今考正義本與釋文同所謂前本者也

而歌作詩焉毛本同案作當此字之謬

此月大祭故譏其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比形近之謬

僖二年除喪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而下當脫禘字

因禘事而致哀矣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美當作姜是也

僖公之服亦少四月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詳云文誤僖非也上文僖公之服自服者而言也此僖公之服自所為

服而言也二者文不同而義俱通無容改而一之也

學者競傳其間圖本明監本毛本同案間當作開

仍恐後字致惑圖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字恐學誤是也

祈于郊禘而生契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郊禘本或作高禘正義云祈於高禘而生契是正義本當作高禘字下文又作郊禘者或

合併後所改○按月今作高禘毛傳生民文鳥皆作郊禘月令正義分析甚明是傳不當作高也或云郊或云高者鄭志焦喬荅王橙甚明此正義自當作郊禘舊校非也

受命不殆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箋云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者正義云又受命不怠在武丁孫子謂行之不解怠者在武丁之孫子言高宗

與湯之功法度著明以教戒後世子孫行之不解怠也又云言行之不懈怠者在高宗之孫子美此高宗孫子能得行之不解怠也考此經字作殆故正義引王述毛以為危殆也鄭以為殆即懈怠字故箋云不解殆而字仍作殆正義乃易為怠字而說之也趙岐注孟子告子下王無注易震皆用殆為怠可見在鄭時不煩改字矣殷武經用怠字此不畫一之例也

八州之大國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大國與音余是其本國下育與字正義云又解諸侯衆多獨言十乘之意謂二王之後與八州之大國故十也不云言與為疑辭是其本無也此無正文當以釋文本為長

景員維河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鄭云河之言何也王以為河水本或作何正義云轉員為云河為何者云云是其本作河也此經本

是何字故王申毛以爲河水或作本乃以箋改經耳

珍宋版印

音河河可反本亦作苛音荷非也通志堂本盧本同案盧文弨云音河當

字不誤也小字本所附同相臺本所附作又河可反又字當有苛慮文弨云荷字之誤是也

員古文作云按作字衍也謂員是古文云字此言古文之假借說文多云古文以某爲某皆言假借秦誓古文若非員來衛包始改爲云來

員是古文云是今字若衍作字則古今互易矣詳段王裁詩經小學

謂當擔負天之多福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與長發箋擔皆當作檐羣經音辨木部檐下載此箋是其證也羣書亦多用從木字如

釋名云檐任也之屬正義中本皆作檐今檐檐錯雜改之而未盡也音辨本取釋文而通志堂本誤改從才

得言此殷王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言恐居誤王土誤是也

○行其先祖武德之王道闕本同明監本毛本○作能案所改非也○當衍

玄鳥降則日有祀郊禘之禮也闕本同明監本毛本則作之案此誤改也則日二字當倒耳郊當作高見上○按作

郊者是

注云是時指在桑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指當作恆是也

簡狄行浴闕本毛本同明監本浴作浴案浴字是也譜正義引作浴

墮其卯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鐸云墮本紀作墮是也語正義引作墮

故知湯是亳之殷地而受命之也

闕本同明監本毛本下之字作者案所改非也之當衍字

殷殷湯所都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不重殷字脫也字案不重是也

學者咸以為亳在河洛之間書序注云今屬河南偃師地理志河南郡有

偃師縣有尸鄉殷湯所都也皇甫謐云學者咸以亳在河洛之間

闕本明監本毛

本無書序以下至河洛之間四十二字案此十行本複衍也

且中候格予命云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格恐洛誤是也語正義引作維

東觀在洛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在當作於語正義引作於此與下互換

不得東觀於洛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於當作在此與上互換

言九有九有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九字當作奄下文云是同有天下之詩以同解奄也

殷質以名篇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篇當作著形近之誤

在傍與己同曰偏駕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己當作王

荷者在負之義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鐸云在當任字誤是也

既言四海為界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也疑衍字是也

將故述其美殷之言隨毛本故作欲案欲字是也

荷任即是擔負之義明監本毛本脫荷字閩本不誤案擔當作檐見上

故言檐負天之多福閩本明監本毛本檐作擔字按檐是正字俗作擔手蓋唐早有之集韻平聲檐擔同字去聲檐檐同字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二(二十四)

〔七十五〕

毛詩商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長發大禘也

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長發謂也○長如字禘大計反王云穀祭也王者于況反又如字長發詩

長發七章首章八句次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卒章六句○正義曰長發詩者大禘之樂歌也禘皆祭天之名謂殷王高宗之時以正歲之正月祭其所感之

帝於南郊詩人因其祭也而歌此詩焉經陳洪水之時已育將王之兆玄王政教大行相土咸服海外至於成湯受天明命誅除元惡王育天下又得賢臣為

之輔佐此皆天之所祐故歌詠天德因此大禘而為頌故言大禘以總之經無高宗之事而為高宗之頌者以高宗禘祭得禮因美之而為此頌故為高宗之

詩但作者主言天德止述商育天下之由故其言不及高宗此則鄭之意耳王肅以大禘為殷祭謂禘祭宗廟非祭天也毛氏既無明訓未知意與誰同○箋

大禘至是謂○正義曰祭法云殷人禘嘗而郊冥注云禘謂冬至祭天於圓丘則圓丘之祭名為禘也又王制及祭統言四時祭名春禘夏禘秋嘗冬烝注云

蓋夏殷制則殷之夏祭宗廟亦名禘也又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百王通統以為禮載云殷之五年殷祭亦名禘也然則祭之名禘者多矣而知此

大禘為郊祭天者以冬至為祭乃是其皇大帝神之最尊者也為萬物之所宗人神之所主非於別代異姓曲有或助經稱帝立子生商謂感生之帝非天皇

大帝也且周頌所詠雍神不舉皆無圓丘之祭殷人何獨捨其感生之帝而遠述昊天上帝乎以此知非圓丘之禘也時祭所及親禱與太祖而已而此經至

言女王相上帝非時祭所及又非宗廟夏禘也五年殷禘鄭於禘禘志推之以每祭各就其廟今此諸上諸商國所興之由歷更前世有功之祖非是各就其

廟之言以此又知非五年殷祭之禘也彼諸禘者皆非此篇之義故知此云大禘唯是郊祭天耳祭天南郊亦名為禘故引禮記以證之斯引者喪服小記及

詩注疏 二十四 商頌 那之什 中華書局

大傳皆有此文大傳注云凡大祭曰禘自由也祭其先祖明由生記郊祀天也
 王者之先祖皆或太微五帝之精以主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紫怒黃則含福細
 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
 稷以配天配靈或仰也宗祀文王於廟堂以配上帝謂其配五帝也如彼注則
 殷人之祖出於汁光紀故以正歲正月於郊禘而祭之故此序謂之大禘也夏
 緯稱之王之郊一用夏正故知郊天皆用正歲正月也鄭志商問此云案祭
 法殷人禘嘗而郊冥又喪服小記及大傳皆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
 配之注皆以為祭天皇帝大帝以豎配之然則此詩之禘亦宜以為圓丘之祭不
 審云郊何答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則以祖配其祖從出之明文也云注皆以為
 祭天皇帝大帝詩之郊祀后稷以配天則以祖配其祖從出之明文也云注皆以為
 云是鄭解此禘為郊天之事也小記大傳言禘祖之所自出者注皆以為郊所
 或之帝而商云祭天皇帝故云得無誣乎祭法稱殷人禘嘗而郊冥此若郊
 天當以冥配而不言冥者此因祭天歌詠天德言其能降靈氣祐殷興耳其意
 不述祭時之事不美所配之人吳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亦是南郊之祭而辭不
 及禘何怪此篇不言冥也馬昭云長發大禘者宋為殷後郊祭天以契配不郊
 冥者異於先王故其詩詠契之德宋無圓丘之禮唯以郊為大祭天且欲別之於
 郊契配也諸稱三王有受命中之與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則是殷時作之理在
 不感而云宋人郊天虛妄何甚而馬昭雖出鄭門其言非鄭意也若然商非字
 謂宋人也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濬
 作之也洪大也諸夏為外幅廣也隕均也箋云長猶久也隕當作圓謂周也深知乎
 維商家之德也夕發見其頌祥矣乃用洪水禹敷下土方正四方定諸夏廣大其
 竟界之時始育王天下之萌兆歷虞夏之世故為久也○濬音峻摠音哲字或
 作哲芒音亡依韻音枉疆居夏反竟界也福方目反損音圓徐于負反夏三惟

反下皆同國音還又音國王知音智見賢遍反續音卓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

始有城契母也將大也契生商也箋云帝黑帝也黑敷下土之時有城氏之國亦

生商子疏其積祥矣其祥之毛以為何時乎住者唐竟之未有大水芒芒然有大禹

已長遠矣於是以正四方京師之外大國於是畫其疆境令使中國廣均平既

○鄭以頊為颯言中國廣而其子周也城方將謂有城之國方始廣大黑帝

曰審深釋言文共大釋詰文諸夏為外對京師為內也幅瀋深至隕均○正籍

也王肅云外諸夏大國也京師為內諸夏為外言禹外畫九州境畧禹平治水

土中既廣已平均且長也○箋隕當至為久○正義曰箋云深智乎維商治水

之德者總數商家深智不措斥一人也黑敷下土廣大其境畧之時正謂水害

既除輔成五帝之時也始有王天下之萌兆謂契能佐禹治水敷教五教功成

當世故後嗣克昌是其王之萌非也爾時已有萌兆即是有城氏之姓成漢

以姓為湯王云有城契母也將大釋詰文謂契母方成大之時天為生立其子

大詩言商興所由上須言契而已○箋帝黑至廣大○正義曰禘者郊天之名郊

祭所感之帝商是水德黑帝之精故云黑帝謂汁光紀也且以下云玄王故以

以爲禹敷下土之時有城氏之國亦始廣大也○正義曰禘者郊天之名郊

事而言及之者君子言人之美務欲加之因其國實廣大見簡狄為大國之女

毛詩注疏 二十四 商頌 那之什 一一 中華書局影印

猶大明之篇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也玄王桓

言擊幸也 箋云承黑帝而立子故謂契為玄王遂猶徧也發行也玄王桓

其治履禮也 堯封之裔為小國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為大國皆能達其教令

其民循禮不得踰越乃徧省視之教令則盡行也 疏傳玄王至履禮○正義

即言玄王故知玄王即契也且國語云玄王封商十四世而與玄王為契明矣

禮釋言玄公羊傳云撥亂世且國語云玄王封商十四世而與玄王為契明矣

正義曰箋以契不為玄王又非蓋解其稱玄王之意玄黑色之別以其承黑帝

立子故謂契為玄王也 湯有天下而稱王契即湯之始祖亦以王言之尚書

武成云昔先王后稷國語亦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履韋昭云周之

帝裕文武不先不密故通謂之王商頌亦以契為玄王是其為王之祖故呼為

王非追號為王也玄王廣大其政治正謂禪其教令是也知堯封為小國舜益

為大國者中候握河紀說堯云斯封偃契稷陶賜姓號是堯封之也考河命說

舜之事云襄賜羣臣賞爵育功賜契泉陶益土地是舜益地為大國也自殷以

上之國百里提河紀注云穆契公也公即周禮三公八命其出封加一等然則

堯之封契已應百里便是土地之極而舜又益之者以其身有大功特加襄賜

玄王桓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周室是王官之伯分主東西得征其所職之方故得云威武烈烈然而四海之外截而整齊分主東西則或加一面而已而云四海者不知所主何方故總舉

秋者亦以太公為司馬之官故得征五侯九伯與鄭異也帝命不違至于湯齊至湯與天心齊箋云帝命不

世行之其德浸大至於湯而當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

天心○湯齊如字浸子德反當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

式于九圍不諱言疾也躋升也九圍九州也箋云降下假暇祗敬式用也

遲遲然言急於己而緩於人天命是故愛敬之也天於是又命之使用事於天

下言王之也○日躋子兮反鄭注禮記讀上為湯躋此為日躋齊莊也假古

雅反鄭云暇也徐云手首格鄭音暇字也祗諸時反士遐嫁反○正箋

也沈云鄭箋云寬暇以此釋訓非韓字也祗諸時反士遐嫁反○正箋

曰上陳玄王相士論密助所由此下皆述成湯指言與事言天之所以命契之

事自契之後世世行而不諱失天心雖已漸大未能行同於天至於成湯而動

合天意然後與天心齊也○因說成湯之行湯之下士尊賢甚疾而不遲也其聖

明恭敬之德日升而不與以行德則寬假天下之人遲遲然而舒緩也上天

以是之故常愛敬之故天命之使用事於九州為天下之王也○傳至湯與天

齊○正義曰言至湯者謂從契而至湯也自契以後雖則不違天命未能齊於

天心至湯而與之齊以為津大之意也上言帝命即云湯齊故知湯所與齊唯

天心耳易稱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此之謂也傳以此為湯齊故知湯所與齊唯

建國於商德垂後裔是其所以命契之事也湯以孤聖獨與父而未王於商

字其寶相上至濕有令謂者唯其更勤其官三水好耳其餘不能應大也○傳
 升至九州○正幹曰躋升釋註文謂九州為九制者蓋以九分天下各為九處
 凡圍然故謂之九圍也○箋降下至於人○正義曰降下式用釋言文祗敬釋
 註文假借之義故為暇也湯為天子而云湯降故知下者是下士尊賢也
 管維宋公孫固說公子重耳之德引此詩乃云降有禮之謂也是亦以此為下
 賢也寬假天下之人謂不貴人所不能教之紓緩也待士則疾駁下則舒言其
 緩於人已而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也旒王綴表旒章也箋云紓
 既為天所命則受小王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王謂尺三寸圭也紓也長三尺執圭
 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綽善焉擔負天之美譽為衆所歸○球音
 求美王也下同綴旒旒反徐又張衡反手云表也○紓云結也二同紓虛料反
 吐頂反天子玉笏長三尺杼上終葵首長直亮反紓所銜反皆直也反紓本亦
 作嚮許亮不競不絀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適箋云競也優和也適聚也
 反下篇同○絀音求徐音疏受小球至是禮○毛以為上言用事九圍此言用事
 爭前○絀音求徐音疏受小球至是禮○毛以為上言用事九圍此言用事
 球玉謂三尺之珽也受此二王以作天子為下國諸侯之表章能荷負天之美
 譽也又述湯之行能致美譽之由湯之性行不爭競不急蹶不大理恬不大柔
 弱舉事其得其中敷陳政教則優而和矣以此之故百衆之德於是聚而歸
 之福祿聚歸能荷之也鄭唯下國綴旒為異言湯受二玉與諸侯而會同諸侯
 心繫天子如旌旗之旒綴著於綵餘同○傳球玉至旒章○正義曰旒章之飾
 厥貢球琳琅玕是球為玉之名也綴之為表其訓未聞冕之所垂及旌旗之飾
 皆謂之旒旒者所以章明貴賤故為章也○箋經猶至著焉○正義曰內則云
 衣裳綻裂紉緝請緯是綴為連結之義也又襄十六年公羊云苦贅旒然
 言諸侯反繫屬於大夫也此言綴旒文與彼同明以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
 結也旒為旌旗之垂也欽官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

唯說惟旗云練疏九是旌旗垂者名為旒也言受小玉大玉者此小玉大玉是天子之器非為天子不得執用湯既為天所命則得用之是受之於天故言受

也知小玉謂尺二寸圭大玉謂長三尺者考工記玉人云大圭長三尺杼上

典瑞云王播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觀禮云天子乘龍載大旌象日

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注云此謂會同以春者也引朝事

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乘大輅率諸侯朝日於東郊所以勸尊也

退而見諸侯由此而言知朝日與諸侯會同俱是執圭播珽今言受小玉大玉

即云為下國綴旒故知執圭播珽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終結著

焉也定本云如旌旗之縵旒者焉此言執圭播珽而玉人云天子執冒四寸以

朝諸侯者此謂國外會同彼謂在國受朝也故玉人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其德

能覆冒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為貴是為在國受朝下諸侯故執冒

也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龐何天之龍共法駿大龐厚龍和也箋云共執也小

俊也龍當作龍榮名之謂○小共大共毛音恭鄭音拱執也一云毛亦音拱

駿音峻鄭俊也又一云毛亦作俊讀龐莫邦反徐云鄭音武講反是叶押及龍

毛詩

注疏

二十四

商頌

那之什

四

中華書局聚

桑本故以苞為本懿庚云若顛木之有由斃謂本根已順更生枝餘故云

也言本育三餘謂上世受命創基之君為之本當時二王之後及今夏桀是

此詩之旨言國之大者不得天意故使諸國一時歸湯而云豐有三藥

木於根本之上更生枝餘之名則知三藥皆諸帝王之後也郊特牲稱王

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則是先代有二與今王為三也故云

大先三正之後世謂居以大國行天子之禮樂也三正者謂夏與唐虞也

三而改夏以建寅為正則舜當以建子堯當以建丑是之謂三正也桀

與二王之後卑不類但三者俱得行其正朔故與桀同稱三也以三者承

餘緒國大禮誠宜為天下所歸而不能以德自達故與桀同稱三也以三

得天意也莫違謂不能以德自達則莫遂謂不能以行申遂天意也○箋

至時誅○正義曰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不歷數之己姓昆吾顓溫彭

則商滅之矣故知韋即豕韋彭姓也顧與昆吾皆己姓也鄭語又云豕為

伯此已滅之又得為商伯者成湯伐之不滅其國故子孫得更與為伯也

所伐明與桀同心故知三國蕩於桀惡昆吾夏桀共文在既伐之下故知先

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昆吾與桀亦是成湯伐之而不言伐者以上句

禮器云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則桀放而有所施以其足相發明不須更言伐也

歡文則放之遠方亦為誅也昭十八年左傳云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

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言昆吾以乙卯日亡也

同日誅則桀亦以乙卯日亡也故檀弓注云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

桀以乙卯亡則亡日必是乙卯未可知何月也

子卿士為子孫討惡之業湯遵而與之信也天命而子之下予之卿士謂生賢

字也春秋傳曰畏君之震師徒撓敗○中如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也

字又張仲反撓女教反一音女卯反亂也

毛詩卷之四 商頌 那之什 五 中華書局聚

也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

商王湯也○左音佐注同右音又注同倚於綺反下同

築又上本未與之時及得臣之助云昔在中間之世謂成湯之前商為諸侯之

國有震懼而且危怖矣至於成湯乃有聖德言實也上天子而愛之下大賢之

人予之使為卿士此卿士者實為阿衡之官實佐助我成湯故能克桀而有天

下此皆上天之力高宗祭又得禮故因大禘之祭述而歌也○鄭以為昔在中

世謂相土之時有征伐之威且為子孫討惡之業故成湯亦遵用其道皇天可

而愛之餘同○箋中世至桀敗○正義曰傳以業為危則湯未與之前國弱而

急懼也箋易之者以此篇上述文王相土言至湯而齊於天心則自契以來

作漸威之勢不應於此方言上世衰弱故易薄也以上言相土烈烈威聲海外

是相土有征伐之威為子孫討惡之業也所引春秋傳者成二年左傳文引之

者證震得為威之義○傳阿衡至右助○正義曰以言左右商王則是功最天

下故謂之伊尹阿衡則其官名也君爽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

格于皇天在十甲時則有若保衡格于上帝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為阿衡至人

甲改曰保衡阿衡保衡皆公官然則伊尹摯阿衡保衡一人也彼注阿衡為公

官此言卿士者三公兼卿士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殷武祀高宗也

疏 殷武六章首章六句二章七句三章五句四章五章章六句

宗前世殷道中衰宮室不脩荆楚背叛高宗有德中興殷道伐荆楚脩宮室

言責楚之義三章四章五章述其告勝荆楚卒章言其脩彼殷武奮伐荆楚

國之南方而背叛乎戎湯之時乃氏羌遠夷之國來獻見曰商王是香常君

也此所用責楚之義乃遠夷之不如○氏都帝反出見發過反而肯音氣

疏方者也享獻釋詁文氏羌遠夷一世而一見於王以經言來故解之云世見

曰來王秋官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藩國世一見謂其國父死子繼及嗣王

即位乃來朝是之謂世見也言維汝測楚則是以言告楚故知此所用責楚之

義謂未伐之前先以此言告之但此詩主美伐功故上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

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時乃渡過也箋云多衆也來辟德來王也

以歲時來朝觀於我殷王者勿罪過與之禍適徒勸以勸民稼穡非可解際時

楚不修諸侯之職此所用告曉楚之義也禹平水土禍成五服而諸侯之國定

是以云然○多辟音壁下同注於此王音辟邪也適直革疏天命至匪解○正

反徐張革反注同韓詩云數也解音繁注同朝直遙反疏茂曰此亦責楚之

辭言上天之命乃今天下衆君諸侯建都邑於禹所治功處譯布在九州也

常以歲時行朝覲之事來見言王我殷王勿予之患禍不責其罪過唯告之以

勸民稼穡之事非得有解惰而已王者之待諸侯其義如此而汝何得不脩諸

侯之職不來朝見王也○箋馬平至云然○正義曰箋以諸侯之立其來久矣

非由禹治洪水始建都邑而云設都於禹之績故作此言以解之舉陶謨云

曰予惟荒庶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注云荒奄也奄大九州四海之土敷土

既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至於五千里四而相為萬里五服亦每服

百里要服之內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禹所弼五服之數亦每服

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焉又禹貢云五百里甸服每言五百里

堯舊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數也嘉之五服者

百里耳禹平水土之後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是五服別千里故一而為

差至於五千也賈逵馬融之說尚書云甸服之外每百里為一甸納總

一

九

四

二

一

九

四

二

米者名耳非是謂外特為數其侯服之外每言三百二百里者還就其服之內

服之別名大國與不殊四而相距為五千里耳王肅注尚書總諸義而論之

地之廣三倍於竟而書傳無推焉則鄭之創造難可據信漢之考武枝與中

門而不入未暇以征伐為事且其所以為服之名輕重顛倒遠近失所無節

通先王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其餘均平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實宇而使

服之外諸侯皆入千彙非其義也史遷之旨蓋得之矣如肅之難非無理也

不然者向哉將以山川帶地土境不移前聖後聖義終一揆禹之所導山川

西被流沙東漸南海南理衡山之陽北臨碣石之北經塗所宜萬有餘里若

所獨五服唯極五千而遠遊夷狄之表勞功荒服之外復何為哉又周公制禮

作爲五服蠻蠻之內尚至七千舜禹之功不應劣於周世何由土境廣與三倍

狹於周世又外服諸侯于陰山執王帛者萬國執玉帛者大地方百里三

要服之內唯止四千率以下等計之正容六千餘國況諸侯之大地方百里三
等分土纜至數千安得有萬國之言乎專毫之初協和萬國於時境界蓋應廣
矣至於洪水滔天禾民不粒土地削削國數亦減故五服之界纜至五千而
馬治洪水滔天禾民不粒土地削削國數亦減故五服之界纜至五千而
為事而能使要服之內有七千里乎且經傳廣土則武王周公之功豈專以遠
猶是堯之舊制何無成之育乎而稱之以為功也凡言至於五千者皆從比到之
辭明是自古師而至於四德非聖人乘其四面相距為五千則設文從何而
往而言至於萬里何由舜禹之聖人乘其四面相距為五千則設文從何而
此部境界論於萬里何由舜禹之聖人乘其四面相距為五千則設文從何而
蓋意將謂大禹之德不遠於漢武乎何其取譬之非類也先王作法豈時
而服之外去京宋遠使入禾葉復何傷乎而云非其義也鄭以尚書之文上

三詩注疏 二十一 商頌 那之什 中華書局

相校禹稱弼成五服至於禹貢曆數服名正合五千之數參之以周漢天命降

之域驗之於山川之圖則廣蕩里為得其寶故不從賈馬別為此說

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違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云降下遑暇也天命乃下視下民有嚴明之君能明德慎罰不敢怠惰自暇於

政事者則命之於小國以為天子大立其福謂命湯使由七十里王天下也時

桀僭號王仰此又所用告時楚之

義○僭子念反王天下于况反

○正義曰除下遑暇釋言文明德慎罰康誥文中侯契握曰若稽古王湯既受

命與由七十里起孟子所云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案契為上公受封舜之

末年又益以土地則常為大國過百里矣而成湯之起止由七十里蓋湯之前

世有君衰弱土地則減削故至於湯時止有七十里耳以此經書楚之辭而說成

於時其僭慢王位故告曉之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

寧以保我後生之商邑京師也箋云極中也商邑之禮俗翬翬然可則彼乃四方

日安以此全守我子孫此又用商

法則乃為四方之中正也赫赫乎顯威者其出政教之美聲也濯濯乎光明者

其見尊敬如神靈也故商王得壽考且又安寧以保守我後嗣所生子以我商

家之德威明如此汝何敢背叛不從

我化乎以楚不識商之明德故告曉之

虞松楠有挺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丸丸易直也遷伊虔敬也挺長貌旅陳也寢路寢也箋云榘謂之虞升景山捨材木取松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二十之四)

毛詩注疏校勘記 [二十之四]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長發

歷更前世有功之祖 闕本明監本同毛本更作陳案所改是也

赤則赤標怒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標誤標是也

黃則含樞細 闕本同明監本毛本細作紐案所改是也

易緯稱王王之郊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上王恐三誤是也

諸稱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諸誤諸是也

幅隕既長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闕本同考文古本同明監本毛本隕誤幘

隕當作圓 相臺本同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圓作員案正義云鄭以隕為圓是其本作圓也釋文云作圓音還又音圓考闕即圓之正字

考工記注云故書圓或作員當作圓其證也聲書闕圓音不一

王知音智 通志堂本盧本並無王字案當是下王天下王字誤在上

天下于况反 通志堂本盧本並作王天下于况反案天下上當有王字此誤在前知音智上

禹平治水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禹當作內形况之譌

上須言契而已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上當作止形近之訛

以其承黑商立子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山井鼎云商恐帝誤是也

國語亦云昔我先王后稷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先王浦鐘云國語作先世非也國語本作昔我先王世后稷誤本乃無

王字耳正義所引當亦王世兩有無餘正義引云昔我先世后稷各一

文武不先不窳

闕本明監本毛本上字誤之窳誤廡案上文我先王不窳十行本已誤窳闕本以下同

故為齊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於上浦鐘云脫整字是也

截而整齊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而篆作𠄎此譌是也

其德浸大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浸大子鳩反正義云定本浸字如其所言非為異本當有誤也意必求之或正義本是漸字正義云

離已漸大又云以為漸大之意也又云其能不能漸大也當是本義文又云而云其德浸大者又云故述其意言浸大耳二浸字依經注本之所誤也

按古浸寢同字容是一本作寢耳

不違言疾也

闕本毛本違作違案違字是也

天命是故愛敬之也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命作恩案用字是也

非韓字也

通釋本校勘通志堂本同書本韓作改云改舊譌韓非此字不字本所附亦如此韓當作形近之誤

以其聰明寬假天下之人閩本明監本毛本假作暇案所改是也

傳升至九州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升上當脫躋字

晉維宋公孫固閩本明監本固誤因毛本不誤案山井鼎云維恐語誤是也

如旌旗之旒繆著焉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云如旌旗之繆旒音焉釋文云旒繆所銜反著焉直略反是釋文本與正義

本同也此箋當讀旒字略逗繆著焉三字為句定本非是按爾雅及周禮注正幅曰繆旒著於正幅之旁然則當云旌旗之繆旒著焉正義本非

舉事其得其中閩本明監本毛本上其字作甚案所改非也此其字之誤

如旌旗之繆旒者焉閩本明監本毛本音誤首○按依定本上繆下旒為是者字亦是著字之譌也直略反

敷奏其勇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傳奏音孚本亦作敷正義本末有明文今無可考大戴禮所引是傳字此亦如尚書敷納於土敷淺

原多引作傳也

百祿是總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是總子孔反本又作譚音宗正義標起止云至是總是其本作總字譚總烈祖正義以為古今字也

○按此當殿字為長淺人以總字與上文三上聲相叶而輒改耳

難恐竦懼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恐也作音是其本也字考文古本有亦采釋文耳

採為美譽圃案採當作休毛本不誤

九州齊一截然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一作壹考文宋板同

○以為上言成湯進勇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以上當脫毛字是也

克伐既滅以封支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克伐當作先代形近之譌

謂本根已順明監本毛本順作顛閩本作顧案顛字是也

不歷數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下誤不是也

移故之以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移當作侈形近之譌

是吾與桀鱗毛本是作昆案昆字是也

言實也上天子而愛之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言疑信字譌是也實當衍字此以信也說經允也浦屬上句讀者誤

○殷武

撻彼殷武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自撻彼起下至設都止五行每行十二字案此落去上序一行從後改入故變而每行多二字也

采入其阻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架誤架案依字當作累詳詩經小學

哀聚釋詁○閩本明監本毛本詁下有文字案所補是也

曰商是常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商下旁添王字案旁添誤也箋云曰商王是吾常也王字是箋文而非經文也

謂之藩國

闕本明監本毛本藩作蕃案所改非也藩即藩字耳○按依說文藩是正字

此章盡五章以來更本其告責之禮耳

明監本毛本以來更誤紗未伐闕本更誤史以來不誤

亦每服者合五百里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合當各之誤是也

經塗所宜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盧文弨云宜疑直嚴杰云亦非也此用置都賦經塗所互五千餘里之句互居鄧切竟也

丞民不粒

闕本同明監本毛本丞作丞案所改是也

時楚僭號王仰

闕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仰作位明監本毛本同案位字是也正義云明是於時楚僭號王位或其本是慢字然無明文也

考之古本作慢案正義

中候契握曰若稽古王湯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曰字當重而誤脫其一

松桷有桤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桤丑讀反又力鱸反長貌柔桤物同耳字音羶俗作挺段玉裁云釋文柔與物同耳老子音義曰挺

林云長也丑連反又一曰柔挺合此二音義樹之則毛詩本作挺而說文木部字戀後入羶入今考正義云有挺然而長五經文字木部云挺長貌見詩

字音鱸

釋文技勘通志堂本虛本同按小字本所附作羶不誤

俗作

釋文技勘記通志堂本同虛本作下有規字云規守規也今考

小字本此十行本與附皆作下更無字當是釋少利如此矣

鄭以據又為甚豎才誤本手本同等浦鐘云又疑衍字是也經及箋作

箋云不解開義豎本同豎本手本同案云當作亦形近之譌

第小辛崩豎本同豎本手本辛下自立字案所補是也

